

白雨齋詞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7628B

白雨齋詞話



開明書店據光
緒原刊本校印
國幣一元五角

詩莫盛於唐。而詞莫盛於宋。宋以後詞律復變。則南北曲出焉。故詞之爲體。詩以爲禰。曲以爲子。識者爲之。莫不沿溯漢魏。游衍屈宋。以蘄上闕三百篇之旨。意謂不如是。不足以激其源。涉其奧。其說亦旣美矣。然予嘗以爲此文辭之源。非文心之源也。文心之源。亦存乎學者性情之際而已。爲文苟不以性情爲質。貌雖工人。猶得以抉其柢。不工者可知。所謂詞者。意內而言外。格淺而韻深。其發摠性情之微。尤不可掩。而世乃欲以鏤薄求之。藻繪揉之。抑末已。吾友陳君亦峯。少爲詩歌。一以少陵杜氏爲宗。杜以外不屑道也。年幾三十。復好爲詞。探索旣久。豁然大徹。所爲詞藁。深永超拔。已足上摩宋賢之壘。而別著白雨齋詞話八卷。抉擇幽微。辨才無礙。尤有不受流俗羈絆者。亦峯之於詞。思與學兼盡如此。亦勤矣哉。亦峯天資醇厚。篤內行。與人交。表裏洞然。無骯骯之習。退省其家。父兄之勞。靡不肩任。宗族之困。莫不引爲己憂。其有得於性情者。又如此。則文辭之工。操本以運末。復何怪焉。同治之季。予始識亦峯於泰州。切劘道義旣久。因得附爲婚姻。迄今二十餘年。莫渝終始。顧予兄弟輩。業不

加修而亦峯之學。乃與年俱進。嘗言四十後當委棄辭章。力求經世性命之蘊。予深偉其議。且思有所翼贊。而亦峯遽以光緒壬辰秋。奄忽辭世。噫。善人君子。不能久存於世。歐陽子所以致慨於張子野者。予嘗以爲誓言。今乃不幸於吾亦峯親見之。寧無恫耶。亦峯爲學精苦。每晝營家事。夜誦方策。及旣歿。遺書委積。多未徹編。惟手錄詞話。已有定藁。其門下士海寧許君守之。諸君子將爲刊行。以予庶幾能知亦峯者。督文弁首。予旣感亦峯之志。且幸是書之傳也。因述所見如右。以質許君。惟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亦峯所以自託者旣箸。其亦可以無憾矣乎。記三年前。亦峯嘗挈是書初彙見視。且屬爲敍。予以方如南清河。俶裝待發。無以應也。今乃終得論次其書。而亦峯已不及見。嗚呼。此尤足以啓予之悲也已。亦峯諱廷焯。鎮江丹徒人。舉光緒戊子科江南鄉試。歿時年四十。光緒十九年。太歲在癸巳。夏四月。正定王耕心譔。

陳子亦峯。予戊子江南所校士也。闈中得生卷。議論英偉。而真意懇摯。決其爲宅心純正之士。亟薦於主司。果膺魁選。謁予於桃源署齋。溫文爾雅。與談經史。悉能根究義理。貫串本原。詩古文辭。皆取法乎上。必思登峯造極而後止。間論時事。因及古忠臣孝子。輒義動於色。予竊喜鑒衡不爽。而生之素所蓄積可知矣。桃源劇邑。不易治。予欲維繫之。俾資贊畫。以親老辭。詎意年甫強仕而歿。尊公猶健在也。其門弟子集其詞話。並所著詩詞。先以付梓。予得而閱之。推本風騷。一歸於溫柔敦厚之旨。非所謂宅心純正。蘄至於登峯造極者歟。予旣幸能得一士。又甚惜得一士而未獲見諸行事。第以空言傳世。不能無慨於中。爰書數言。以弁簡端。光緒二十年秋八月歷城汪懋琨序。

倚聲之學。千有餘年。作者代出。顧能上溯風騷。與爲表裏。自唐迄今。合者無幾。竊以聲音之道。關乎性情。通乎造化。小其文者不能達其義。竟其委者未獲泝其原。揆厥所由。其失有六。飄風驟雨。不可終朝。促管繁絃。絕無餘蘊。失之一也。美人香草。貌託靈脩。蝶雨梨雲。指陳瑣屑。失之二也。雕搜物類。探討蟲魚。穿鑿愈工。風雅愈遠。失之三也。慘慼慄慄。寂寥蕭索。感寓不常。慮歎徒勞。失之四也。交際未深。謬稱契合。頌揚失實。遑恤譏評。失之五也。情非蘇寶。亦感迴文。慧拾孟韓。轉相鬪韻。失之六也。作者愈漓。議者益左。竹垞詞綜。可備覽觀。未嘗爲探本之論。紅友詞律。僅求諧適。不足語正始之原。下此則務取穠麗。矜言該博。大雅日非。繁聲競作。性情散失。莫可究極。夫人心不能無所感。有感不能無所寄。寄託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鬱。感其所感。不能感其所不感。伊古詞章。不外比興。谷風陰雨。猶自期以同心。攘詢忍尤。卒不改乎此度。爲一室之悲歌。下千年之血淚。所感者深且遠也。後人之感。感於文。不若感於詩。感於詩。不若感於詞。詩有韻。文無韻。詞可按節尋聲。詩不能盡被絃管。飛卿端已首

發其端。周秦姜史張王。曲竟其緒。而要皆發源於風雅。推本於騷辨。故其情長。其味永。其爲言也哀。以思其感人也深。以婉嗣是六百餘年。沿其波流。喪厥宗旨。張氏詞選。不得已爲矯枉過正之舉。規模雖隘。門牆自高。循是以尋。墜緒未遠。而當世知之者鮮。好之者尤鮮矣。蕭齋岑寂。撰詞話十卷。本諸風騷。正其情性。溫厚以爲體。沈鬱以爲用。引以千端。衷諸壹是。非好與古人爲難。獨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於中。爲斯詣綿延一線。暇日寄意之作。附錄一二。非敢抗美昔賢。存以自鏡而已。光緒十七年除夕。丹徒陳廷焯。

白雨齋詞話卷第一

丹徒 陳廷焯 亦峯

詞興於唐。盛於宋。衰於元。亡於明。而再振於我國初。大暢厥旨於乾嘉以還也。國初諸老。多究心於倚聲。取材宏富。則朱氏彝尊詞綜。持法精嚴。則萬氏樹詞律。他如彭氏孫通詞藻。金粟詞話。及西河詞話。毛奇齡詞苑叢談。徐鉉等類。或講聲律。或極豔雅。或肆辯難。各有可觀。顧於此中真消息。皆未能洞悉本原。直揭三昧。余竊不自量。撰爲此編。盡掃陳言。獨標真諦。古人有知。尙其諒我。

明代無一工詞者。差強人意。不過一陳人中而已。自國初諸公出。如五色朗暢。八音和鳴。備極一時之盛。然規模雖具。精蘊未宣。綜論羣公。其病有二。一則板襲南宋面目。而遺其真。謀色揣稱。雅而不韻。一則專習北宋小令。務取濃豔。遂以爲晏歐復生。不知晏歐已落下乘。取法乎下。弊將何極。況並不如晏歐耶。反是者一陳其年。然弟得稼軒之貌。蹈揚湖海。不免叫囂。樊榭窈然而深。悠然而遠。似有可觀。然亦特一邱

一壑不足語於滄海之大。秦華之高也。

學古人詞。貴得其本原。舍本求末。終無是處。其年學稼軒。非稼軒也。竹垞學玉田。非玉田也。樊榭取徑於楚騷。非楚騷也。均不容不辨。

作詞之法。首貴沈鬱。沈則不浮。鬱則不薄。顧沈鬱未易強求。不根柢於風騷。烏能沈鬱。十三國變風。二十五篇楚詞。忠厚之至。亦沈鬱之至。詞之源也。不究心於此。率爾操觚。烏有是處。

詩詞一理。然亦有不盡同者。詩之高境。亦在沈鬱。然或以古樸勝。或以沖淡勝。或以鉅麗勝。或以雄蒼勝。納沈鬱於四者之中。固是化境。卽不盡沈鬱。如五七言大篇。暢所欲言者。亦別有可觀。若詞則舍沈鬱之外。更無以爲詞。蓋篇幅狹小。倘一直說去。不留餘地。雖極工巧之致。識者終笑其淺矣。

唐五代詞。不可及處。正在沈鬱。宋詞不盡沈鬱。然如子野少游。美成白石。碧山梅溪諸家。未有不沈鬱者。卽東坡方回。稼軒夢窗玉田等。似不必盡以沈鬱勝。然其佳處。

亦未有不沈鬱者。詞中所貴，尙未可以知耶。

張氏惠言詞選，可稱精當。識見之超，有過於竹垞十倍者。古今選本，以此爲最。但唐五代兩宋詞，僅取百十六首，未免太隘。而王元澤眼兒媚，歐陽公臨江仙，李知幾臨江仙，公然列入，令人不解。卽朱希真漁父五章，亦多淺陋處。選擇旣苛，卽不當列入。又東坡洞仙歌，只就孟昶原詞敷衍成章，所感雖不同，終嫌依傍前人。詞綜譏其有點金之憾，固未爲知己。而詞選必推爲傑構，亦不可解。至以吳夢窗爲變調，擯之不錄，所見亦左。總之小疵不能盡免，於詞中大段，卻有體會。溫韋宗風，一燈不滅，賴有此耳。

飛卿詞，全祖離騷，所以獨絕千古。菩薩蠻、更漏子、諸闋，已臻絕詣。後來無能爲繼。所謂沈鬱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寫怨夫思婦之懷，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隱若見，欲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匪獨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飛卿詞，如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

遲無限傷心。溢於言表。又春夢正關情。鏡中蟬鬢輕。淒涼哀怨。真有欲言難言之苦。又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又鸞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皆含深意。此種詞。弟自寫性情。不必求勝人。已成絕響。後人刻意爭奇。愈趨愈下。安得一二豪傑之士。與之挽回風氣哉。

飛卿更漏子三章。自是絕唱。而後人獨賞其末章梧桐樹數語。胡元任云。庭筠工於造語。極爲奇麗。此詞尤佳。卽指梧桐樹數語也。不知梧桐樹數語。用筆較快。而意味無上。二章之厚。胡氏不知詞。故以奇麗目飛卿。且以此章爲飛卿之冠。淺視飛卿者也。後人從而和之。何耶。

飛卿更漏子首章云。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此言苦者自苦。樂者自樂。次章云。蘭露重。柳風斜。滿庭堆落花。此又言盛者自盛。衰者自衰。亦卽上章苦樂之意。顛倒言之。純是風人章法。特改換面目。人自不覺耳。

飛卿菩薩蠻十四章。全是變化楚騷。古今之極軌也。徒賞其芊麗。誤矣。

唐代詞人。自以飛卿爲冠。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闕。自是高調。未臻無上妙諦。皇甫子奇夢江南竹枝諸篇。合者可寄飛卿廡下。亦不能爲之亞也。

南唐中宗山花子云。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沈之至。鬱之至。淒然欲絕。後主雖善言情。卒不能出其右也。

後主詞。思路悽惋。詞場本色。不及飛卿之厚。自勝牛松卿輩。

韋端已詞。似直而紆。似達而鬱。最爲詞中勝境。

端已菩薩蠻四章。惓惓故國之思。而意婉詞直。一變飛卿面目。然消息正自相通。余嘗謂後主之視飛卿。合而離者也。端已之視飛卿。離而合者也。

端已菩薩蠻云。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又云。凝恨對斜暉。憶君君不知。歸國遙云別後。只知相愧。淚珠難遠寄。應天長云。夜夜綠窗風雨。斷腸君信否。皆留蜀後思君之辭。時中原鼎沸。欲歸不能。端已人品未爲高。然其情亦可哀矣。

孫孟文詞。氣骨甚遒。措語亦多警鍊。然不及溫韋處亦在此。坐少閑婉之致。

馮正中詞極沈鬱之致。窮頓挫之妙。纏綿忠厚。與溫韋相伯仲也。蝶戀花四章。古今絕構。詞選本李易安詞序。指庭院深深一章爲歐陽公作。他本亦多作永叔詞。惟詞綜獨云馮延巳作。竹垞博極羣書。必有所據。且細味此闋。與上三章筆墨的是一色。歐公無此手筆。

正中蝶戀花四闋。情詞悱惻。可羣可怨。詞選云。忠愛纏綿。宛然騷辯之義。延巳爲人。專蔽嫉妬。又敢爲大言。此詞蓋以排間異己者。其君之所以信而不疑也。數語確當。正中蝶戀花首章云。濃睡覺來鶯亂語。驚殘好夢無尋處。憂讒畏譏。思深意苦。次章云。誰道閒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始終不渝其志。亦可謂自信而不疑。果毅而有守矣。三章云。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忠厚惻怛。藹然動人。四章云。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詞意殊怨。然怨之深。亦厚之至。蓋三章猶望其離而復合。四章則絕望矣。作詞解如此。用筆一切叫囂。纖冶之失。自無從犯其筆端。

正中菩薩蠻羅敷豔歌諸篇溫厚不逮飛卿然如憑仗東流將取離心過橘州又殘日尙彎環玉箏和淚彈又玉露不成圓寶箏悲斷絃又紅燭淚闌干翠屏煙浪寒又雲雨已荒涼江南春草長亦極淒婉之致

北宋詞沿五代之舊才力較工古意漸遠晏歐著名一時然并無甚強人意處卽以豔體論亦非高境

晏歐詞雅近正中然貌合神離所失甚遠蓋正中意餘於詞體用兼備不當作豔詞讀若晏歐不過極力爲豔詞耳尙安足重

文忠思路甚雋而元獻較婉雅後人爲豔詞好作纖巧語者是又晏歐之罪人也詩三百篇大旨歸於無邪北宋晏小山工於言情出元獻文忠之右然不免思涉於邪有失風人之旨而措詞婉妙則一時獨步

小山詞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又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旣閒婉又沈著當時更無敵手又明年應賦送君詩細從今夜數相會幾多時淺處

皆深。又曉霜紅葉舞歸程。客情今古道。秋夢短長亭。又少陵詩思舊才名。雲鴻相約處。煙霧九重城。亦復情詞兼勝。又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賸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曲折深婉。自有豔詞。更不得不讓伊獨步。視永叔之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倚闌無緒。更兜鞋等句。雅俗判然矣。

張子野詞。古今一大轉移也。前此則爲晏歐。爲溫韋。體段雖具。聲色未開。後此則爲秦柳。爲蘇辛。爲美成白石。發揚蹈厲。氣局一新。而古意漸失。子野適得其中。有含蓄處。亦有發越處。但含蓄不似溫韋。發越亦不似豪蘇膩柳。規模雖隘。氣格卻近古。自子野後。一千年來。溫韋之風不作矣。益令我思子野不置。

蘇辛並稱。然兩人絕不相似。魄力之大。蘇不如辛。氣體之高。辛不逮蘇遠矣。東坡詞寓意高遠。運筆空靈。措語忠厚。其獨至處。美成白石亦不能到。昔人謂東坡詞非正聲。此特拘於音調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與之辯也。

詞至東坡。一洗綺羅香澤之態。寄慨無端。別有天地。水調歌頭卜算子雁賀新涼水

龍吟諸篇尤爲絕構。

太白之詩東坡之詞皆是異樣出色只是人不能學烏得議其非正聲。

耆卿詞善於鋪敘羈旅行役尤屬擅長然意境不高思路微左全失溫韋忠厚之意詞人變古耆卿首作俑也。

蔡伯世云子瞻辭勝乎情耆卿情勝乎辭辭情相稱者惟少游而已此論陋極東坡之詞純以情勝情之至者詞亦至只是情得其正不似耆卿之喁喁兒女私情耳論古人詞不辨是非不別邪正妄爲褒貶吾不謂然。

東坡少游皆是情餘於詞耆卿乃辭餘於情解人自辨之。

秦七黃九並重當時然黃之視秦奚啻砒砒之與美玉詞貴纏綿貴忠愛貴沈鬱黃之鄙俚者無論矣卽以其高者而論亦不過於倔强中見姿態耳於倔强中見姿態以之作詩尙未必盡合況以之爲詞耶。

黃九於詞直是門外漢匪獨不及秦蘇亦去耆卿遠甚。

秦少游自是作手。近開美成。導其先路。遠祖溫韋。取其神不襲其貌。詞至是乃一變焉。然變而不失其正。遂令議者不病其變。而轉覺有不得不變者。後人動稱秦柳。柳之視秦。爲之奴隸而不足者。何可相提並論哉。

少游詞最深厚。最沈著。如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思路幽絕。其妙令人不能思議。較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之語。尤爲入妙。世人動訾秦七。真所謂井蛙謗海也。

少游滿庭芳諸闋。大半被放後作。戀戀故國。不勝熱中。其用心不逮東坡之忠厚。而寄情之遠。措語之工。則各有千古。

少游名作甚多。而俚詞亦不少。去取不可不慎。

張綆云。少游多婉約。子瞻多豪放。當以婉約爲主。此亦似是而非。不關痛癢語也。誠能本諸忠厚。而出以沈鬱。豪放亦可。婉約亦可。否則豪放嫌其粗魯。婉約又病其纖弱矣。

方回詞胸中眼中另有一種傷心說不出處。全得力於楚騷而運以變化。允推神品。方回詞極沈鬱而筆勢卻又飛舞。變化無端。不可方物。吾烏乎測其所至。

方回踏莎行荷花云。斷無蜂蝶慕幽香。紅衣脫盡芳心苦。下云。當年不肯嫁東風。無端卻被秋風誤。此詞騷情雅意。哀怨無端。讀者亦不自知。何以心醉。何以淚墮。浣溪沙云。記得西樓凝醉眼。昔年風物似而今。只無人與共登臨。只用數虛字盤旋唱歎。而情事畢現。神乎技矣。世弟賞其梅子黃時雨一章。猶是耳食之見。

浣溪沙結句貴情餘言外。含蓄不盡。如吳夢窗之東風臨夜冷於秋。賀方回之行雲可是渡江難。皆耐人玩味。

毛澤民詞意境不深。間有雅調。晁無咎則有意蹈揚湖海。而力又不足。於此中真消息皆未夢見。

詞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蘇秦之終。後開姜史之始。自有詞人以來。不得不推爲巨擘。後之爲詞者。亦難出其範圍。然其妙處。亦不外沈鬱頓挫。頓挫則有姿態。沈鬱則

極深厚。既有姿態。又極深厚。詞中三昧。亦盡於此矣。

今之談詞者。亦知尊美成。然知其佳。而不知其所以佳。正坐不解沈鬱頓挫之妙。彼所謂佳者。不過人云亦云耳。摘論數條於後。清真面目。可見一斑。

美成詞。極其感慨。而無處不鬱。令人不能遽窺其旨。如蘭陵王柳云。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二語是一篇之主。上有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之句。暗伏倦客之根。是其法密處。故下接云。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久客淹留之感。和盤托出。他手至此。以下便直抒憤懣矣。美成則不然。閒尋舊蹤迹。二疊無一語不吞吐。只就眼前景物。約略點綴。更不寫淹留之故。卻無處非淹留之苦。直至收筆云。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遙遙挽合。妙在纔欲說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無窮。六醜薔薇謝後作云。爲問家何在。上文有悵客裏光陰虛擲之句。此處點醒題旨。既突兀。又綿密。妙只五字束住。下文反覆纏綿。更不糾纏一筆。卻滿紙是羈愁抑鬱。且有許多不敢說處。言中有物。吞吐盡致。大抵美成詞。一篇皆有一篇之旨。尋得其旨。不

難迎刃而解。否則病其繁碎重復。何足以知清真也。

美成詞有前後若不相蒙者。正是頓挫之妙。如滿庭芳夏日溧水無想山作。上半闋云。人靜烏鴛自樂。小橋外。新綠濺濺。凭欄久。黃蘆苦竹。擬泛九江船。正擬縱樂矣。下忽接云。年年如社燕。飄流瀚海。來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長近樽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聽。急管繁絃。歌筵畔。先安枕簟。容我醉時眠。是烏鴛雖樂。社燕自苦。九江之船。卒未嘗泛。此中有多少。說不出處。或是依人之苦。或有患失之心。但說得雖哀怨。卻不激烈。沈鬱頓挫中。別饒蘊藉。後人爲詞。可作盡頭語。令人一覽無餘。有何趣味。

美成菩薩蠻。上半闋云。何處望歸舟。夕陽江上樓。思慕之極。故哀怨之深。下半闋云。深院捲簾看。應憐江上寒。哀怨之深。亦忠愛之至。似此不必學溫韋。已與溫韋一鼻孔出氣。

美成齊天樂云。綠蕪彫盡。臺城路。殊鄉又逢秋晚。傷歲暮也。結云。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斂幾於愛惜。寸陰日暮之悲。更覺餘於言外。此種結構。不必多費筆墨。固已意無

不達。

美成詞有似拙實工者。如玉樓春結句云。人如風後入江雲。情似百餘黏地絮。上言人不能留。下言情不能已。呆作兩譬。別饒姿態。卻不病其板。不病其纖。此中消息難言。

美成詞。縱處有出人意料者。如浪淘沙慢一闋。上二疊寫別離之苦。如掩紅淚。玉手親折等句。故作瑣碎之筆。至末段云。羅帶光銷。紋衾疊。連環解。舊香頓歇。怨歌永。瓊壺敲盡。缺恨春去不與人期。弄夜色。香餘滿地梨花雪。蓄勢在後。驟雨飄風。不可遏抑。歌至曲終。覺萬彙哀鳴。天地變色。老杜所謂。意慙關飛動。篇終接混茫也。

美成解語花。元宵後半闋云。因念帝城放夜。望千門如畫。嬉笑遊冶。鈿車羅帕相逢處。自有暗塵隨馬。年光是也。惟只見舊情衰謝。清漏移。飛蓋歸來。從舞休歌罷。縱筆揮灑。有水逝雲卷。風馳電掣之感。

美成夜飛鵲云。何意重經前地。遺鈿不見。斜徑都迷。兔葵燕麥。向斜陽影與人齊。但

徘徊班草。欹歔醅酒。極望天西。哀怨而渾雅。白石揚州慢一闋。從此脫胎。超處或過之。而厚意微遜。

美成小令。以警動勝。視飛卿色澤較淡。意態卻濃。溫韋之外。別有獨至處。

陳子高詞。婉雅閒麗。暗合溫韋之旨。晁無咎毛澤民。萬俟雅言等。遠不逮也。

陳簡齋無住詞。未臻高境。惟臨江仙云。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都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二十餘年成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閒登小閣眺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筆意超曠。逼近大蘇。

朱希真春雨細如塵一闋。饒有古意。至漁父五篇。雖爲皋文所賞。然譬彼清流之中。雜以微塵。如四章結句。有何人留得。五章結句。有何人相識。一經道破。轉嫌痕迹。不如並渾去爲妙。余最愛其次章結句云。昨夜一江風雨。都不曾聽得。此中有真樂。未許俗人問津。又三章結句云。經過子陵灘半。得梅花消息。靜中生動。妙合天機。亦先生晚遇之兆。

辛稼軒詞中之龍也。氣魄極雄大。意境卻極沈鬱。不善學之。流入叫囂一派。論者遂集矢於稼軒。稼軒不受也。

稼軒詞如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浪淘沙山寺夜作瑞鶴軒南澗雙溪樓等類。才氣雖雄。不免粗魯。世人多好讀之。無怪稼軒爲後世叫囂者作俑矣。讀稼軒詞者。去取嚴加別白。乃所以愛稼軒也。

稼軒詞。自以賀新郎一篇爲冠。別茂嘉十二弟沈鬱蒼涼。跳躍動盪。古今無此筆力。詞云。綠樹聽鶡鴒。更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怨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伴我。醉明月。詞選云。茂嘉蓋以得罪謫徙。故有是言。

稼軒水調歌頭諸闋。直是飛行絕迹。一種悲憤愴慨。鬱結於中。雖未能痕迹消融。卻

無害其爲渾雅。後人未易摹倣。

稼軒詞彷彿魏武詩。自是有大本領大作用人語。

稼軒詞着力太重處。如破陣子。爲陳同甫賦壯詩以寄之水龍吟。過南澗雙溪樓等

作。不免劍拔弩張。余所愛者。如紅蓮相倚深如怨。白鳥無言定是愁。又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樓。又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齊菜花之類。信筆寫去。格調自蒼勁。意味自深厚。不必劍拔弩張。洞穿已過七札。斯爲絕技。

稼軒鷓鴣天云。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衰而壯。得毋有烈士暮年之慨耶。

稼軒臨江仙後半闋云。別浦鯉魚何日到。錦書封恨重重。海棠花去年逢。也應隨分瘦。忍淚覓殘紅。婉雅芊麗。稼軒亦能爲此種筆路。真令人心折。

稼軒蝶戀花元日立春云。今歲花期消息定。只愁風雨無憑準。蓋言榮辱不定。遷謫無常。言外有多少哀怨。多少疑懼。

稼軒更能消幾番風雨一章詞意殊怨然姿態飛動極沈鬱頓挫之致起處更能消三字是從千回萬轉後倒折出來真是有力如虎

稼軒菩薩蠻一章書江西造口壁用意用筆洗脫溫韋殆盡然大旨正見脗合

稼軒最不工綺語尋芳草一章固屬笑柄卽蓦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及玉觴淚滿卻停觴怕酒似郎情薄亦了無餘味惟尺書如今何處也綠雲依舊無蹤迹又芳草不迷行客路垂楊只礙離人目爲婉妙然可作無題亦不定是綺言也

陳同甫豪氣縱橫稼軒幾爲所挫而龍川詞一卷合者寥寥則去稼軒遠矣

同甫水調歌頭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恥臣戎精警奇肆幾於握拳透爪可作中興露布讀就詞論則非高調

劉改之蔣竹山皆學稼軒者然僅得稼軒糟粕既不沈鬱又多支蔓詞之衰劉蔣爲之也板橋論詞云少年學秦柳中年學蘇辛老年學劉蔣真是盲人道黑白令我捧腹不禁

改之全學稼軒皮毛。不則卽爲沁園春等調。淫詞褻語。汙穢詞壇。卽以豔體論。亦是下品。蓋叫囂淫冶。兩失之矣。

竹山詞外強中乾。細看來尙不及改之。竹垞詞綜推爲南宋一家。且謂其源出白石。欺人之論。吾未敢信。

竹山詞多不接處。如賀新郎云。竹儿一燈人做夢。可稱警句。下接云。嘶馬誰行古道。合上下文觀之。不解所謂。卽云託諸夢境。無源可尋。亦似接不接。下云。起搔首窺星多少。蓋言夢醒。下云。月有微黃。離無影。又是警句。下接云。挂牽牛數朵。青花小。秋太淡。添紅棗。此三句無味之極。與通首詞意均不融洽。所謂外強中乾也。古人脫接處。不接而接也。竹山不接處。乃真不接也。大抵劉蔣之詞。未嘗無筆力。而理法氣度。全不講究。是板橋心餘輩所祖。乃詞中左道。有志復古者。當別有會心也。

張安國詞熱腸鬱思。可想見其爲人。劉後村則感激豪宕。其詞與安國相伯仲。去稼軒雖遠。正不必讓劉蔣。世人多好推劉蔣。直以爲稼軒後勁。何耶。

黃思憲知稼翁詞氣和音雅得味外味人品既高詞理亦勝宋六十一家詞選中載其小令數篇洵風雅之正聲溫韋之真脈也余最愛其菩薩蠻云高樓目斷南來翼玉人依舊無消息愁緒促眉端不隨衣帶寬萋萋天外草何處春歸早無語凭闌干竹聲生暮寒時公在泉幕有懷汪彥章以當路多忌故託玉人以見意又卜算子云寒透小窗紗漏斷人初醒翡翠屏閒拾落釵背立殘釭影欲去更踟躕離恨終難整隴首流泉不忍聞月落雙溪冷時公赴召道過延平有歌妓追論舊事卽席賦此遠韻深情無窮幽怨

知稼翁以與趙鼎善爲秦檜所忌至竄之嶺南其眼兒媚梅調和傅參議韻云一枝雪裏冷光浮空自許清流如今憔悴蠻煙瘴雨誰肯尋搜昔年曾共孤芳醉爭插玉釵頭天涯幸有惜花人在杯酒相酬情見乎詞矣而措語未嘗不忠厚放翁詞亦爲當時所推重幾欲與稼軒頡頏然粗而不精枝而不理去稼軒甚遠大抵稼軒一體後人不易學步無稼軒才力無稼軒胸襟又不處稼軒境地欲於粗莽

中見沈鬱其可得乎。

放翁詞惟鵲橋仙夜聞杜鵑一章借物寓言較他作爲合乎古然以東坡卜算子雁較之相去殆不可道里計矣。

白雨齋詞話卷第二

丹徒 陳廷焯 亦峯

姜堯章詞清虛騷雅。每於伊鬱中饒蘊藉。清真之勁敵。南宋一大家也。夢窗玉田諸人未易接武。

南渡以後。國勢日非。白石目擊心傷。多於詞中寄慨。不獨暗香疏影二章。發二帝之幽憤。傷在位之無人也。特感慨全在虛處無迹可尋。人自不察耳。感慨時事。發爲詩歌。使已力據上游。特不宜說破。只可用比興體。卽比興中亦須含蓄不露。斯爲沈鬱。斯爲忠厚。若王子文之西河。曹西士之和作。陳經國之沁園春。方巨山之滿江紅。水調歌頭。李秋田之賀新涼等類。慷慨發越。終病淺顯。南宋詞人。感時傷事。纏綿溫厚者。無過碧山。次則白石。白石鬱處不及碧山。而清虛過之。

白石詞以清虛爲體。而時有陰冷處。格調最高。沈伯時譏其生硬。不知白石者也。黃叔暘歎爲美成所不及。亦漫爲可否者也。惟趙子固云。白石詞家之申韓也。真刺骨。

語

美成白石各有至處。不必過爲軒輊。頓挫之妙。理法之精。千古詞宗。自屬美成。而氣體之超妙。則白石獨有千古。美成亦不能至。

美成詞於渾灑流轉中。下字用意。皆有法度。白石則如白雲在空。隨風變滅。所謂各有獨至處。

白石揚州慢。淳熙丙申至日過揚州云。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數語寫兵燹後情景。逼真。猶厭言兵四字。包括無限傷亂語。他人累千百言。亦無此韻味。

白石長調之妙。冠絕南宋。短章亦有不可及者。如點絳脣。丁未過吳淞作一闋。通首只寫眼前景物。至結處云。今何許。憑欄懷古。殘柳參差舞。感時傷事。只用今何許三字提唱。憑欄懷古下。僅以殘柳五字。詠歎了之。無窮哀感。都在虛處。令讀者弔古傷今。不能自止。洵推絕調。

白石齊天樂一闋。全篇皆寫怨情。獨後半云。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以無知兒女之樂。反襯出有心人之苦。最爲入妙。用筆亦別有神味。難以言傳。

白石湘月云。暗柳蕭蕭。飛星冉冉。夜久知秋冷。寫夜景高絕。點綴之工。意味之永。他手亦不能到。

白石詞。如無奈若溪月。又喚我扁舟東下。又冷香飛上詩句。又高柳垂陰。老魚吹浪。留我花間住等語。是開玉田一派。在白石集中。只算雋句。尙非夔高之境。

白石石湖仙一闋。自是有感而作。詞亦超妙入神。惟玉友金蕉。玉人金縷八字。鄙俚織俗。與通篇不類。正如賢人高士中。著一儉父。愈覺俗不可耐。

白石翠樓吟。武昌安遠樓。成後半闋云。此地宜有神仙。擁素雲黃鶴。與君遊戲。玉梯凝望久。歎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消英氣。一縱一操。筆如遊龍。意味深厚。是白石最高之作。此詞應有所刺。特不敢穿鑿求之。

竹屋梅溪並稱。竹屋不及梅溪遠矣。梅溪全祖清真。高者幾於具體而微。論其骨韻。

猶出夢窗之右。

彭駿孫云。南宋詞人。如白石梅溪竹屋夢窗竹山諸家之中。當以史邦卿爲第一。昔人稱其分鑣清真。平睨方回。紛紛三變行輩。不足比數。非虛言也。此論推揚太過。不當其實。三變行輩。信不足數。然同時如東坡少游。豈梅溪所能壓倒。至以竹屋竹山與之並列。是又淺視梅溪。大約南宋詞人。自以白石碧山爲冠。梅溪次之。夢窗玉田又次之。西麓又次之。草窗又次之。竹屋又次之。竹山雖不論可也。然則梅溪雖佳。亦何能超越白石。而與清真抗哉。

梅溪東風第一枝。立春精妙處。竟是清真高境。張玉田云。不獨措詞精粹。又且見時節風物之感。乃深知梅溪者。余嘗謂白石梅溪。皆祖清真。白石化矣。梅溪或稍遜焉。然高者亦未嘗不化。如此篇是也。

梅溪詞。如碧袖一聲歌。石城怨。西風隨去。滄波蕩晚。菰蒲弄秋。還重到斷魂處。沈鬱之至。又三年夢冷。孤吟意短。屢煙鐘津鼓。屐齒厭登臨。移橙後。幾番涼雨。亦居然美。

成復生。又臨江仙結句云。枉教裝得舊時多。向來簫鼓地。曾見柳婆婆。慷慨生哀極。悲極鬱。較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之句。尤爲沈至。此種境界。卻是梅溪獨絕處。

梅溪玉蝴蝶云。一笛當樓。謝娘懸淚立風前。幽怨似少游。清切如美成。合而化矣。竹屋詞最雋快。然亦有含蓄處。抗行梅溪則不可。要非竹山所及。

竹屋春風吹綠湖邊草一章。純用比意。爲集中最純正最深婉之作。他如賀新郎。梅之開遍西湖春意爛。算羣花正作江山夢。吟思怯。暮雲重。此類不過聰俊語耳。無關大雅。

陳唐卿云。竹屋梅溪詞。要是不經人道語。其妙處。少游美成亦未及也。此論殊謬。夫梅溪求爲少游美成而不足者。竹屋則去之愈遠。烏得謂周秦所不及。且作詞只論是非。何論人道與不道。若不觀全體。不究本原。徒取一二聰明新巧語。遂歎爲少游美成所不能及。是亦妄人也已矣。

夢窗在南宋。自推大家。惟千古論夢窗者。多失之評。尹惟曉云。求詞於吾宋。前有清真。後有夢窗。此非予之言。四海之公言也。爲此論者。不知置東坡少游方回白石等於何地。沈伯時云。夢窗深得清真之妙。但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易知。其實夢窗才情超逸。何嘗沈晦。夢窗長處。正在超逸之中。見沈鬱之意。所以異於劉蔣輩。烏一轉以此爲夢窗病。至張叔夏云。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此論亦余所未解。竊謂七寶樓臺。拆碎不成片段。以詩而論。如太白牛渚西江夜一篇。卻合此境。詞惟東坡水調歌頭近之。若夢窗詞。合觀通篇。固多警策。卽分摘數語。亦自入妙。何嘗不成片段耶。總之夢窗之妙。在超逸中見沈鬱。不及碧山梅溪之厚。而才氣較勝。

張皋文詞選。獨不收夢窗詞。以蘇辛爲正聲。卻有巨識。而以夢窗與耆卿山谷改之。輩同列。不知夢窗者也。至董氏續詞選。祇取夢窗唐多令憶舊游兩篇。此二篇絕非夢窗高詣。唐多令一篇。幾於油腔滑調。在夢窗集中。最屬下乘。續選獨取此。篇豈

故收其下者。以實皋文之言耶。董毅爲皋文外孫。謬矣。

夢窗高陽臺一篇。落梅旣幽怨。又清虛。幾欲突過中仙詠物諸篇。是集中最高之作。詞選何以不錄。

夢窗精於造句。超逸處則仙骨珊珊。洗脫凡豔。幽索處則孤懷耿耿。別締古歡。如高陽臺落梅云。宮粉彫痕。仙雲墮影。無人野水荒灣。古石埋香。金沙鎖骨連環。南樓不恨吹橫笛。恨曉風千里關山。半飄零。庭上黃昏。月冷闌干。又云。細雨歸鴻。孤山無限春寒。瑞鶴仙云。怨柳淒花。似曾相識。西風破屐。林下路。水邊石。祝英臺近。除夜立春云。翦紅情。裁綠意。花信上釵股。殘日東風。不放歲華去。又春日客龜溪遊廢園云。綠暗長亭。時夢趁風絮。水龍吟。惠山泉云。豔陽不到青山。淡煙冷翠。成秋苑。滿江紅。灑山湖云。對兩蛾猶鎖。怨綠煙中。秋色未教飛盡雁。夕陽長。是墜疏鐘。點絳脣。試燈夜。初晴云。情如水。小樓薰被。春夢笙歌裏。又云。征衫貯。舊寒一縷。淚溼風簾絮。鶯啼序云。暝堤空。輕把斜陽。總還鷗鷺。八聲甘州。游靈巖云。箭徑酸風射眼。膩水染花腥。又

云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雲平。俱能超妙入神。

夢窗賦女鬢體云。調思佳客。釵燕攏雲。睡起時。隔牆折得杏花枝。青春半面妝如畫。

細雨三更花欲飛。情輕愛別舊相知。斷腸青冢幾斜暉。亂紅一任風吹起。結習空時。

不點衣。又題華山女道士扇云。調蝶戀花。北斗秋橫雲髻影。鶯羽衣輕。腰減青絲剩。

俗字俗句。一曲遊仙聞玉磬。月華深處人初定。十二闌干和笑凭。風露生寒。人在蓮

花頂。睡重不知殘酒醒。層城幾度啼鴉暝。又題藕花洲尼扇云。調醉落魄。春溫紅玉。

織衣學翦嬌鴉袂。夜香燒短銀屏燭。偷擲金錢。重把寸心卜。此三句亦平常淺熟意。

雖非惡劣。究屬疲庸。不謂夢窗蹈之。翠深不礙鴛鴦宿。採菱誰記當時曲。青山南畔。

紅雲北。一葉波心。明滅淡妝束。此類命題。皆不大雅。金應珪挾詞中三蔽。似此亦在。

俚詞之列。故爲皋文所不取。然用意造句。仙思鬼境。兩窮其妙。余錄入閑情集中。不

忍沒古人之美也。

夢窗金縷曲陪履齋先生滄浪看梅云。華表月明歸夜鶴。問當時花竹。今如此。枝上

露濺清淚。後疊云。此心與東君同意。後不如今。今非昔。兩無言相對。滄浪水懷此恨。寄殘醉。感慨身世。激烈語。偏說得溫婉。境地最高。若文及翁之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不免有張眉努目之態。

陳西麓詞。和平婉雅。詞中正軌。張叔夏云。詞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爲物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近代陳西麓所作。平正亦有佳者。夫平正則難見其佳。平正而有佳者。乃真佳也。求之於詩。十九首後。其惟陶淵明乎。詞惟西麓近之。有志於古者。三復西麓詞。一切流蕩忘反之失。不化而化矣。

西麓詞在中仙夢窗之間。沈鬱不及碧山。而時有清超處。超逸不及夢窗。而婉雅猶過之。

西麓八寶妝起句云。望遠秋平。起四字便耐人思。卻似日湖漁唱詞境。用作西麓全集讚語。亦無不可。

西麓八寶妝云。琴心錦意暗懶。又爭奈西風吹恨醒。其有感於爲制置司參議官時。

乎。然不肯仕元之意，已決於此矣。正不必作激烈語。

西麓綺語香秋雨云：滴入愁心。秋似玉樓人瘦，煙檻外，催落梧桐帶西風。亂鴉鴛鴦，字字錘鏗，卻極和雅。又醉江月云：隔岸人家砧杵急，微寒先到簾鉤。又玉樓春云：斜陽一片，邊樓紅葉滿天。江上路，又蝶戀花柳云：寂寞情懷如中酒，攀條恨結東風手。又云：悵望章臺愁轉首，畫欄十二東風舊，俱耐人玩味。

西麓亦是取法清真，集中和美成者，十有二三。想見服膺之意，特面目全別。此所謂脫胎法。

西麓西湖十詠，多感時之語。時時寄託忠厚和平，真可亞於中仙。下視草窗十闋，直不足比數矣。如探春蘇堤春曉云：搔首捲簾看，認何處六橋煙柳。秋霽平湖秋月云：對西風憑誰問取，人間那得有今夕。應笑廣寒宮殿窄，露冷煙澹，還看數點殘星。兩行新雁，倚樓橫笛，掃花游雷，峯夕照云：可惜流年，付與朝鐘暮鼓。驀山溪花港觀魚云：宮溝泉滑，怕有題紅句。鉤餌已忘機，都付與人間兒女。濠梁興在，鷗鷺笑人癡。三

湘夢五湖心。雲水蒼茫處。齊天樂。兩屏晚鐘云。御苑煙花。宮斜露草。幾度西風。彈指似此之類。皆令人思讀之既久。其味彌長。諸詞作於景定癸亥歲。閱十餘年。宋亡矣。三湘夢三句。推開說。先生其有遺世之心乎。

周公謹詞。刻意學清真。句法字法。居然合拍。惟氣體究去清真已遠。其高者可步武梅溪。次亦平視竹屋。

公謹木蘭花慢。西湖十景十章。不過無謂游詞耳。蓉塘詩話獨賞之。何也。

公謹一萼紅。登蓬萊閣有感。一闕蒼茫感慨。情見乎詞。當爲草窗集中壓卷。雖使美成白石爲之。亦無以過。惜不多觀耳。詞云。步深幽。正雲黃天淡。雪意未全休。鑑曲寒沙。茂林煙草。俯仰今古悠悠。歲華晚。飄零漸遠。誰念我。同載五湖舟。磴古松斜。厓陰苔老。一片清愁。回首天涯歸夢。幾魂飛西浦。淚灑東州。故國山川。故園心眼。還似王粲登樓。最負他。秦鬟妝鏡。好江山。何事此時游。爲喚狂吟老監。共賦銷憂。

公謹獻仙音。雪香亭梅云。一片古今愁。但廢綠平煙空遠。無語消魂。對斜陽衰草。

淚滿。又西冷殘笛低送數聲春怨。卽杜詩回首可憐歌舞地之意。以詞發之。更覺淒惋。水龍吟白蓮云。擎露盤深。憶君涼夜。暗傾鉛水。想鴛鴦正結。梨雲好夢。西風冷。還驚起。詞意兼勝。似此亦居然碧山矣。

草窗絕妙好詞之選。並不能強人意。當是局於一時聞見。卽行采入。未窺各人全豹耳。不得以草窗所輯一概尊之。紀文達立論。是古非今。絕妙好詞一編。歎爲篇篇皆善。未免以耳代目。且如殷璠所選河嶽英靈集。以唐人選唐詩。而庸陋謬妄。不可言狀。文達亦賞之。尤屬不解。

王碧山詞。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時傷世之言。而出以纏綿忠愛。詩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詞人有此。庶幾無憾。

南宋詞家。白石碧山。純乎純者也。梅溪夢窗。玉田輩。大純而小疵。能雅不能虛。能清不能厚也。

詞法之密。無過清真。詞格之高。無過白石。詞味之厚。無過碧山。詞壇三絕也。

詩有詩品。詞有詞品。碧山詞性情和厚。學力精深。怨慕幽思。本諸忠厚。而運以頓挫之姿。沈鬱之筆。論其詞品。已臻絕頂。古今不可無一。不能有二。

白石詞雅矣正矣。沈鬱頓挫矣。然以碧山較之。覺白石猶有未能免俗處。

少游美成詞壇領袖也。所可議者。好作豔語。不免於俚耳。故大雅一席。終讓碧山。

碧山詞觀其全體。固自高絕。卽於一字一句。間求之。亦無不工雅。瓊枝寸玉。旃檀片片香。吾於詞見碧山矣。於詩則未有所遇也。

看來碧山爲詞。只是忠愛之忱。發於不容已。並無刻意爭奇之意。而人自莫及。此其所以爲高。

詞選云。碧山詠物諸篇。並有君國之憂。自是確論。讀碧山詞者。不得不兼時勢言之。亦是定理。或謂不宜附會穿鑿。此特老生常談。知其一。不知其二。古人詩詞。有不容穿鑿者。有必須考鏡者。明眼人自能辨之。否則徒爲大言欺人。彼方自謂識超。吾直笑其未解。

碧山詠物諸篇。固是君國之憂。時時寄託。卻無一筆犯複。字字貼切。故也就題論題。亦覺躊躇滿志。

碧山天香龍涎香一闋。莊希祖云。此詞應爲謝太后作。前半所指。多海外事。此論正合余意。惟後疊云。苟令如今漸老。總忘卻尊前舊風味。必有所興。但不知其何所指。讀各以意會可也。

碧山南浦春水云。簾影蘸樓陰。芳流去。應有淚珠千點。滄浪一舸。斷魂重唱蘋花怨。寄慨處。清麗紆徐。斯爲雅正。又慶宮春水仙云。歲華相誤。記前度湘皋怨別。哀絃重聽。都是淒涼。未須彈徹。後疊云。國香到此誰憐。煙冷沙昏。頓成愁絕。結云。試招仙魄。怕今夜瑤簪凍折。攜盤獨出。空想咸陽。故宮落月。淒涼哀怨。其爲王清惠作乎。又無悶雪意後半闋云。清致悄無似。有照水南枝。已攬春意。誤幾度憑欄。莫愁凝睇。應是梨雲夢好。未肯放東風來。人世待翠管吹破蒼茫。看取玉壺天地。無限怨情。出以渾厚之筆。惟南枝句中含譏刺。當指文溪松雪輩。

碧山眉嫵高陽臺慶清朝三篇古今絕構。詞選取之。確有特識。眉嫵新月云。漸新痕。懸柳澹彩穿花。依約破初暝。便有團圓意。深深拜。相逢誰在香徑。畫眉未穩。料素娥猶帶離恨。最堪愛。一曲銀鈎小。寶簾挂秋冷。千古盈虧休問。歎漫磨玉斧。難補金鏡。太液池猶在。淒涼處。何人重賦清景。故山夜永。試待他窺戶端正。看雲外山河。還老桂花舊影。詞選云。此喜君有恢復之志。而惜無賢臣也。高陽臺詞選云。此顯應是梅花後半闕云。江南自是離愁苦。況遊驄古道。歸雁平沙。怎得銀箋。殷勤與說年華。如今處處生芳草。縱憑高。不見天涯。更消他幾度東風。幾度飛花。詞選云。此傷君臣晏安。不思國恥。天下將亡也。慶清朝榴花後半闕云。誰在舊家殿閣。自太真仙去。掃地春空。朱旛護取。如今應誤花工。顛倒絳英滿徑。想無車馬到山中。西風後。尙餘數點。還勝春濃。詞選云。此言亂世尙有人才。惜世不用也。不知其所指。右上三章。片熱腸。無窮哀感。小雅怨誹不亂。諸詞有焉。以視白石之暗香疏影。亦有過之無不及。詞至是乃蔑以加矣。

碧山水龍吟諸篇感慨沈至。詠牡丹云。自真妃舞罷。謫仙賦後。繁華夢如流水。詠海棠云。歎黃州一夢。燕宮絕筆。無人解看花意。感寓中出以騷雅之筆。入人自深。詠白蓮云。太液荒寒。海山依約。斷魂何許。又云。三十六陂煙雨。舊淒涼向誰堪訴。如今漫說仙姿自潔。芳心更苦。寫出幽貞。意者亦指清惠乎。詠落葉云。渭水風生。洞庭波起。幾番秋杪。想重崖半沒。千峯盡出。山中路。無人到。筆意幽冷。寒芒刺骨。其有慨於崖山乎。

碧山齊天樂諸闋哀怨無窮。都歸忠厚。是詞中最上乘。詠螢云。漢苑飄苔。秦陵墜葉。千古淒涼不盡。何人爲省。但隔水餘輝。傍林殘影。詠歎蒼茫。深人無淺語。隔水二句。意者其指帝昺乎。詠蟬首章云。短夢深宮。向人猶自訴憔悴。言中有物。其指全太后。祝髮爲尼事乎。後疊云。病葉難留。纖柯易老。空憶斜陽身世。窗明月碎。甚已絕餘音。尙遺枯蛻。鬢影參差。斷魂清鏡裏。意境雖深。然所指卻瞭然在目。次章起句云。一襟餘恨。宮魂斷。下云。鏡暗妝殘。爲誰嬌鬢尙如許。合上章觀之。此當指王昭儀改裝女

冠。後疊云。銅仙鉛淚如洗。歎移盤去遠。難貯零露。病翼驚秋。枯形閱世。消得斜陽幾度。餘音更苦。甚獨抱清商。頓成淒楚。字字淒斷。卻渾雅不激烈。餘音數語。或有感於太液芙蓉一闋乎。

碧山贈秋崖道人西歸調齊天樂云。冷煙殘水山陰道。家家擁門黃葉。一起令人魂銷。又云。換盡秋芳。想渠西子更愁絕。亦不堪多誦。後疊云。短褐臨流。幽懷倚石。山色重逢都別。黍離麥秀之悲。山色六字。淒絕警絕。覺國破山河在。猶淺語也。下云。江雲凍折。算只有梅花。尙堪攀折。此亦必有所指。骨韻高絕。玉田感傷處。亦自雅正。總不及碧山之厚。

讀碧山詞。須息心靜氣。沈吟數過。其味乃出。心粗氣浮者。必不許讀碧山詞。碧山洗芳林。夜來風雨一闋。花外集中。惟此篇最疏快。風骨稍低。情詞卻妙。碧山八六子云。漫淡卻蛾眉。晨妝慵掃。寶釵蟲散。繡衾鸞破。當時暗水和雲泛。酒空山留月聽琴。料如今。門前數重翠陰。宛雅幽怨。殊耐人思。又一萼紅。赤城山中題梅。

花卷云。疏萼無香。柔條獨秀。應恨流落人間。後半云。重省嫩寒清曉。過斷橋流水。問訊孤山。冰骨微銷。塵衣不浣。相見還誤輕攀。未須訝東南倦客。掩鉛淚看了。又重看。故國吳天。樹老雨過風殘。身世之感。君國之恨。一一可見。疏影梅云。籬根分破東風恨。又夢入水孤雲關。後疊云。幾度黃昏。忽到窗前。重想故人初別。蒼蚪欲捲漣漪去。漫蛻卻連環香骨。高陽臺云。屢卜佳期。無憑卻怨金錢。何人寄與天涯信。趁東風急。整歸船。縱飄零滿院楊花。猶是春前。幽情苦緒。味之彌永。

翠華不向苑中來。可是年年惜露臺。水際春風寒漠漠。官梅卻作野梅開。高似孫過聚景園詩也。可謂淒怨。碧山法曲獻仙音。聚景亭梅次草窗韻云。層綠峨峨。纖瓊皎皎。倒壓波痕清淺。過眼年華。動人幽意。相逢幾番春換。記喚酒尋芳處。盈盈褪妝晚。已銷黯。況淒涼。近來離思。應忘卻。明月夜深歸輦。荏苒一枝春。恨東風人似天遠。縱有殘花酒灑。征衣鉛淚都滿。但殷勤折取。自遣一襟幽怨。較高詩更覺淒婉。

碧山花犯 苔梅云。三花兩花破蒙茸。依依似有恨。明珠輕委。雲臥穩藍衣。正護春顛。

賴羅浮夢半蟾挂曉。么鳳冷山中人乍起。筆意幽索。得屈宋遺意。

少陵每飯不忘君國。碧山亦然。然兩人負質不同。所處時勢又不同。少陵負沈雄博大之才。正值唐室中興之際。故其爲詩也。悲以壯。碧山以和平中正之音。卻值宋室敗亡之後。故其爲詞也。哀以思。推而至於國風離騷則一也。

碧山望梅云。翦玉裁冰。已占斷江南春色。恨風前素豔。雪裏暗香。偶成拋擲。寄慨往事。必有所指。後半云。如今眼穿故國。待拈花弄蕊。時話思憶。想隴頭依約飄零。甚千里芳心。杳無消息。粉怯珠愁。又只恐吹殘羌笛。正斜飛半窗曉月。夢回隴驛。惓惓故國忠愛之心。油然而感人。作少陵詩讀可也。

詞法莫密於清真。詞理莫深於少游。詞筆莫超於白石。詞品莫高於碧山。皆聖於詞者。而少游時有俚語。清真白石間亦不免。至碧山乃一歸雅正。後之爲詞者。首當服膺勿失。一切游詞濫語。自無從犯其筆端。

詞有碧山。而詞乃尊。否則以爲詩之餘事。遊戲之爲耳。必讀碧山詞。乃知詞所以補

詩之闕非詩之餘也。

草窗與碧山相交最久。然絕妙好詞中。所選碧山諸篇。大半皆碧山次乘。轉有負於碧山。

張玉田詞。如并翦哀梨。爽豁心目。故誦之者多。至謂可與白石老仙相鼓吹。仇仁近語惟精警處多。沈厚處少。自是雅音。尙非白石之匹。

玉田詞感傷時事。與碧山同一機軸。只是沈厚不及碧山。

玉田以春水一詞得名。用冠詞集之首。此詞深情綿邈。意餘於言。自是佳作。然尙非樂笑翁壓卷知音者審之。

兩宋詞人。玉田多所議論。其所自著。亦可收南宋之終。沈厚微遜碧山。其高者頗有姜白石意趣。後遂鮮有知音矣。

玉田工於造句。每令人拍案叫絕。如憶舊遊大都長春宮云。古臺半壓琪樹。引袖拂寒星。結云。鶴衣散影都是雲。壺中天夜渡古黃河云。扣舷歌斷海蟾飛上孤白渡江。

雲山陰久客寄王菊存云。山空天入海。倚樓望極。風急暮潮初。湘月山陰道中云。疏風迎面。溼衣原是空翠。清平樂云。只有一枝梧葉。不知多少秋聲。甘州。饒沈克道并寄趙學舟云。短夢依然江表。老淚灑西州。一字無題處。落葉裊愁。後疊云。折蘆花贈遠。零落一身秋。又前調。餞草窗西歸云。料瘦筇歸後。閑鎖北山雲。臺城路。爲湖天賦云。夜氣浮山。晴暉蕩日。無尋秋處。又前調寄太白山人陳又新云。虛沙動月。歎千里悲歌。唾壺鼓缺。後疊云。迴潮似咽。送一點愁心。故人天末。江影沈沈。夜涼鷗夢闊。長亭怨。饒菊泉云。記橫笛玉關高處。萬疊沙寒。雪深無路。西子妝。江上云。楊花點點。是春心替。風前萬花吹淚。結云。漫依依。愁落鷓鴣聲。萬里。又憶舊遊。寄友云。一葉江心冷。望美人不見。隔浦難招。舊時認得鷗鷺。重過月明橋。又前調。登蓬萊閣云。海日生殘夜。看臥龍和夢。飛入秋冥。還聽水聲東去。山冷不生雲。此類皆精警無匹。然不及碧山處正在此。蓋碧山已幾於渾化。並無驚奇可喜之句。令人歎賞。所以爲高。所以爲大。

玉田邁陂塘後半闋云。休重省。莫問山中秦晉。桃源今度難認。林間卻是長生路。一笑元非捷徑。深更靜。待散髮吹簫。鶴背天風冷。憑高露飲。正碧落塵空。光搖半壁。月在萬松頂。沈鬱以清超出之。飄飄有凌雲之意。沖厚雖不及碧山。然自出草窗西麓上。

玉田高陽臺西湖春感一章。淒涼幽怨。鬱之至。厚之至。與碧山如出一手。樂笑翁集中亦不多觀。詞云。接葉巢鶯。平波卷絮。斷橋斜日歸船。能幾番游。看花又是明年。東風且伴薔薇住。到薔薇春已堪憐。更淒然。萬綠西冷。一抹荒煙。當年燕子知何處。但苔深韋曲。草暗斜川。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無心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閒眠。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鶯。

玉田長亭怨餞菊泉後半闋云。同去釣珊瑚海樹。底事便成行旅。煙迷斷浦。更幾點戀人飛絮。如今又京國尋春。定應被薇花留住。且莫把孤愁說。與當時歌舞。時菊泉將復之蘄北。數語微而多諷結二語自明其不仕之志。似此亦不讓碧山。

玉田三妹媚送舒亦山云。賀監猶存。還散迹。千巖風露。君國恨。離別感言外自見。又云。莫趁江湖鷗鷺。怕太乙爐煙。暗銷鉛虎。又云。布襪青鞋。休誤入桃源深處。語帶箴規。耐人尋味。便似中仙最高之作。大抵讀玉田詞者。貴取其沈鬱處。徒賞其一字一句之工。遂驚歎欲絕。轉失玉田矣。

碧山玉田多感時之語。本原相同。而用筆互異。碧山沈鬱處多。超脫處少。玉田反是。終以沈鬱爲勝。

草窗西麓碧山玉田同時並出。人品亦不甚相遠。四家之詞。沈鬱至碧山止矣。而玉田之超逸。西麓之澹雅。亦各出其長。以爭勝。要皆以忠厚爲主。故足感發人之性情。草窗雖工詞。而感寓不及三家之正。本原一薄。結構雖工。終非正聲也。

當時草窗盛負詞名。玉田次之。碧山西麓名則不逮。卽後世知之者。亦不過數人。然千載下自有定論。一時得失。何足重輕。

李筓房木蘭花慢送客云。吟邊喚回夢蝶。想故山薇長已多年。後疊云。留連漫聽燕

語便江湖夜雨隔燈前。此詞絕有感慨絕妙好詞中失載。見公謹浩然齋雅談。葛長庚詞一片熱腸。不作閒散語。轉見其高。其賀新郎諸闋。意極纏綿。語極俊爽。可以步武稼軒。遠出竹山之右。

李易安詞獨闢門徑。居然可觀。其源自從淮海大晟來。而鑄語則多生造。婦人有此可謂奇矣。

易安聲聲慢一闋。連下十四疊字。張正夫歎爲公孫大娘舞劍手。且謂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然此不過奇筆耳。並非高調。張氏賞之。所見亦淺。又寵柳嬌花之句。黃叔暘歎爲前此未有能道之者。此語殊病纖巧。黃氏賞之亦謬。宋人論詞。且多左道。何怪後世紛紛哉。

易安佳句。如一翦梅起七字云。紅藕香殘玉簫秋。精秀特絕。真不食人間煙火者。易安武陵春後半闋云。聞說雙溪春尙好也。擬汎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又淒婉。又勁直。觀此益信易安無再適趙汝舟事。卽風人豈不爾思。畏人之多。

言意也。投綦公一啓。後人僞撰以誣易安耳。

易安賣花聲云。簾外五更風。吹夢無蹤。畫樓重上與誰同。記得玉釵斜撥火。寶篆成空。回首紫金峯。雨濶煙濃。一江春浪醉醒中。留得羅襟前日淚。彈與征鴻。淒豔不忍卒讀。其爲德父作乎。

朱晦庵謂宋代婦人能文者。惟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魏夫人詞筆頗有超邁處。雖非易安之敵。然亦未易才也。

朱淑真詞才力不逮易安。然規模唐五代。不失分寸。如年年玉鏡臺。及春已半等篇。殊不讓和凝李珣輩。惟骨韻不高。可稱小品。

白雨齋詞話卷第三

丹徒 陳廷焯 亦峯

金代詞人自以吳彥高爲冠。能於感慨中饒伊鬱。不獨組織之工也。同時尙吳蔡體。然伯堅非彥高匹。

陶九成云。近世所謂大曲。蘇小小蝶戀花。蘇東坡念奴嬌。晏叔原鷓鴣天。柳耆卿雨零鈴。辛稼軒摸魚子。吳彥高春草碧。蔡伯堅石州慢。張子野天仙子。朱淑真生查子。鄧千江望海潮。按其中惟稼軒摸魚子一篇。爲古今傑作。叔原鷓鴣天。爲豔體中極致。餘亦泛泛。不知當時何以並重如此。余獨愛彥高人。月圓宴張侍御家有感云。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入人家。恍然在遇。天姿勝雪。宮鬢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溼。同是天涯。感激豪宕。不落小家數。洪景盧云。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總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作詞記之。聞者揮涕。中州樂府云。彥高賦此時字。

文叔通亦賦念奴嬌先成而頗近鄙俚及見彥高作茫然自失是後人有求作樂府者叔通卽批云吳耶近以樂府名天下可往求之

金詞於彥高外不得不推遺山遺山詞刻意爭奇求勝亦有可觀然縱橫超逸既不
能爲蘇辛騷雅清虛復不能爲姜史於此道可稱別調非正聲也

元代尙曲曲愈工而詞愈晦周秦姜史之風不可復見矣

元詞日就衰靡愈趨愈下張仲舉規撫南宋爲一代正聲高者在草窗西麓之間而
真氣稍遜

仲舉詞樹骨甚高寓意亦遠元詞之不亡者賴有仲舉耳然欲求一篇如梅溪碧山
之沈厚則不可得矣

仲舉綺羅香雨中舟次涇上云水閣雲窗總是慣曾經處曾信有客裏關河又怎禁
夜深風雨此則刻意爲白石冲味微減姿態卻饒又水龍吟蓼花云瘦葦黃邊疏蘋
白外滿汀煙蘂黃邊白外四字亦新奇又云船窗雨後數枝低入香零粉碎不見當

年。淮花月竹西歌吹。係以感慨意境便厚。船窗數語。亦是畫所不到。但看來已是元詞。去宋人已遠。

虞道園詞筆頗健。似出仲舉之右。然所作寥寥。規模未定。不能接武南宋諸家。惟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二語。卻有自然風韻。

倪元鎮人月圓云。傷心莫問前朝事。重上越王臺。鷓鴣啼處。東風草綠。殘照花開。悵然孤嘯。青山故國。喬木蒼苔。當時明月。依依素影。何處飛來。風流悲壯。南宋諸鉅手爲之。亦無以過。詞豈以時代限耶。

詞至於明。而詞亡矣。伯溫季迪。已失古意。降至升庵輩。句琢字鍊。枝枝葉葉爲之。益難語於大雅。自馬浩詞施閏仙輩出。淫詞穢語。無足置喙。明末陳人中。能以穠豔之筆。傳淒婉之神。在明代便算高手。然視國初諸老。已難同日而語。更何論唐宋哉。

伯溫臨江仙云。鏡中綠髮漸無多。淚如霜後葉。撼撼下庭柯。以開國元勳。而作此衰感語。蓋已兆胡維庸之禍矣。

高季迪沁園春雁云。隴塞間關。江湖冷落。莫戀遺梁猶在田。須高舉。教弋人空慕。雲海茫然。託意高遠。先生能言之。而終自不免。何耶。

用修小令。合者有五代人遺意。而時雜曲語。令讀者短氣。

陳臥子山花子云。楊柳淒迷曉霧中。杏花零落五更鐘。寂寂景陽宮外月。照殘紅。蝶化綵衣金縷盡。蟲銜畫粉玉樓空。惟有無情雙燕子。舞東風。淒麗近南唐。二主詞意亦哀以思矣。又江城子後半闕云。楚宮吳苑草茸茸。戀芳叢。繞游蜂。料得來年。相見畫屏中人。自傷心。花自笑。憑燕子。罵東風。亦綿逸悽惻。

葉小鸞詞筆哀豔。不減朱淑真。求諸明代作者。尤不易覩也。

有明三百年中。習倚聲者。不乏其人。然以沈鬱頓挫四字繩之。竟無一篇滿人意者。真不可解。

國初諸老。同時傑出。幾欲上掩兩宋。然才力有餘。沈厚不足。蓋一代各有專長。宋詞已成絕技。後世不能相加也。

國初多宗北宋。竹垞獨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風氣一變。然北宋南宋。不可偏廢。南宋白石梅溪夢窗碧山玉田輩。固是高絕。北宋如東坡少游方回美成諸公。亦豈易及耶。況周秦兩家。實爲南宋導其先路。數典忘祖。其謂之何。

北宋去溫韋未遠。時見古意。至南宋則變態極焉。變態既極。則能事已畢。遂令後之爲詞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況愈下。蓋有由也。亦猶詩至杜陵。後來無能爲繼。而天地之奧。發洩既盡。古意亦從此漸微矣。

吳梅村詞。雖非專長。然其高處。有令人不可捉摸者。此亦身世之感使然。否則徒爲難得。今宵是乍涼等語。乃又一馬浩瀾耳。

梅村如夢令云。誤信鶻聲枝上。幾度樓頭西望。薄倖不歸來。愁殺石城風浪。無恙無恙。牢記別時模樣。低回婉轉。中有怨情。不當作綺語讀。次章云。小閣焚香獨坐。撼撼紙窗風破。女伴有誰來。管領春愁一箇。無那無那。斜壓翠衾還臥。此中亦見怨情。當與上章參看。

東坡詞豪宕感激。忠厚纏綿。後人學之。徒形粗魯。故東坡詞不能學。亦不必學。惟梅村高者。有與老坡神似處。可作此翁後勁。如滿江紅諸闕。頗爲暗合。松栝淩寒。滿目山川。沽酒南徐三篇。尤見筆意。卽閒情之作。如臨江仙。蓬結句云。姑蘇城外月黃昏。綠窗人去住。紅粉淚縱橫。哀豔而超脫。直是坡仙化境。迦陵學蘇辛。畢竟不似。賀新郎病中有感一篇。梅村絕筆也。悲感萬端。目怨自艾。千載下讀其詞。思其人。悲其遇。固與牧齋不同。亦與芝麓輩有別。

梁棠村詞尙穠豔。語必和平。自是福澤人聲口。然論詞未爲高妙。

漁洋小令。能以風韻勝。仍是做七絕慣技耳。然自是大雅。但少沈鬱頓挫之致。昔人謂漁洋詞爲詩掩抑又過矣。

漁洋詞含蓄有味。但不能沈厚。蓋含蓄之意境淺。沈厚之根柢深也。彼力量薄者。每以含蓄爲深厚。遂自謂效法北宋。亦吾所不取。

漁洋偷聲木蘭花春情寄白下故人後半闕云。方山亭下江南路。畫槩淩波從此去。

十四樓空萬葉千花淚眼中。淒麗而古雅。惜不多觀。又鳳凰臺上憶吹簫。和漱玉詞云。鏡影圓冰。釵痕卻月。日光又上樓頭。正羅幃夢覺。紅褪綳鉤。睡眼初開未起。夢裏事。尋憶。休人不見。便須含淚。強對殘秋。悠悠斷鴻南去。便瀟湘千里。好爲儂留。又斜陽聲遠。過盡西樓。顛倒相思難寫。空望斷南浦雙眸。傷心處。青山紅樹。萬點新愁。思深意苦。幾欲駕易安上之。衍坡集中。亦僅見此篇。

曹升六珂雪詞。在國初諸老中。最爲大雅。才力不逮朱陳。而取徑較正。國朝不乏詞家。四庫獨收珂雪。良有以也。

升六詞。余最愛其掃花遊春雪一篇。如云。一夜梅花暗落。西窗似雨。飄搖去。試問逐風歸到何處。又云。擁斷關山。知有離人獨苦。漫凝竚。聽寒城數聲譙鼓。綿雅幽細。斟酌於美成梅溪碧山公謹而出之者。

容若飲水詞。在國初亦推作手。較東白堂詞。佟世南撰。似更閒雅。然意境不深厚。措詞亦淺顯。余所賞者。惟臨江仙寒柳第一闋。及天仙子淥水亭秋夜酒泉子謝卻茶。

靡一篇三篇耳。餘俱平衍。又菩薩蠻云。楊柳乍如絲。故園春盡時。亦悽惋。亦閒麗。頗似飛卿語。惜通篇不稱。又太常引云。夢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夢醒。亦頗淒警。然意境已落第二乘。

錢湘瑟工爲豔詞。造語尤妙。如憶少年云。小屏殘燭。小窗殘雨。小樓殘夢。銖衣已煙散。只蘅蕪香重。雅麗語能入幽境。意味便永。然亦僅在皮毛上求深厚。非吾所謂深厚也。

丁飛濤亦工爲豔詞。較周冰持爲和雅。然亦只是做得面子好。不足爲詞壇重也。毛會侯浣雪詞。刻翠裁紅。務求新穎。丁飛濤之流亞也。總不免染花間草堂陋習。彭羨門詞。意境較厚。但不甚沈著。仍是力量未足。

羨門詞。長調小令。均有可觀。而小令爲勝。憶王孫寒食蘇幕遮江寄家信等篇。頗得北宋人遺韻。

吳園次詞。調和音雅。情態亦濃。詞中小品也。竹垞謂其似陳西麓。亦漫爲許與之論。

蘭次小令亦不能脫草堂窠臼。長調間作壯浪語。如滿江紅醉吟云。髀肉晚銷燕市馬。鄉心秋冷揚州鶴。又云。海上文章蘇玉局。人間游戲東方朔。蘭次與迎陵結異姓昆季。似此亦頗類迎陵也。

西堂詞曲擅名一時。然皆不見佳。力量既薄。意境亦淺。專恃一二聰明語。以爲新奇。獨得之祕。不值有識者一笑。

西堂小令最不佳。除浣溪沙清明悼亡兩闕。及菩薩蠻病中有感第二闕外。合者寥寥。長調稍可。壯語工於綺語也。

西堂菩薩蠻丁巳九月病中有感八章。源出溫韋。身世興衰之感。略見於此。而詞意不免淺顯。如負負欲何言。饑來難叩門。又濃笑寫官銜。排行無二三。又歎息返柴廬。當門立吏胥。又白髮影婆娑。秋風鬼病多。又何物返魂丹。空囊無一錢。又何處度餘年。除非離恨天等句。全失忠厚之旨。若暗含情事。而出以幽窈之思。渾雅之筆。便是飛卿復作。余惟愛其次章云。六宮闈掃芙蓉鏡。君王偶愛飛蓬鬢。殿腳惜空同。昭陽

天幾重。江南春雨晚。紅豆新歌滿。流落杜秋娘。琵琶憶上皇。讀之令人淚下。王漁洋題展成新樂府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飄零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又云。猿臂丁年出塞行。灞陵醉尉莫相輕。旗亭被酒何人識。射虎將軍右北平。其年壽悔庵六十詞云。曾經天語憐才。如今老卻凌雲手。又云。長樂笙簫連昌花竹。可堪回首。皆當與此篇參看。吳園次太守跋其後云。阮生失路。澆淚無端。屈子問天。寄愁何處。水以不平而激。木因有鬱而奇。情有所之。理固然矣。吾友悔庵。文高於命。宦薄於名。豔曲三章。欲醉沈香之酒。奇才兩字。不分歸院之燈。孤竹崖前。空隨射虎。百花洲上。徒共眠鷗。劉公幹高臥清漳。王仲宣哀吟荆楚。爰以沈鬱之意。寫爲穠麗之音。此病中八首所由作也。夫生而識字。卽種愁根。長解言文。原非善氣。惺惺自合人奴。咄咄何堪令僕。吾儕若此。復何怪耶。子善吹簫。請命小紅而按曲。我爲拔劍。聊浮大白以倚聲。可謂深得悔庵心者。

西堂亦好爲豔詞。多聰明纖巧語。殊乖大雅。不敢罵檀郎。喃喃咒杜康。笑擲竹夫人。

罽端一面瞋之類。皆足令人噴飯。

西堂好作聰明語。害人最深。小有才者。一索而得。終身陷入苦海矣。

顧華峯詞。全以情勝。是高人一著處。至其用筆。亦甚圓朗。然不悟沈鬱之妙。終非上乘。

華峯賀新郎寄吳漢槎寧古塔以詞代書兩闕。只如家常說話。而痛快淋漓。宛轉反覆。兩人心迹。一一如見。雖非正聲。亦千秋絕調也。詞云。季子平安否。便歸來。生平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擇人。應見慣。料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彀。比似紅顏多薄命。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君懷袖。次章云。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夙昔齊名。非忝竊。試看杜陵消瘦。曾不減。夜郎傷憊。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爲兄剖。兄生辛未我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

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
二詞純以性情結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寧告戒。無一字不從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

西河經術湛深。而作詩卻能謹守唐賢繩墨。詞亦在五代宋初之間。但造境未深。運思多巧。境不深。尙可。思多巧。則有傷大雅矣。

西河相見歡云。愁思遠。拋金翦。睡殘絨。羞殺鴛鴦銜去一絲紅。風蝶令鬪草云。藏得宜男。臨賽又躊躇。此類極有思致。雖未至於流蕩。總不免纖小。

葉元禮詞。直是女兒聲口。如生小畫眉分細繭。近來綰髻學靈蛇。妝成不耐合歡花。又蝶粉蜂黃拚付與。淺顰深笑總難知。教人何處懣情癡。又羅裙消息落花知。又清波一樣淚痕深。又此生有分是相思。等句。纖小柔媚。皆無一毫丈夫氣。宜其夭亡也。徐電發詞。當時盛負重名。至於流傳海外。可謂榮矣。其規模北宋。卻有似處。惟氣格不高。祇堪作晏歐流亞。至周秦深處。尙未夢見。

電發鳳棲梧春草云。綠遍天涯無半縫。憐伊歲歲和愁種。語絕淒麗。然視君復聖俞兩詞。已下一格。去歐公少年游一篇。何可以道里計。

樊榭論詞云。獨有藕漁工小令。不教賀老占江南。余觀蓀友詞色澤有餘。措詞亦閒雅。雖不能接武方回。固出電發之右。

嚴蓀友雙調望江南云。歌婉轉。風日渡江多。柳帶結煙留淺黛。桃花如夢送橫波。一覺嬾雲窩。曾幾日。輕扇掩纖羅。白髮黃金雙計拙。綠陰青子一春過。歸去意如何。情詞雙絕。似此真有賀老意趣。

竹垞詞疏中有密。獨出冠時。微少沈厚之意。其自題詞集云。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夫秦七黃九。豈可並稱。師玉田。不師秦七。所以不能深厚。

不知秦七。亦何能知玉田。彼所知者。玉田之表耳。師玉田而不師其沈鬱。是買櫝還珠也。

昔人謂夢窗之密。玉田之疏。必兼之乃工。就形骸而論。竹垞似能兼之矣。然余則云。

夢窗疏處。高過玉田。而密處不及。與古人之言正相反。書之以俟識者。

竹垞長亭怨慢。雁云結多少。悲秋儔旅。特地年年。北風吹度。紫塞門孤。金河月冷。恨誰訴。迴江枉渚。也只戀江南住。感慨身世。以淒切之情。發哀婉之調。既悲涼。又忠厚。是竹垞直逼玉田之作。集中亦不多見。漁洋秋柳詩云。相逢南雁皆愁侶。好語西烏莫夜飛。同此哀感。一時和作。所以遠不逮者。不在詞語之不工。在所感之不同耳。後人更欲妄爲訾議。亦弗思甚矣。○新城秋柳四章。純是滄桑之感。國朝定鼎燕京。新城已十歲矣。相逢南雁。實有所指也。

竹垞江湖載酒集。灑落有致。茶煙閣體物集。組織甚工。蕃錦集。運用成語。別具匠心。然皆無甚大過人處。惟靜志居琴趣一卷。盡掃陳言。獨出機杼。豔詞有此。匪獨晏歐所不能。卽李後主。牛松卿亦未嘗夢見。真古今絕構也。惜託體未爲大雅。吾於竹垞。獨取其豔體。蓋論詞於兩宋之後。不容過刻。節取可也。

竹垞靜志居琴趣一卷。生香真色。得未曾有。前後次序。略可意會。不必穿鑿求之。

竹垞摸魚子云。粉牆青蚪檐。白尺一條天色催暮。洛妃偶值無人見。相送襪塵微步。教且住。攜玉。簪行莫惹冰苔仆。芳心暗訴。認香霧鬢邊。好風衣上。分付斷魂語。雙栖燕。歲歲花時飛度。阿誰花底催去。十年鏡裏樊川雪。空裊茶煙千縷。離夢苦。渾不省。鎖香金篋歸何處。小池枯樹。算只有當時。一九冷月。猶照夜深路。情詞俱臻絕頂。擺脫綺羅香澤之態。獨饒仙豔。自非仙才不能。

董文友蘇幕遮諸篇。皆能曲折傳神。撲入深處。詞中之妖也。學詞者一入其門。念頭差錯。終身不可語於大雅矣。同時如梅村阮亭。迦陵。蘭次蛟。門程村。西堂。西銘。荔裳。顧庵輩。多心折蓉渡詞。每首下各綴以評語。亦不可解。

周冰持亦好作綺語。不過花影之流亞耳。尙不足爲妖也。

彭駿孫見沈去矜。董文友詞。謂泥犂中皆若人。故無俗物。去矜亦花影之餘。冰持之匹。不及文友之工。

國初詞家。斷以迦陵爲巨擘。後人每好揚朱而抑陳。以爲竹垞獨得南宋真脈。嗚呼。

彼豈真知有南宋哉。庸耳俗目，不值一笑也。

迦陵詞氣魄絕大，骨力絕遒，填詞之富，古今無兩，只是一發無餘，不及稼軒之渾厚。沈鬱然在國初諸老中，不得不推爲大手筆。

迦陵詞沈雄俊爽，論其氣魄，古今無敵手。若能加以渾厚沈鬱，便可突過蘇辛，獨步千古，惜哉。

蹈揚湖海，一發無餘，是其年短處。然其長處亦在此。蓋偏至之詣，至於絕後空前，亦令人望而卻步。其年亦人傑矣哉。

迦陵詞不患不能沈，患在不能鬱。不鬱則不深，不深則不厚。發揚蹈厲，而無餘蘊，究屬粗才。

迦陵詞惟江南春和倪雲林原韻一章最爲和厚。全集三十卷僅見此篇。詞云：風光三月連櫻筍，美人躊躇白日靜。小屏空翠颭東風，不見其餘見衫影。無端料峭春闌冷，忽憶青驄別鄉井。長將妾淚灑紅巾，願作征夫車畔塵。人歸遲，春去急，雨絲滿院。

流光溼錦書道遠嗟奚及。坐守吳山一春碧。何日功成還馬邑。雙倚琵琶花樹立。夕陽飛絮化爲萍。攬之不得徒營營。怨深思厚深得風人之旨。

其年詞極壯浪。所少者沈鬱。余最愛其月華清後半闕云。如今光景難尋。似晴絲偏脆。水煙終化。碧浪朱欄。愁殺隔江如畫。將半帙南國香詞。做一夕西窗閑話。吟寫被淚痕。占滿銀箋。桃帕淋漓飛舞中。仍不失爲雅正。於宋人中逼近美成。

其年諸短調。波瀾壯闊。氣象萬千。是何神勇。如點絳脣云。悲風吼。臨洛驛口。黃葉中原走。醉太平云。估船運租。江樓醉呼。西風流落丹徒。想劉家寄奴。好事近云。別來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猶昨。話到英雄失路。忽涼風索索。清平樂云。不見長洲苑裏。年年落盡宮槐。平敍中峯巒忽起。力量最雄。板橋心餘輩。極力騰踔。終不能望其項背。其年西江月云。神仙將相詎難爲。萬事取之以氣。偏論亦是快論。至論大言炎炎。我爲起舞。

其年醉落魄詠鷹云。寒山幾堵。風低削碎中原路。秋空一碧無今古。醉袒貂裘。略記

尋呼處。男兒身手和誰賭。老來猛氣還軒舉。人間多少閒狐兔。月黑沙黃。此際偏思汝。聲色俱厲。較杜陵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之句。更爲激烈。

其年夜遊宮秋懷四章。字字精悍。如云。短狐悲。瘦猿愁。啼破冢。又無數。蟲吟古磚縫。料今宵。靠屏風。無好夢。又秋氣橫排萬馬。盡屯在長城牆下。每到三更素商瀉。溼龍樓。暈鴛機。迷爵瓦。又箭與饑鷗競快。側秋腦角鷹愁態。又一派明雲薦爽秋。不住碧空中響。正如干將出匣。寒光逼人。

其年感皇恩晚涼雜憶六章。皆追憶舊遊之作。不言感慨。而感慨亦見。首章結句云。三年渾一夢。揚州路。四章結句云。燕丹門下客。皆安在。收束處一則大雅。一則沈雄。其年滿江紅諸闕。縱筆所之。無不雄健。如云爲陳九之子題扇生子何須李亞子。少年當學王曇首。對衿家兩世溼青衫。吾衰醜。又謁程岷崙。上黨地爲天下脊。使君文在先秦上。又何端明先生筵上。被酒我思張子布。臨江不見甘興霸。只春潮濺雪白。人頭堪悲咤。竹垞亦有乞食肯從張子布。舉杯但屬甘興霸之句。氣概稍遜。精警則

一又過邯鄲道上呂仙祠示曼殊枕裏功名雞鹿塞刀頭富貴麒麟塚下云萬事關
河人欲老。一生花月情偏重。算兩人今日到邯鄲。寧非夢。又和韻萬里秋從西極到。
千年淚向南樓灑。又贈園次開口會能求相印。吾生詎向溝中死。終不然鬻畚華山
陰。尋吾子。又自封邱北岸渡河至汴梁一派灰飛官渡火。五更霜灑中原血。又閱盡
江山真欲舞。算來人物誰堪罵。東南耕下云。一朵菊花人伏枕。半庭荳葉秋除架。又
送葉桐初還東阿風吼軍都山忽紫雨收督亢天全綠。卜云建業雲山通地肺。姑蘇
煙水連天目。此類皆極蒼涼亦極雄麗。真才人之筆。
迦陵汴京懷古十首措語極健。可作史傳讀。板橋金陵十二闋高者可稱後勁。心餘
則去此遠矣。

汴京諸作論筆勢之森竦。自推官渡一篇而樊樓一章最見作意。後四語云風月不
須愁變換。江山到處堪歌舞。恰西湖甲第又連天。申王府悲憤之詞偏出以熱鬧之
筆。反言以譏之也。

其年秋日經信陵君祠一闕後半云。今古事堪悲。詫身世恨從牽惹。倘君而尙在。定憐余也。我詎不如毛薛輩。君寧甘與原嘗亞。歎侯嬴老淚苦無多。如鉛瀉。慨當以慷。不嫌自負。如此弔古。可謂神交冥漠。

其年水調歌頭諸闕。英姿颯爽。行氣如虹。不及稼軒之神化。而老辣處時復過之。真稼軒後勁也。

其年念奴嬌游京口竹林寺云。長江之上。看枝峯蔓壑。盡饒霸氣。獅子寄奴生長處。一片雄山莽水。怪石崩雲。亂岡淋雨。下有鼉鼉睡。層層都挾飛而食肉之勢。英思壯采。何其橫霸如此。

其年沁園春諸詞亦甚雄偉。登尉繚臺一闕尤爲感慨沈至。

其年沁園春最佳者。如題徐渭文鍾山梅花圖後半云。如今潮打孤城。只商女船頭月自明。歎一夜啼鳥。落花有恨。五陵石馬。流水無聲。尋去疑無。看來似夢。一幅生綃。淚寫成。攜此卷。伴水天閒話。江海餘生。情詞兼勝。骨韻都高。幾合蘇辛周姜爲一手。

其年賀新郎調填至一百三十餘首之多。每章俱於蒼莽中見骨力。精悍之色。不可逼視。第四韻尤能振拔。如北固外晴江夜走。其上有秦時明月。簾以外秋星作伴。皆是突接精神。更覺百倍。

賀新郎如席上呈芝麓先生。話到英雄方矢志。老鶴飛來傑傑。又一半疏星明滅。歸去焚書應學劍。愛風毛雨遍千山雪。益智粽。竟何益。筆勢亦如怒猊俊鶻。

賀新郎有洞穿七札。筆力橫絕者。如憶得危崖騰健鶴。咽秋燈夜半。歌山鬼。風乍刮。鬢成蝟。又此意儘佳。那易遂。學龍吟。屈煞牀頭鐵。風正吼。燭花裂。又醉倚江樓成一笑。總輸他。極角東村子。牛背上。笛聲起。又粗飯濁醪。吾事畢。傍東籬。且了黃花債。今古恨。漫興慨。又博望野。花紅染血。訴行藏。風裏休悲咤。恐又震。昆陽瓦。又繡嶺宮前。花似血。正秦川公子迷歸路。重酌酒。盡君語。此類皆得未曾有。真足驚心動魄。

其年贈何生鐵鐵。小字阿黑。鎮江人流寓泰州。精詩畫。工篆刻。賀新郎一篇。飛揚跋扈。不可羈縛。詞云。鐵汝前來者。曷不學雀刀龍笛。騰空而化。底事六州都鑄錯。辜負

陰陽爐冶氣上燭斗牛分野。小字又聞呼阿黑。詎王家處仲卿其亞。休放誕。人笞罵。蕭疏粉墨營邱畫。更雕鐫。漸臺威斗。鄴宮銅瓦。不值一錢疇惜汝。醉倚江樓。獨夜。月照到寄奴山下。故國十年歸不得。舊田園。總被寒潮打。思鄉淚。浩盈把。一味橫霸。亦足雄跨一時。

萬馬齊瘖蒲牢吼。此迦陵題珂雪詞語。然直似先生自品其詞。吾恐升六尙謙讓未遑也。其後疊云。耳熱杯闌無限感。目送塞鴻歸盡。又眼底羣公袞袞。其年胸中。不知吞幾許雲夢。下云。作達放顛無不可。勸臨淄且傳當筵粉。城柝沸。夜烏緊。悲極憤極。如聞其聲。

其年送王正子之襄陽賀新郎一闕。前疊云。立馬和君說到襄陽。爲予先問。隆中諸葛。往日英雄潮打盡。怪煞怒濤崩雪。今古恨。總多於髮。再問大堤諸女伴。白銅鞮。可有閒風月。誰彈向。楚天瑟。兩問奇絕。可謂目無一世。閑情之作。非其年所長。然振筆寫去。吐棄一切閨襜泛話。不求工而自工。才大者固

無所不可也。如桂殿秋云凝情低詠年時句。人在東風二月初。菩薩蠻彈琴云。促柱鼓瀟湘。風吹羅帶長。蝶戀花促坐云。猶自眉峯煙不定。避人奩內添宮餅。又跳索云。鬢絲扶定相思子。下云。對漾紅繩低復起。明月光中亂捲瀟湘水。匿笑佳人聲不止。檀奴小絆花陰裏。又圍爐云。小院綠熊鋪褥厚。玉梅花下交三九。下云。招入繡屏閒寫久。斜送橫波郎莫衣單否。袖裏任郎沾寶獸。雕龍手壓描鸞手。又潛來云。立久微聞輕歎息。春陰簾外天如墨。換巢鸞鳳云。飄盡楊花雨偏肥。摘來梅子春先瘦。石州慢夏閨云。起來慵繡。將泉戲瀉團荷。憐他葉嫩。纔如掌。珠滑不成圓。卻添人閒想。齊天樂紀夢云。迴腸千縷。總些個情懷。舊時言語。賀新郎和竹逸江村遇伎之作云。我有紅綃無窮淚。彈與多情灼灼。悔則悔當初輕諾。十載雲英還未嫁。訴傷心撥盡琵琶索。似此皆低回哀怨。情致纏綿。惟雲郎合疊詞。未免俚褻。

或問其年竹垞一時兩雄。不知置之宋人中。可匹誰氏。余曰。此不可相提並論也。陳朱才力極富。求之宋名家亦不多覩。而論其所造。則去宋賢甚遠。宋賢得其正。陳朱得其偏。宋賢得其精。陳朱得其粗。自詞有陳朱。而古意全失矣。

近人懼於陳朱之名。以爲國朝冠冕。不知陳朱不過偏至之詣。有志於古者。尙宜取法乎上。烏絲載酒。聊存之以備一體可也。乃知讀書不可無才。尤不可無識。善爲詞者。貴久而愈新。不妨俟知音於千載後。陳朱之詞。佳處一覽了然。不能根柢於風騷。局面雖大。規模終隘也。

二李詞絕相類。大約皆規模南宋。羽翼竹垞者。符曾較雅正。而才氣則分虎爲勝。符曾詞如好事近。秦淮燈船云。五十五船舊事。聽白頭人語。高陽臺。過拂水山莊。感事云。一篷東風。斜陽淡壓。荒煙踏莎行。金陵云。遊人休弔六朝春。百年中有傷心處。勝國之感。妙於淡處描寫。情味最永。

分虎釣船笛云。曾去釣江湖。腥浪黏天無際。淺岸平沙自好。算無如鄉里。從今只住鴨兒邊。遠或泛茗水。三十六陂秋到。宿萬荷花裏。別有感喟。於朱希真五篇外。自樹一幟。

萬紅友香膽詞。頗多別調。語欠雅馴。音律亦多不協處。與所著詞律。竟如出兩人手。真不可解。

白雨齋詞話卷第四

丹徒 陳廷焯 亦峯

厲樊榭詞幽香冷豔如萬花谷中雜以芳蘭在國朝詞人中可謂超然獨絕者矣論者謂其沐浴於白石梅溪徐紫珊語此亦反相之見大抵其年錫鬯太鴻三人負其才力皆欲於宋賢外別開天地而不知宋賢範圍必不可越陳朱固非正聲樊榭亦屬別調

樊榭詞拔幟於陳朱之外竊曲幽深自是高境然其幽深處在貌而不在骨絕非從楚騷來故色澤甚饒而沈厚之味終不足也

樊榭措詞最雅學者循是以求深厚則去姜史不遠矣

樊榭國香慢素蘭云月中何限怨念王孫草綠孤負空香冰絲初弄清夜應訴悲涼玉斲相思一點算除是連理唐昌閒階澹成夢白鳳梳翎寫影雲窗聲調清越是其本色亦是其所長

樊榭百字令。月夜過七里灘。云：萬籟生山，一星在水，鶴夢疑重續。擊音遙去，西巖漁父初宿。無一字不清俊。下云：林淨藏煙，峯危限月。帆影搖空綠。隨風飄蕩，白雲還臥深谷。鍊字鍊句，歸於純雅。此境亦未易到也。

余最。樊榭謁金門。七月既望湖上雨後作。云：凭畫檻，雨洗秋濃人淡。隔水殘霞明冉冉。小山三四點。艇子幾時同汎。待折荷花臨鑑。日日綠盤疏粉豔。西風無處減。中有怨情，意味便厚。否則無病呻吟，亦可不必。

樊榭玉漏遲。永康病中夜雨感懷。云：病與秋爭，葉葉碧梧聲顫。溼鼓山城暗數。更穿入溪雲千片。燈暈翦，似曾認我，茂陵心眼。此詞似周草窗，而騷情雅意，更覺過之。

樊榭亦精於造句。如齊天樂云：將花插帽，向第一峯頭，倚空長嘯。高陽臺云：祕翠分峯，凝花出土。憶舊遊云：遡溪流雲去，樹約風來，山翦秋眉。下云：又送蕭蕭響，盡平沙霜信。吹上僧衣。憑高一聲彈指。天地入斜暉。齊天樂秋聲云：微吟漸怯，訝籬豆花間，雨篩時節。獨自開門，滿庭都是月。念奴嬌云：起坐不離雲鳥外，倒影山無重數。柳寺

移陰葑田拖碧。花氣涼於雨。詩成猶未送蟬吟。破秋句。下云。月逗離聲前浦。結云。水
蕩搖曳煙路。桃源憶故人。螢云。殘月剛移桐屋。一箇牆陰綠。似此之類。自其外著者
觀之。居然一樂笑翁矣。

太倉諸王皆工詞。漢舒尤爲傑出。次則小山。小山工爲綺語。才不高而情勝。措語亦
自婉雅。無綺羅惡態。

小山詞。如病容扶起淡黃時。又燕子尋人巷口斜陽記不真。又一雙紅豆寄相思。遠
帆點點春江路。又畫屏離思遠。羅袖淚痕濃。又一雙燕子夕陽中。莫銜殘鬢影。吹向
落花風。又燈微屏背影。淚暗枕留痕。又小園春雨過。扶病問殘春。又眼波低翦篆絲
風。又一變愁思駐螺峯。皆情詞淒婉。晏歐之流亞也。

漢舒自是作手。惜其享年不永。未盡所長。其筆分甚高。如琵琶仙。秋日遊金陵黃氏
廢園云。秋士心情。況遇著客裏西風落葉。惆悵側帽行來。隔溪景清絕。沒半點空香
似夢。只幾簇野花誰折。莎雨寒幽。石煙荒淡。鶯蝶飛歇。試問取舊日繁華。有餅媪漿

翁尙能說。道是廿年彈指。竟風光全別。真不信尋常亭榭也。例逐滄桑棋劫。何怪宋苑陳宮。荒蝓弔月。感慨蒼茫。結四語尤妙。他手每每倒說。意味轉薄。

作詞貴於悲鬱中見忠厚。悲怨而激烈。其人非窮則天漢舒詞如浮生皆夢。可憐此夢偏惡。又云。看取西去斜陽也。如客意不肯多耽攔。沈痛迫烈。便成詞識。香雪所以不永年也。

閑情之作。竹垞幾於仙矣。文友則妖也。香雪居二者之間。讀香雪詞。去取不可不慎。如踏莎行云。落燈天似晚。秋寒病春人。臥銷魂處。又云。夢中尋夢幾時醒。小橋流水東風路。滿江紅云。拂砌風輕。鶯作態。穿簾雨細。花無恙。又云。鬪草心慵。垂手立。兜鞵夢好。低頭想。永叔倚闌無緒。更兜鞵淺俗語耳。似此則婉雅矣。又云。檻外紅新。花有信。鏡中黃淡。人微恙。又云。夢短易添清晝倦。書長慣費黃昏想。又云。架上牛衣。紅淚在。夢中鸞信。青天杳。又云。風榻茶煙。秋病思月。簾花氣。春愁料。此類皆麗而有則。正不必讓小長蘆。

香雪蘭陵王一闋。句句從對面寫來。直至結處云。這般情景。怎教我不念著。一筆叫醒。戛然而止。用筆亦有龍跳虎臥之奇。

陸南薌白蕉詞四卷。全祖南宋。自是雅音。但無宋人之深厚。不耐久諷也。

南薌賣花聲後疊云。昨夢碧峯疑。楚館叢祠。覺來心事阿誰知。三十六鱗遲寄與。空疊烏絲。此詞絕沈婉。真得南宋人消息。惜不多見。

板橋詞頗多握拳透爪之處。然卻有魄力。惜乎其未純也。若再加以浩瀚之氣。便可亞於迦陵。

板橋賀新郎。徐青藤草書云。半生未掛朝衫領。狠秋風青衿剝去。禿頭光頸。只有文章書畫筆。無古無今獨逞。并無復自家門徑。拔取金刀眉目割。破頭顱血迸。苔花冷。亦不是人間病。痛快之極。不免張眉努目。

板橋金陵十二首。瑕瑜互見。惟胭脂井一篇。用筆最勝。余獨愛其滿江紅二句云。碧葉傷心亡國柳。紅牆墮淚南朝廟。淒涼哀怨。爲金陵懷古佳句。

其年詞沈雄悲壯。是本來力量如此。又加以身世之感。故涉筆便作驚雷怒濤。所少者沈厚之致耳。板橋心餘未落筆時。先有意爲劉蔣金剛努目。正是力量歉處。板橋詩境頗高。間有與杜陵暗合處。詞則已落下乘矣。然畢竟尙有氣魄。尙可支持。心餘則力弱氣粗。竟有支撐不住之勢。後人爲詞學板橋不已。復學心餘。愈趨愈下。弊將何極耶。

江研南詞。取法南宋。頗有一二神解處。南籬所得在貌。研南所得在神。吾終不以貌易神也。

研南詞。如只有東風。依依分綠上楊柳。又柳影云。誤了閨人也。曾描出春前怨。宛雅幽怨。視少游碧山。幾於化矣。琢春詞在國朝不甚顯然。識者當相賞於風塵外也。

研南八聲甘州。久客揚州。追思湖上清游之樂。悽然有作云。記蘇堤芳草翠。輕柔柳絲。拂簾鉤。趁花風吹帽。扶藜買醉。正好清游。日落亂山銜紫。塔影挂中流。喚權穿波去。月滿船頭。不料嬉春散後。對白雲揖別。煙水都愁。數那家池閣。會嘯碧天秋。到而

今歸期未穩。夢六橋飛滿舊鳧鷗。更初轉。猛驚回處。卻在揚州。極寫清游之樂。便覺揚州俗塵可厭。煙花三月下揚州後。不可無此冷水澆背之作。

江賓谷詞。亦得南宋人遺意。雖未臻深厚。卻與淺俗者迥別。

研南學南宋。合者得其神理。賓谷學南宋。合者得其意趣。皆出陸南齋之右。而皆未能深厚。

張喆士當時頗以詩詞名。然其於詩太淺太薄。直似門外漢。詞則規模樂笑翁。間有合處。板橋詩勝於詞。四科則詞勝於詩。各取其長可也。

江橙里詞。清遠而蘊藉。沈沃田稱其劔鉢肝腎。磨濯心志。苦心孤詣。以爲詞。可謂難矣。然余觀練溪漁唱。句琢字鍊。歸於純雅。只是不能深厚。蓋知學南宋。而不得其本原。本原何在。沈鬱之謂也。不本諸風騷焉。得沈鬱國朝詞家。多犯此病。故驟覽之。居然姜史復生。深求之。皆姜史之糟粕。惟陳迦陵。吼熊啼。悍然不顧。雖非正聲。不得謂非豪傑士。

旭東玉漏遲云。似草春懷。又被東風吹徧。書劍天涯去後。何處覓試香庭院。簾半捲。怕聽杏梁雙燕。寄慨處。婉雅幽怨。頗近西麓。

旭東木蘭花慢。秋帆和樊榭結數語云。空懸離愁渺渺。任西風送客。自年年。畫出瀟湘數點。依稀沒入蒼煙。空濛寂歷。橙里自非樊榭匹。而此詞殊不減也。

史位存詞。寓纖穠於閒雅之中。流逸韻於楮墨之外。才力不逮陳朱。而雅麗紆徐。亦陳朱所不及。真陳朱勁敵也。

其年詞最雄麗。竹垞則清麗。樊榭則幽麗。璞函則穠麗。位存則雅麗。皆一代豔才。位存稍得其正。而才氣微減。

位存一萼紅桃花夫人廟云。楚江邊。舊苔痕。玉座靈跡。自何年。香冷虛壇。塵生寶曆。千秋難釋煩冤。指芳叢。飄殘清淚。爲一生顏色。悞嬋娟。恩怨前朝。興亡閒夢。回首淒然。似此傷心。能幾。歎詩人一例。輕薄流傳。雨颯雲昏。無言有恨。凭欄罷鼓神絃。更休題章臺何處。伴湘波。花木暗啼鵲。惆悵明璫翠羽。斷礎荒煙。清虛騷雅。用意忠厚。至

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適形其輕薄耳。

位存詞如團扇先秋生薄怨。小池風不斷。神似溫韋語。然非其中真有怨情。不能如此沈至。故知沈鬱二字不可強求也。

位存采桑子云。淚滴寒花。漸漸逢人說鬢華。悲感語說得和緩。便覺意味深長。南溪

詞云。舊識僧徒與酒徒。年來多半疏。亦無叫囂惡習。然尙遜此和緩。

位存臺城路云。登臨倦了。只一點愁心。尙留芳草。斗酒新豐。而今慚愧說年少。所詠亦淺顯在目。而措語卻深婉可諷。

位存滿江紅云。更不推辭花下酒。最難消受黃昏雨。此種語。自是衝口而出。卻非天人兼到者不能。

位存詞極淒婉。又極雅潔。短調如千蝶帳深縈夢苦。倦拈紅豆調鸚鵡。又十二金堂小闌干。偏沒箇留儂處。又說與今年小樓中。第一夜聽春雨。又蕭蕭瑟瑟到天明。蟋蟀聲中燈一點。又人去月痕消。皆極精妙。長調如晴色漸甦梅柳。風和雪忽又闌珊。

春情遠。千回萬轉。才肯到人間。又二十四橋邊。醉年時明月。又沾暮雨。只有楊花。繫歸心不關芳草。曲折哀婉。不必板學南宋。而意境亦勝。

任淡存詞。措語婉妙。味亦雋永。可謂位存之亞。遂侔之匹。朱雲翔字遂侔。元和人有。

蝶夢詞。同時張龍威。亦以詞名。然有枝而不物之弊。不及任朱也。

朱春橋。竹垞太史族孫也。其詞亦頗近秀水。而才力不逮。

過春山。湘雲遺稿二卷。徜徉山水。綿邈無際。其筆意之騷雅。別於位存。近於樊榭。吳竹嶼稱其詞如雪藕冰桃。沁人醉夢。百餘年來。此調不復見矣。

湘雲詞。每讀一過。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讀之既久。其味彌長。同時朱春橋。吳荀叔。朱秋潭。江聖言。汪對琴諸君。皆以詞名東南。然無出湘雲右者。

湘雲詞。如幾點萍香。鷗夢穩。柳棉吹盡。春波冷。又回首桃源仙路迴。一聲欸乃。川光冥。又數盡落花無語。黃昏雙燕還來。又香乍熱。簾微寒。魂銷似去年。又秋聲吹不盡。長笛月明中。又指點江山。斜陽一片下平楚。又雙槳趁潮平。載取江雲歸去。皆令人

尋味不盡。

湘雲詞如小雨啼花。深煙怨柳。又金盃生苔。漆燈無焰。又但山鬼吟秋。杜鵑啼雨。回首宮斜。白楊深夜語。此類皆淒警特絕。

湘雲倦尋芳。過廢園。見牡丹盛開有感云。絮迷蝶徑。苔上鶯簾。庭院愁滿。寂寞春光。還到玉闌干畔。怨綠空餘。清露泣。倦紅欲倩。東風瀧。聽枝頭有哀音淒楚。舊巢雙燕。漫竚立。瑤臺路。杳。月佩雲裳。已成消散。獨客天涯。心共粉香零亂。且盡花前今夕酒。洛陽春色。怱怱換。待重來。怕只有斷魂千片。及時勿失。自是有心人語。

湘雲西子妝後半闕云。佳期誤。落盡梅花。寂寞誰爲主。玉琴彈破碧天寒。問東風。鶴歸何處。重尋舊址。漫贏得蒼煙冷語。黯銷魂。入夜啼鵑更苦。清虛中亦復騷雅。湘雲所以爲高。

其年竹垞才力雄矣。而意境未厚。位存湘雲韻味長矣。而氣魄不大。詞之爲道。正未易言精也。

汪對琴琵琶仙金閨晚泊一章有議論有感慨有識力淵淵作金石聲可謂春華閣詞壓卷詞云斜日揚舲堞樓下一帶荒涼吳苑珠幌猶蔽何鄉秋空片雲卷風漸急橫塘乍渡便穿入虎山西崦野草低迷寒鴉下上渾是淒怨看胥口波面靈旗未輸爾鴟夷五湖遠無限亂山銜碧閃煙檣斜展排多少荒臺廢館只望中破楚門鍵料得遙夜鐘聲夢回難遣

吳竹嶼曇香閣詞如水木之清華雲嵐之秀潤高者亦湘雲流亞

竹嶼詞如一點相思誰與寄羅襟留得東風淚逼近小山又賣花聲云楊柳小灣頭煙水悠悠歸心空望白蘋洲只有春江知我意依舊東流情詞宛轉不求高而自合於古

竹嶼祝英臺近和王述庵蘋花水閣聽雨憶山中舊游云石玲瓏花掩匝池館翠陰密蘋末風來雨意正蕭瑟起數語淡淡布置點綴入妙下云夢裏寒山跳珠濺千尺亦甚超遠

風流婉雅。是竹嶼本色。吳中七子。璞函而外。固當首屈一指。

蔣心餘詞。氣粗力弱。每有支撐不來處。匪獨不及迦陵。亦去板橋甚遠。

銅絃詞。惟浮香舍小飲四章。廿八歲初度兩章。爲全集完善之作。雖不免於叫囂。精神卻團聚。意境又極沈痛。可以步武板橋。如云。越霰吳霜。箏背飽。奈年來。王事都靡。鹽藉竿木。尙能舞。又十載中鉤。吞不下。趁波濤。忍住喉間。鯁。嘔不出。漸成癭。激昂嗚咽。天地爲之變色。

趙璞函詞。措語穠至。用筆清虛。規模亦甚宏遠。可與竹垞樊榭並驅爭先。

璞函詞。穠豔是其本色。然能規撫古人。不離分寸。故雅而不晦。麗而有則。視國初名家。正不多讓。

璞函臺城路。張麗華祠云。壁樹飛蟬。袿裳化蝶。欲問故宮無路。殘鐘幾度。只遺曲猶傳。隔江商女。回首雷塘。暮鴉啼更苦。音調悽惋。措辭大雅。所謂麗而有則。又桃葉渡云。前調烏衣巷口。斜陽冷。尋常更無飛燕。又云。明月多情。素光猶似照團扇。淡淡著

筆情味自饒。此詞後半闕牽入邪思不免佛薄。又詠蘆花云。淒涼犯西風乍捲。便鷗鷺飛來不見。又云。幾度思持贈。回首天涯。白雲空翦。又秋柳云。臺城路長亭古道。莫更問當時。燕昏鶯曉。又秋草云。前調不見王孫。夕陽空記舊行蹟。又云。塞北秋深。江南日暮。一帶傷心寒碧。憑高望極。又斷雨零煙。幾重遮隔。獨立蒼茫。舊袍青淚溼。均於淒感中見筆力。規模南宋。似又勝於張仲舉。

璞函河傳云。東風日暮雨瀟瀟。魂銷人歸紅板橋。又云。酒初醒。夢將成。愁聽紗窗啼曉鶯。淒秀之詞。味亦深永。似五代人手筆。

璞函豔詞。情最深。味最濃。筆力卻絕逾。與竹垞分道揚鑣。各有千古。

豔詞至竹垞。仙骨珊珊。正如姑射神人。無一點人間煙火氣。璞函則如麗娟玉環一流人物。偶墮人間。亦非凡豔。此兩家豔詞之別也。

璞函憶少年云。重尋已無路。吠雲中仙犬。又云。幾點春山橫遠岸。也難比翠眉痕淺。東風落紅豆。悵相思空徧。仙乎仙乎。絕非凡豔。又霓裳中序第一云。憑高望極。但暮

雲芳草凝碧。人何處。瑤華信杳。迢遞亂山驛。又云。越羅紅淚拭。道別後。休思此夕。今應是梨花門掩。燕子伴岑寂。思深意苦。筆致迴與人殊。

贈妓之詞。亦以雅爲貴。余最愛璞函綺羅香云。渾已換款柳心情。猶未減咒桃眉嫵。又云。選堦窗邊。可憶斷魂柔路。縱尊前不鼓琵琶。算青衫也無乾處。淋漓曲折。一往情深。較古人贈妓之作。高出數倍。

璞函祝英臺近八章。遣詞閒雅。用筆沈至。豔詞中運以絕大筆力。真千年絕調也。竹垞洞仙歌後。又闢一境矣。

璞函而後。作者日盛。而愈趨愈下。芝田朱澤生晴波。鄭澗蠡槎林蕃鍾費漁。沈起鳳間有可觀。餘則競尙新聲。務窮纖巧。幾忘卻此中甘苦。惟毗陵二張。溯厥本源。獨求風騷門徑。不必學南宋。而意境自合。詞之不減者。二張力也。

費漁鬪溪梅令云。小塹山下。水溶溶。記相逢。欲採蘋花。可惜過東風。午橋煙雨濃。不如歸去。夢簾櫳。小樓東。留得欄杆一半月。明中夜。涼花影重。此詞絕婉麗。得南唐二

主之遺。又謁金門云。夢裏玉人樓遠近。燕歸花氣冷。亦逼近五代。不襲南宋人陳迹。蠡槎玉樓春云。今宵有酒爲君斟。明日畫橋春共遠。語婉情深。令人心醉。若酣酣子之雲破窮陰。纖月逗。會須重醉當壚酒。調蝶戀花。秋日湖上作。則一片傷心。溢於言外矣。西泠酒民有酣酣詞鈔一卷。

黃仲則竹眠詞。鄙俚淺俗。不類其詩。詞選附錄一首。尙見作意。餘無足觀矣。張皋文詞選一編。掃靡曼之浮音。接風騷之真脈。附錄一卷。簡擇尤精。洵有如鄭掄元所云。後之選者。必不遺此數章。具冠古之識者。亦何嫌自負哉。

皋文水調歌頭五章。旣沈鬱。又疏快。最是高境。陳朱雖工詞。究會到此地步否。不得以其非專門名家少之。如首章云。難道春花開落。又是春風來去。便了卻韶華。花外春來路。芳草不會遮。次章云。招手海邊鷗鳥。看我胸中雲夢。蒂芥近如何。楚越等閒耳。肝膽有風波。三章云。珠簾捲春曉。胡蝶忽飛來。遊絲飛絮無緒。亂點碧雲釵。腸斷江南春思。黏著天涯殘夢。賸有首重回。銀蒜且深押。疏影任徘徊。羅帷卷。明月入。似

人開一尊屬月起舞。流影入誰懷。迎得一鉤月到。送得三更月去。鶯燕不相猜。但莫
凭闌久。風露溼蒼苔。四章云。今日非昨日。明日復何如。嗚來真悔何事。不讀十年書。
爲問東風吹老幾度。楓江蘭徑。千里轉平蕪。寂寞斜陽外。渺渺正愁余。千古意。君知
否。只斯須。名山料理身後。也算古人愚。一夜庭前綠遍。三月雨中紅透。天地入吾廬。
容易衆芳歇。莫聽子規呼。五章云。長鑱白木柄。斲破一庭寒。三枝兩枝生綠。位置小
窗前。要使花顏四面。和著草心千朵。向我十分妍。何必蘭與菊。生意總欣然。曉來風
夜來雨。晚來煙。是他釀就春色。又斷送流年。便欲誅茆江上。只怕空林衰草。憔悴不
堪憐。歌罷且更酌。與子透花間。熱腸鬱思。若斷仍連。全自風騷變出。
張翰風詞。飛行絕迹。不逮皋文。而宛轉纏綿處。時復過之。真皋文伯仲也。余最愛其
菩薩蠻云。橫塘日日風吹雨。隔簾卻望江南路。胡蝶慣輕盈。風前魂屢驚。闌干人似
玉。黛影分窗綠。斜日照屏山。相思羅袖寒。真不減飛卿語。又碧藕折蓮絲。夢輕君未
知。亦極淒麗。

萬事萬理有盛必有衰。而於極衰之時。又必有一二人焉。扶持之使不滅。詞盛於宋。亡於明。國初諸老。具復古之才。惜於本原所在。未能窮究。乾嘉以還。日就衰靡。安所底止。二張出而溯其源流。辨別真僞。至蒿庵而規模大定。而詞賴以存矣。盛衰之感。殊係人思。獨詞也乎哉。

左仲甫詞。逸情雲上。愈唱愈高。如南浦夜尋琵琶亭云。何處離聲刮起。撥琵琶千載。賸空亭。是江湖倦客。飄零商婦。於此盪精靈。下云。我是無家張儉。萬里走江城。一例蒼茫弔古。向荻花楓葉。又傷心。只琵琶響斷。魚龍寂寞。不會醒。極沈鬱。又極跳盪。又浪淘沙。裏花片。投涪江歌。以送之。下半闕云。鄉夢不會休。惹甚閒愁。忠州過了。又涪州。擲與巴江流。到海。切莫回頭。精警奇肆。言外有無窮幽怨。

惲子居阮郎歸畫蝴蝶六首。俱見新意。余尤愛其次章云。少年白騎放驕憨。踏青三月三。歸來未到捉紅蠶。化蛾真不甘。江橘葉一分。含那防仙嫗。探雙雙。鳳子出花龕。繭兒風太酣。哀感頑豔。古今絕唱。又三章云。輕須薄翼不禁風。教花扶著儂。一枝又

逐月痕空。都來幾日中。曾有伴。去無蹤。闌前種豆紅。蜜官隊裏且從容。問心同不同。情深意遠。不襲溫韋姜史之貌。而與之化矣。

李申耆菩薩蠻云。複袖錦鴛鴦。經年繡一雙。卽屈子好修。以爲常意。又不爲見時難。忍扶羅袖看。何其淒怨。又花氣泛紅螺。橫飛出繭蛾。冷豔幽香。奇情異采。又不覺月痕西下。簾霜滿衣。傷所遇之不偶也。此類真可繼武飛卿。

金應城賀新涼詠螢云。風雨黃昏。庭院黑。照沈沈。蜨夢渾無迹。下半闋云。景華宮裏音塵絕。悵秋風。洛陽古樹。青燐堆血。白鳥如雷。羞難盡。慘慘陰陵妖碧。又恐到清霜時節。小扇輕羅。無人惜。更銀屏翠幙。深深隔。笑熠燿。近牆隙。寄託甚深。漢苑飄苔而後。又成絕響矣。

金朗甫學於皋文。詞選附錄七首。意遠態濃。婉而多諷。相見歡三章。尤爲絕唱。

鄭掄元字橋詞。思深意苦。深得中仙之妙。如綠意殘荷云。眼底紅芳嫁盡。但枯葦歷亂。堪訴愁苦。卷向熏風。坼向西風。消受斜陽無數。曉來清露。憐儂甚。正無奈。盤心非

故只看他鉛淚難收。灑向一池煙雨。直是碧山化境。得之於詞學衰微之候。益令我嗟歎不已。

掄元高陽臺柳云。平蕪一片斜陽影。問韶光何處勾留。下云。儂心化作天涯絮。怕重來錯認簾鉤。便拌他過了殘春。又是殘秋。又前調秋海棠云。江南昨夜霜華滿。算蕭蕭蕭蘭徑。都付芳塵。倚盡雕闌。殷勤誰伴黃昏。斷腸賸得娉婷影。斂嬌紅欲上羅裙。又甘州云。悵夫容已老。西風不管。獨自沈吟。可惜斷紅雙臉。只是淚痕深。下云。看亭皋落葉。片片是秋心。怕天涯幾經搖落。向雪關風渡。更難禁。哀怨纏綿。碧山之深厚。玉田之清雅。兩得之矣。

吳穀人古詩駢文。皆未臻高境。轉不若試帖律賦之工。惟詞則清和雅正。秀色有餘。出古詩駢文之右。

詞欲雅而正。故國初自秀水後。大半效法南宋。而得其形似。穀人先生天生一枝大雅之筆。益以才藻。合者可亞於樊榭。微嫌才氣稍遜。

穀人詞如月華清後半云。不怨美人遲暮。怨水遠山遙。夢來都阻。翠被香消。莫話青鴛前度。賸醉魂一片迷離。繞不了天涯紅樹。誰語正高樓橫笛。數聲清苦。此類亦居然草窗矣。

金匱二楊。蓉裳荔裳。工爲綺語。高者亦不過吳茵次徐電發之亞。不足語於大雅。楊伯夔當時盛負詞名。與吳江郭祥伯。仿表聖詩品例。撰詞品二十四則。傳播藝林。然兩君於詞。皆屬最下乘。匪獨不及陳朱。亦去董文友王小山遠甚。而世顧津津稱之。何也。

頻伽詞尤多惡劣語。如小桃如綺。命短東風裏。又昔日結如心。今日心如結。心裏重重疊疊愁。愁裏山重疊。又那家那家在天涯。雨又斜。雲又遮。聽也聽也。聽不到一曲琵琶。又丁字簾前。有個丁娘。淒斷之類。似又出二楊之下。

頻伽豔體。惟憶少年結句云。當時已依約。況夢中尋路。頗似竹垞手筆。集中不可多得。又好事近云。猶認墮釵聲響。卻梧桐葉落。措語甚雅。亦頻伽詞中罕見者。

白雨齋詞話卷第五

丹徒 陳廷焯 亦峯

洪稚存經術湛深而詩多魔道詞稍勝於詩然亦不成氣候

孫子瀟袁蘭村輩爲詞全不講究氣格只求敷衍門面而已並有門面亦敷衍不來處

蔣鹿潭水雲樓詞二卷深得南宋之妙於諸家中尤近樂笑翁竹垞自謂學玉田恐去鹿潭尙隔一層也

詞至國初而盛至毗陵而後精近時詞人莊中白隻乎不可尙已譚氏仲修亦駸駸與古爲化鹿潭稍遜皋文莊譚之古厚而才氣甚雄亦鐵中錚錚者

鹿潭詞如東風第一枝云雲影薄畫簾乍捲山意冷瘦筇又嬾木蘭花慢云雲埋蔣山自碧打空城只有夜潮來又前調云蘆邊夜潮驟起暈波心月影盪江圓又云看莽莽南徐蒼蒼北固如此山川鈎連無鐵鎖任排空檣櫓自回旋寂寞魚龍睡穩傷

心付與秋煙。又甘州云。避地依然滄海。險夢逐潮還。一樣貂裘冷。不似長安。又云。引吳鉤不語。酒罷玉犀寒。總休問。杜鵑橋上。有梅花。且向醉中看。南雲暗。任征鴻去。莫倚闌干。壽樓春云。但疏雨空階。蕭蕭半山黃葉聲。鷓鴣天云。屏間山壓眉。心翠鏡裏。波生鬢角秋。淒涼犯云。疏燈暈結。覺霜逼。簾衣自裂。又云。窗鳴敗紙。尙驚疑打篷乾雪。悄護銅瓶。怕寒重。梅花暗折。卻開門。樹影滿地壓凍月。唐多令云。哀角起重關。霜深楚水寒。背西風。歸雁聲酸。一片石頭城上月。渾怕照。舊江山。齊天樂云。海氣浮山。江聲擁樹。閃閃燈紅。蕭寺高談未已。任夜鵲驚枝。睡蛟吟水。笑指天東。一丸霜月盪潮尾。又云。啼鵲萬里。怕化作秋聲。醉魂驚起。涼露沈沈。斷鴻悲暗葦。似此皆精警雄秀。造句之妙。不減樂笑翁。

鹿潭深於樂笑翁。故措語多清警。最豁人目。集中謁金門。人未起一章。甘州。又東風喚醒一分春。一章兩篇。情味尤深永。乃真得玉田神理。又不僅在皮相也。

鹿潭謁金門云。人未起。銅影暗移窗紙。隔夜酒香添睡美。鵲聲春夢裏。妝罷小屏獨

倚風定。花到地。欲拾斷紅。憐素指。捲簾呼燕子。婉雅淒怨。尋味不盡。
鹿潭窮愁潦倒。抑鬱以終。悲憤慷慨。一發於詞。如卜算子云。燕子不會來。小院陰陰
雨。一角闌干聚落花。此是春歸處。彈淚別東風。把酒澆飛絮。化了浮萍也。是愁。莫向
天涯去。何其淒怨若此。

鹿潭臺城路。金麗生自金陵圍城出爲述沙州避雨光景感賦此解時畫角咽秋燈
燄慘綠。如有鬼聲在紙上也。云。驚飛燕子魂無定。荒洲墜如殘葉。樹影疑人。鴉聲幻
鬼。欹側春冰途滑。頽雲萬疊。又雨擊寒沙。亂鳴金鐵。似引宵程。隔谿燐火乍明滅。江
間奔浪怒湧。斷加時隱隱。相和嗚咽。野渡舟危。空村草溼。一飯蘆中淒絕。孤城霧結。
賸繒網離鴻。怨嘯昏月。險夢愁題。杜鵑枝上血。狀景逼真。有聲有色。因思迦陵賀新
郎作家書竟題范龍仙書齋壁上蘆雁圖云。漏悄裁書罷。逸廊行。偶然瞥見。壁間古
畫。一派蘆花江岸上。白雁濛濛欲下。有立且飛而鳴者。萬里重關歸夢杳。拍寒汀絮
盡傷心話。捱不了。淒涼夜。城頭戍鼓剛三打。正四壁人聲都靜。月華如瀉。再向丹青

移燭認水墨陰陰入化。恍嘹唳枕稜窗罅。曾在孤舟逢此景。便畫圖相對心猶怕。君莫向高齋掛繪聲。繪影字字陰森綠。人毛髮真乃筆端有鬼。然同一設色。而陳自縱橫。蔣多蕭噉言爲心聲。蔣所遇之窮。又不逮陳遠矣。

仁和黃樸存眠鷗集詞。亦沐浴於南宋諸家。而未能深厚。格調亦嫌平。合者亦不過穀人流亞。如臺城路歸燕云。蓼渚捐紅。蘆塘掠雪。秋思渾生南浦。又浪淘沙魚舟云。短篷唱涼州。驚起沙鷗。浪花圓處釣絲柔。簑笠不辭江上老。雲水悠悠。聲調清朗。氣息和雅。自是越中一派。

仁和譚獻。字仲修。著有復堂詞。品骨甚高。源委悉達。窺其胸中眼中。下筆時匪獨不屑爲陳朱。儘有不甘爲夢窗玉田處。所傳雖不多。目是高境。余嘗謂近時詞人。莊中白尙矣。蔑以加矣。次則譚仲修。鹿潭雖工詞。尙未升風騷之堂也。

仲修蝶戀花六章。美人香草。寓意甚遠。首章云。樓外啼鶯依碧樹。一片天風。吹折柔條去。玉枕醒來追夢語。中門便是長亭路。淒警特絕。下云。慘綠衣裳年幾許。爭禁風

日爭禁雨。幽愁憂思。極哀怨之致。次章云。下馬門前人似玉。一聽斑駁。便倚闌干曲。結云。語在修眉成在目。無端紅淚雙雙落。真有無可奈何之處。眉語目成四字。不免熟俗。此偏運用淒警。抒寫憂思。自不同泛常豔語。三章云。一握鬢雲梳復裏。半庭殘日。恩恩過。卽屈子好修之意。而語更深婉。四章云。帳裏迷離香似霧。不燼爐灰。酒醒聞餘語。連理枝頭。儂與汝。千花百草從渠許。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有此沈著。無此微至。下云。蓮子青青心獨苦。一唱將離。日日風兼雨。豆蔻香殘楊柳暮。當時人面無尋處。淒婉芊綿。不懈而及於古。五章云。庭院深深人悄悄。埋怨鸚哥。錯報韋郎到。壓鬢釵梁金鳳小。低頭只是閒煩惱。傳神絕妙。下云。花發江南年正少。紅袖高樓。爭抵還鄉好。遮斷行人西去道。輕軀願化車前草。沈痛已極。真所謂情到海枯石爛時也。六章云。玉頰妝臺人道瘦。一日風塵。一日同禁受。獨掩疏櫺如病酒。捲簾又是黃昏後。沈至語。殊覺哀而不傷。怨而不怒。下云。六曲屏前攜素手。戲說分襟。真遣分襟驟。書札平安知信否。夢中顏色渾非舊。相思刻骨。寤寐潛通。頓挫沈鬱。可以泣鬼神。

矣。

仲修青門引云。人去闌干靜。楊柳晚風初定。芳春此後莫重來。一分春少。減卻一分病。透過一層說。更深卽相見。爭如不見意。下云。離亭薄酒終須醒。落日羅衣冷。繞樓幾曲流水。不會留得桃花影。此詞淒婉而深厚。純乎騷雅。又昭君怨云。煙雨江樓春盡。盼斷歸人音信。依舊畫堂空。捲簾風。約略薰香閒坐。遙憶翠眉深鎖。鬢影忍重看。再來難。深婉沈篤。亦不減韋語。

仲修蘇幕遮云。綠窗前。紅燭低。小撥檀槽。月盪涼煙碎。夜靜銜杯風細。細吹上羅襟。仍是相思淚。病誰深。春似醉。陌上桃花。門內先憔悴。夢到高樓星欲墜。零露無聲。冷入空閨裏。低回哀怨。此種境界。固非淺見所能知。

燕飛偏是落花時。此仲修臨江仙詞語也。觀此七字。是何等沈鬱。

仲修臨江仙云。江南紅豆一枝枝。江南人面。眼底是相思。思路幽絕。又前調和子珍云。芭蕉不展丁香結。恩恩過了春三。羅衣花下倚嬌憨。玉人吹笛。眼底是江南。最是

酒闌人散後。疏風拂面微酣。樹猶如此。我何堪。離亭楊柳涼。月照粼粼。厚意稍遜前章。而語極清雋。琅琅可諷。玉人吹笛二語。尤爲警絕。

仲修浣溪紗云。昨夜星辰昨夜風。玉窗深鎖五更鐘。枕函香夢太恩恩。畫閣焚香煙縹緲。闌干擡笛月朦朧。碧桃花下一相逢。通首虛處傳神。結語輕輕一擊。妙甚。

仲修清平樂云。東風吹徧。穉柳垂清淺。雲樹朦朧千里遠。望見高樓不見。樓前塞雁飛還。愁邊多少江山。忍把棉衣換了。玉梅花下春寒。逼近五代人手筆。

仲修賀新郎云。春衫裁翦渾拋了。盼長亭行人不見。飛雲縹緲。一紙音書和淚讀。卻恨眼昏字小。見說是天涯春到。夢倚房櫺通一顧。奈醒來各自閒煩惱。知兩地。怨啼鳥。淒涼怨慕。深於周秦。不同貌似者。

仲修小詞絕精。長調稍遜。蓋於碧山深處。尙少一番涵詠功也。

仲修之言曰。吾少志比興。未盡於詩。而盡於詞。又曰。吾所知者比已耳。興則未逮。河中之水。吾詎能識所謂哉。卽其詞以證其言。亦殊非欺人語。莊中白敘復堂詞云。仲

修年近三十。大江以南。兵甲未息。仲修不一見其所長。而家國身世之感。未能或釋。觸物有懷。蓋風人之旨也。世之狂呼叫囂者。且不知仲修之詩。烏能知仲修之詞哉。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吾竊願君爲之而蘄至於興也。蓋有合風人之旨。已是難能可貴。至蘄至於興。則與風人化矣。自唐迄今。不多覯也。求之近人。其惟莊中白乎。

吾鄉莊棫。一名忠棫。字希祖。號中白。吾父之從母弟也。著有蒿庵詞。窮源竟委。根柢槃深。而世人知之者少。余觀其詞。匪獨一代之冠。實能超越三唐兩宋。與風騷漢樂府相表裏。自有詞人以來。罕見其匹。而究其得力處。則發源於國風小雅。胎息於淮海大晟。而寢饋於碧山也。

千古詞宗。溫韋發其源。周秦竟其緒。白石碧山。各出機杼。以開來學。嗣是六百餘年。鮮有知者。得茗柯一發其旨。而斯詣不滅。特其識解雖超。尙未能盡窮底蘊。然則復古之功。興於茗柯。必也成於蒿庵乎。

中白病歿時。年甫半百。生平與余覲面。不過數次。晤時必談論竟夕。余出舊作與觀。

語余曰：子於此道，可以窮極高妙。然倉卒不能臻斯境也。又曰：子知清真白石矣。未知碧山也。悟得碧山，而後可以窮極高妙。此言在中白病歿之前一年。余初不知其言之懇至也。十餘年來，潛心於碧山，較曩時所作，境地迥別，識力亦開。乃悟先生之言，嘉惠不淺。思以近作就正於先生，而九原已不可作。特記其言如此。

中白先生敍復堂詞有云：夫義可相附，義卽不深。喻可專指，喻卽不廣。託志帷房，瞻懷君國。溫韋以下，有迹可尋。然而自宋及今，幾九百載，少游美成而外，合者鮮矣。又或用意太深，辭爲義掩，雖多比興之旨，未發縹緲之音。近世作者，竹垞擷其華而未芟其蕪，茗柯泝其原而未竟其委。又曰：自古詞章，皆關比興。斯義不明，體製遂舛。狂呼叫囂，以爲慷慨。矯其弊者，流爲平庸。風詩之義，亦云渺矣。先生此論，實具冠古之識，並非大言欺人。

李子薪慎傳嘗語余云：莊希祖詞窮極高深，竟難於位置。卽置之清真白石間，尙非其駐足處。此真知蒿庵甘苦，彼囿於流俗之見者，必以其言爲不倫矣。

蒿庵蝶戀花四章。所謂託志帷房。睠懷身世者。首章云。城上斜陽依綠樹。門外斑駁。過了偏相顧。玉勒珠鞭何處住。回頭不覺天將暮。回頭七字。感慨無限。下云。風裏餘花都散去。不省分開。何日能重遇。凝睇窺君君莫誤。幾多心事從君訴。聲情酸楚。卻又哀而不傷。次章云。百丈游絲牽別院。行到門前。忽見韋郎面。欲待回身釵乍顫。近前卻喜無人見。心事曲折傳出。下云。握手恩恩難久戀。還怕人知。但弄團團扇。強得分開心暗戰。歸時莫把朱顏變。韜光匿采。憂讒畏譏。可爲三歎。三章云。綠樹陰陰晴晝午。過了殘春。紅萼誰爲主。宛轉花旛勤擁護。簾前錯喚金鸚鵡。詞殊怨慕。次章蓋言所謀有可成之機。此則傷所遇之卒不合也。故下云。回首行雲迷洞戶。不道今朝。還比前朝苦。悲怨已極。結云。百草千花羞看取。相思只有儂和汝。怨慕之深。卻又深信而不疑。想其中或有讒人間之。故無怨當局之語。然非深於風騷者。不能如此忠厚。四章云。殘夢初回新睡足。忽被東風。以上橫江曲。寄語歸期。休暗卜。歸來夢亦難重續。決然舍去。中有怨情。故纔欲說。便咽住。下云。隱約遙峯窗外綠。不許臨行。私語

頻相屬。過眼芳華真太促。從今望斷橫波目。天長地久之恨。海枯石爛之情。不難得其纏綿沈著。而難其溫厚和平。

蒿庵買陂塘云。問西風數行新雁。故人今向何許。銜來音信從誰至。宛轉似將人語。休輕顧。便拆得封時都是傷心句。此情最苦。賸涼月三更。盈盈血淚。化作杜鵑去。空階外。往日佳期已誤。淒涼說與遲暮。清商一曲原蕭爽。消受幾多霜露。情莫訴。休再望南天渺渺。衡陽浦。錦箋附與。回首絳雲飛。傷心只在。一點相思處。騷情雅意。詞品超絕。其年竹垞才氣雖高。此境卻未夢見。結句相字。不協於律。然於本原殊無傷也。蒿庵八六子云。菴重城淒淒風雨。都來伴我孤征。漸濕霧淒迷不斷。薄寒料峭還生。秋心暗驚。沈沈不放新晴。倚檻慵開鸞鏡。臨流罷撫銀箏。漫忘卻他鄉。茱萸節近。黃花放後。白衣人遠。但見拍水沙鳧野渡。寥天雲雁煙汀。黯銷凝。恩恩又聽櫓聲。此則變化於少游美成碧山。而更高出數倍者。此詞與碧山一篇格調近似。而用意各別。與板襲者不同。

蒿庵相見歡云。春愁直上遙山。繡簾閒。贏得娥眉宮樣。月兒彎。雲和雨。煙和霧。一般般。可恨紅塵遮得。斷人間。次章云。深林幾處啼鶉。夢如煙。直到夢難尋處。倍纏綿。蝶自舞。鶯自語。總淒然。明月空庭如水。對華年。二詞用意用筆。超越古今。能將騷雅真消息。吸入筆端。更不可以時代限也。

蒿庵瑞鶴仙云。玳梁幾許。問海燕芳蹤。可住。看紅襟飄瞥。重到畫屏。漫把人誤。又云。苦憶年年遠道。水驛山程。空怨零雨。鶯聲暗訴。催春至。共誰語。怕高樓去後。花枝滿眼。東風吹向繡戶。更青青柳色。陌上費人凝竚。又垂楊云。睨睨流鶯。依稀似欲迎人語。儂心縱使從君訴。奈飛燕雕梁。嬌妒。傍長堤。一碧無情。任玉驄嘶去。又云。淒楚連宵。苦雨。竟沾水漬泥。不堪重顧。此類皆含無限情事。鬱之至。厚之至。似又深於碧山詞。至是可以興。可以怨矣。

蒿庵菩薩蠻諸詞。全祖飛卿而去。其穠麗之態。略帶本色。境地甚高。如人人都說江南好。今生只合江南老。水調怨揚州。月明花滿樓。又懶起學濃妝。偷閒繡鳳凰。又輕

雲簾乍捲。香霧羅帷掩。記得嫁王昌。盈盈出畫堂。又茶蘼開後。羣芳歇。綠陰滿院聽鶉鳩。窗外老鶯聲。都教和淚聽。又人在木蘭雙。春波度遠江。又郎意若爲尋。妾愁江水深。又樓頭花事急。金雁無消息。怎得晚春時。薄情郎早歸。又簾外幾番風。香閨夢正濃。和平溫厚。感人自深。溫韋後一千年來。此調久不彈矣。不謂於蒿庵見之。豈非快事。

蒿庵念奴嬌後半闕云。幾回遠寄鸞牋。深藏懷袖。字字愁磨滅。欲待將書重一讀。讀又柔腸千折。便得常留也。難相比。攜手重親接。不知今夜。夢魂可化蝴蝶。怨慕之詞。低回往復。結二句從無可奈何中。作此癡想。不作訣絕語。自是溫厚。

蒿庵詞有不知其用意所在。而不得謂之無因者。如浪淘沙云。舊事漫嗟呀。鏡影窗紗。音書字字記無差。說不盡時拋卻去。流水天涯。又夢江南云。紅袖滿樓招不見。橋邊楊柳細如絲。春雨杏花時。不知其所指。正令人尋味不盡。

蒿庵真珠簾云。驀地喜相尋。見白雲自遠。煙草滿川。梅雨後。只腸斷江南何限。意味

甚深亦不知其所指。

蒿庵更漏子云。玉樓寒。芳草碧。門外馬嘶人跡。牽繡幙。拂銀屏。風來夜不扃。應念我。偏相左。魚鑰重門深鎖。書不寄。夢無憑。窗紗一點燈。自是脫胎於飛卿。而意味又自不同。

蒿庵鳳凰臺上憶吹簫云。瓜渚煙消。蕪城月冷。何年重與清遊。對妝臺明鏡。欲說還羞。多少東風過了。雲縹緲。何處句留。都非舊。君還記否。吹夢西洲。悠悠芳辰轉眼。誰料到而今。盡日樓頭。念渡江人遠。儂更添憂。天際音書久斷。還望斷。天際歸舟。春回也。怎能教人忘了閒愁。純是變化風騷。溫韋幾非所屑就。尙何有於姜史。

蒿庵醜奴兒慢云。飛來燕燕。驚破綠窗殘夢。看多少。花昏柳暝。雲暗煙濃。望帝春心。枝頭曾否解啼紅。闌干曲曲。柔絲細細。愁殺游蜂。長記那時。成蹊桃李。一樣鮮穠。到此際。風風雨雨。誰寫春容。迢遞仙源。何人尋約到山中。蛾眉休說。入門時候。妒恨偏工。此感士不遇也。結更深一層說。骨高味古。幾欲突過中仙。

蒿庵青門引云。夢裏流鶯。喚起春人都倦。研箋莫漫去題紅。雨絲風片。簾幕晚陰卷。碧雲冉冉遙山展。去也無人管。便尋畫篋螺黛。可堪路隔天涯遠。怨深愁重。欲言難言。極沈鬱之致。

寶函鈿雀金泥鳳。釵梁欹側。雲鬢重。莫遣夢兒酣。江南春色闌。音書金雁斷。芳草芙蓉岸。當戶理機絲。年年戰士衣。此蒿庵菩薩蠻詞也。意亦有所刺。而筆墨又別。正不必襲溫韋陳迹。

蒿庵踏莎行結句云。尊中餘瀝。且休揮。明朝簾外迷紅雨。淒警絕倫。不同凡豔。蒿庵詞有看似平常。而寄興深遠。耐人十日思者。如定風波云。爲有書來與我期。便從蘭杜。互相思。昨夜蝶衣剛入夢。珍重。東風要到送春時。三月正當三十日。占得春芳。畢竟共春歸。只有成陰并結子。都是。而今但願著花遲。暗含情事。非細味不見。蒿庵詞一卷。所傳不過四十闕。其一生所作。必不止於此。余友李子薪。嘗欲得其全稿。以付梓。余求之兩年。竟不能得。今其家住泰州之東鄉。一子又故。身後蕭條。遺稿

不知尙存否。讀其詞。思其人。悲其遇。爲之於邑者累日。

近世文人學士。略諳吟詠。輒哀然成集。尙未能涉獵藩籬。便思欲質諸後世。亦多見其不自量矣。彼若知有蒿庵詞。定當汗流浹背。

蒿庵詞名不顯。匪獨不及陳朱諸公。亦不逮楊荔裳郭頻伽輩。猶爭傳於一時也。然世無不顯之寶。文人學業。特患其不精。不患其無知己。曲高和寡。於我奚病焉。仲修序蒿庵詞云。夫神之所宰。機之所抽。心之所游。境之所構。身之所接。力之所窮。孰能無所可寄哉。縱焉而已逝。蕩焉而已紛。魚寄於水。鳥寄於木。人心寄於言。風雲寄於天。凡夫寄於榮利。莊棫寄於詞。填詞原於樂。閨中之思乎。靈均之遺則乎。動於哀愉而不能已乎。小子學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沱潛洋洋。岷嶓峨峨。汎彼柏舟。容與逍遙。爲鶴鳴。爲沔水。爲園有桃。爲匏有苦葉。吾知之矣。吾知之其詩也。數語洞悉深處。蓋人不能無所感。感不能無所寄。知有所寄。而後可讀蒿庵詞。近人爲詞。習綺語者。託言溫韋。衍游詞者。貌爲姜史。揚湖海者。倚於蘇辛。近今之弊。

實六百餘年來之通病也。余初爲倚聲，亦蹈此習。自丙子年，與希祖先生遇後，舊作一概付丙。所存不過己卯後數十闕。大旨歸於忠厚，不敢有背風騷之旨。過此以往，精益求精，思欲鼓吹蒿庵，共成茗柯復古之志。蒿庵有知，當亦心許。

閑情之作，雖屬詞中下乘，然亦不易工。蓋摹色繪聲，礙難著筆。第言姚冶，易近纖佻。兼寫幽貞，又病迂腐。然則何爲而可？曰：根柢於風騷，涵泳於溫韋，以之作正聲，也可以之作豔體，亦無不可。古人詞如毛熙震之暗思閑夢，何處逐雲行；晏元獻之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林和靖之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晏山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又當時明月在，曾照綵雲歸；又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賸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又春思重，曉妝遲，尋思殘夢時；歐陽公之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絲爭亂；秦少游之欲見迴腸斷，續薰爐小篆香；賀方回之初未試愁，那是淚，每渾疑夢奈餘香，無名氏之爲君惆悵，何獨是黃昏湯義仍之不經人事意相關，牡丹亭夢殘，斷腸春色在眉彎，倩誰臨遠山，國朝王香雪之鬪

草心慵垂手立。兜鞋夢好低頭想。史位存之千蝶帳。深縈夢苦。倦拈紅豆調鸚鵡。趙璞函之東風落紅豆。悵相思空徧。似此則婉轉纏綿。情深一往。麗而有則。耐人玩味。其次則牛松卿之強攀桃李枝。斂愁眉。又彈到昭君怨處。翠蛾愁不擡頭。牛希濟之紅豆不堪看。滿眼相思淚。顧愛之斂袖翠蛾攢。相逢爾許難。寇萊公之愁蛾淺。飛紅零亂。側臥珠簾捲。晏元獻之疑怪昨宵春夢好。元是今朝鬪草贏。笑從雙臉生。范文正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歐陽公之都緣自有離恨。故畫作遠山長。周子寬之傷春還上去年心。怎禁得時節。又燒燈。無名氏之怎得西風吹淚去。陽臺爲暮雨。王次回之善病每逢春月臥。長愁多向花前歎。又幾度卸妝垂手望。無端夢覺低聲喚。猛思量此際正天涯。啼珠濺。國朝吳梅村之摘花高處賭身輕。又慣猜閒事爲聰明。梁玉立之拂鏡試新妝。低回問粉郎。吳蘭次之巫雲昨夜同騎雙鳳。夢夢夢。王小山之燈微屏背影。淚暗枕留痕。又小園春雨過。扶病問殘春。又眼波低翦篆絲風。又一鸞愁思駐螺峯。王香雪之檻外紅新花有信。鏡中黃淡人微恙。又夢短易添清晝倦。售

長慣費黃昏想。毛今培之斜月小屏風。玉人殘夢中。過湘雲之遊絲不解繫韶華。爲誰偏逐香車去。均不失爲風流酸楚。今人不知作詞之難。至於豔詞。更以爲無足輕重。率爾操觚。揚揚得意。不自知其可恥。此關雎所以不作也。此鄭聲所以盈天下也。此則余之所大懼也。

或問余所作豔詞。以何爲法。余曰。余固嘗言之。根柢於風騷。涵泳於溫韋。以之作正聲也可以之。作豔體亦無不可。蓋綺語已屬下乘。若不取法乎古。更於淫詞褻語中。求生活。縱窮極工巧。去風雅愈遠。卽流弊益甚。竊所不取。余嘗作豔詞。大半付丙。然如舊作倦尋芳紀夢云。江上芙蓉凝別淚。橋邊楊柳牽離緒。望南天。數層城。十二夢魂飛渡。下云。正颯颯。梧桐梢送響。攙入疏砧。殘夢無據。倚枕沈吟。禁得淚痕如注。欲寄書無千里雁。最傷心。是三更雨。待重逢。卻還愁彩雲飛去。又齊天樂爲楊某題憑欄美人圖後半云。樊川舊愁頓觸。歎梨雲夢杳。鎖香何處。翠袖天寒。青衫淚滿。怕聽棟花風雨。又憶江南云。雖亭晚。落盡刺桐花。江水不傳心裏事。空隨閒恨到天涯。歸夢

遂塵沙。雖未知於古人何如。似尙無纖佻浮薄之弊。

國初十六家詞。孫默編獨遺竹垞。殊不可解。其中王士禛。王士禛。於詞一道。並非專長。不知何以列入。又尤侗董俞陳世祥黃永陸求可鄒祇謨等詞。根柢既淺。措語又不盡雅馴。尙非分虎符會藉漁之匹。二李一嚴亦未入選。亦何敢與小長蘆抗哉。去取太不當人意。而紀文達公謂國初填詞之家。略約具是。亦失之不檢也。

彭駿孫詞藻四卷。品論古人得失。欲使蘇辛周柳兩派同歸。不知蘇辛與周秦流派各分。本原則一。若柳則傲而不理。蕩而忘反。與蘇辛固不能強合。視美成尤屬歧途。駿孫於詞一道。未能洞悉源委。其所撰延露詞。亦未見高妙。故所論多左。

國朝詞綜之選。王昶編去取。雖未能滿人意。大段尙屬平正。余亦未敢過非。惟明詞綜之選。實屬無謂。然有明一代。可選者寥寥無幾。高者難獲。一篇略可寓目者。大約不過數十篇耳。亦不能病其所選之平庸也。

清綺軒詞選。華亭夏秉衡選。大半淫詞穢語。而其中亦有宋人最高之作。涇渭不分。

雅鄭並奏。良由胸中毫無識見。選詞之荒謬。至是已極。

宋七家詞選甚精。戈載編若更以淮海易草窗。則毫髮無遺憾矣。

皋文詞選。精於竹垞詞。綜十倍。去取雖不免稍刻。而輪扶大雅。卓乎不可磨滅。古今選本。以此爲最。若黃樸存詞選。則兼採遊詞。於風騷真消息。何嘗夢見。

近時馮夢華煦所刻喬笙巢宋六十一家詞選。甚屬精雅。議論亦多可採處。

成肇慶唐五代詞選。刪削俚褻之辭。歸於雅正。最爲善本。唐五代爲詞之源。而俚俗淺陋之詞。雜入其中。亦較後世爲更甚。至使後人陋花間草堂之惡習。而並忘緣情託興之旨歸。豈非操選政者加之厲乎。得此一編。較顧梧芳所輯尊前集。雅俗判若天淵矣。

唐明皇好時光云。寶髻偏宜宮樣。蓮臉嫩。體紅香。眉黛不須張敞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貌。嫁取箇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俚淺極矣。而顧梧芳尊前集。首錄此篇。稱爲音婉旨遠。妙絕千古。豈非癡人說夢。

近閱蓮子居詞話。海陵吳衡照子律撰。其中亦有可採。然於詞之原委。全未討論。枝葉雖榮。本根已槁。此亦六百餘年之通病也。

蓮子居詞話云。蘇之大張之秀。柳之豔。秦之韻。周之圓融。南宋諸老。何以尙茲。此論殊屬淺陋。謂北宋不讓南宋。則可。而以秀豔等字尊北宋。則不可。如徒曰秀豔圓融而已。則北宋豈但不及南宋。並不及金元矣。至以耆卿與蘇張周秦並稱。而不數方回。亦爲無識。又以秀字目子野。韻字目少游。圓融字目美成。皆屬不切。卽以大字目東坡。豔字目耆卿。亦不甚確。大抵北宋之詞。周秦兩家。皆極頓挫沈鬱之妙。而少游託興尤深。美成規模較大。此周秦之異同也。子野詞。於古雋中見深厚。東坡詞。則超然物外。別有天。而江南賀老。寄興無端。變化莫測。亦豈出諸人下哉。此北宋之窩。南宋不能過也。若耆卿詞。不過長於言情。語多淒秀。尙不及晏小山。更何能超越方回。而與周秦蘇張並峙千古也。

蓮子居詞話又云。蘇辛並稱。辛之於蘇。亦猶詩中山谷之視東坡也。東坡之大。與白

石之高。殆不可以學而至。此論尙有可採。惟以大字目東坡。終不甚確。

《舊選詞則四集》二十四卷。計詞二千三百六十首。七易稿而後成。余自序云。風騷既息。樂府代興。自五七言盛行於唐。長短句無所依。詞於是作焉。詞也者。樂府之變調。風騷之流派也。溫韋發其端。兩宋名賢暢其緒。風雅正宗。於斯不墜。金元而後。競尚新聲。衆喙爭鳴。古調絕響。操選政者。率昧正始之義。媿妍不分。雅鄭並奏。後之爲詞者。茫乎不知其所從。卓哉皋文。詞選一編。宗風賴以不滅。可謂獨具隻眼矣。惜篇幅狹隘。不足以見諸賢之面目。而去取未當者。十亦有二三。夫風會既衰。不必無一篇之偶合。而求諸古作者。又不少靡曼之詞。衡鑒不精。貽誤匪淺。余竊不自揣。自唐迄今。擇其尤雅者。五百餘闋。匯爲一集。名曰大雅。長吟短諷。覺南豳雅化。湘漢騷音。至今猶在人間也。顧境以地遷。才有偏至。執是以尋源。不能執是以窮變。大雅而外。爰取縱橫排冪。感激豪宕之作。四百餘闋。爲一集。名曰放歌。取盡態極妍。哀感頑豔之作。六百餘闋。爲一集。名曰閑情。其一切清圓柔脆。爭奇鬪巧之作。別錄一集。得六

百餘闕。名曰別調。大雅爲正。三集副之。而總名之曰詞。則求諸大雅。固自餘師。卽遁而之他。亦卽可於放歌。閑情。別調中求大雅。不至入於歧趨。古樂雖亡。流風未闕。好古之士。庶幾得所宗焉。

序大雅集云。太白詩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然詩幾雖衰。而談詩者猶得所祖。禰詞至西宋而後。幾成絕響。古之爲詞者。志有所屬。而故鬱其辭。情有所感。而或隱其義。而要皆本諸風騷。歸於忠厚。自新聲競作。懷才之士。皆不免爲風氣所囿。務取悅人。不復求本原所在。迦陵以豪放爲蘇辛。而失其沈鬱。竹垞以清和爲姜史。而昧厥旨歸。下此者更無論矣。無往不復。皋文溯其源。蒿庵引其緒。兩宋宗風。一燈不滅。斯編之錄。猶是志也。錄大雅集。

序放歌集云。息深達竇。悱惻纏綿。學人之詞也。若瑰奇磊落之士。鬱鬱不得志。情有所激。能一軌於正。而胥於詞發之風雷。之在天。虎豹之在山。蛟龍之在淵。恣其意之所向。而不可以繩尺求。酒酣耳熱。臨風浩歌。亦人生肆志之一端也。杜詩云。放歌

破愁絕。誠慨乎其言矣。錄放歌集。

序閑情集云。閑情一賦。白璧微瑕。昭明誤會其旨矣。淵明以名臣之後。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時寄託。閑情云者。閑其情使不得逸也。是以歷寫諸願。而終以所願必違。其不仕劉宋之心。言外可見。淺見者膠柱鼓瑟。致使美人香草之遺意。等諸桑間濮上之淫聲。此昭明之過也。茲編之選。綺說邪思。皆所不免。然夫子刪詩。並存鄭衛。知所懲勸於義。何傷。名以閑情。欲學者情有所閑。而求合於正。亦聖人思無邪旨也。

錄閑情集。

序別調集云。人情不能無所寄。而又不能使天下同出一途。大雅不多見。而繁聲於是乎作矣。猛起奮末。誠蘇辛之罪人。盡態逞妍。亦周姜之變調。外此則嘯傲風月。歌詠江山。規撫物類。情有感而不深。義有託而不理。直抒所事。而比興之義亡。侈陳其盛。而怨慕之情失。辭極其工。意極其巧。而不可語於大雅。而亦不能盡廢也。錄別調集。

迴文集句疊韻之類。皆是詞中下乘。有志於古者。斷不可以此眩奇。一染其習。終身不可語於雅矣。若友朋唱和。各言性情。各出機杼可也。亦不必以疊韻爲能事。就中疊韻尙可偶一爲之。次則集句。最下莫如迴文。斷不可效尤也。古人爲詞。興寄無端。行止開合。實有自然而然。一經做作。便失古意。世人好爲疊韻。強己就人。必競出工巧以求勝。爭奇鬪巧。乃詞中下品。余所深惡者也。作詩亦然。

迴文集句疊韻變調各體。余於別調集中。求其措語無害大雅者。擇錄一二。非賞其工也。聊備一格而已。

蝨蝓雜記。載粵妓張八重頭菩薩蠻云。今宵屋挂前宵月。前年鏡入新年髮。芳心不共芳時歇。草色洞庭南。送君花滿潭。別花君豈堪。綺窗臨水岸。有鳥當窗喚。水上春帆亂。遊蝶化行衣。行人遊未歸。蓬飛魂更飛。柔情宛轉。生面獨開。音節之妙。全在增一句。便覺此調應如此作。自我變古。有何不可。又粵妓袁九曳腳望江南云。無人到花外。已聞倒挂一聲聲。往事都隨商女笑。新詩要掩大家名。乞得情人小字篆。雙成。

情絲搖曳亦變調中之最佳者。二詞余錄入別調集。

詩詞原可觀人品而亦不盡然。詩中之謝靈運楊武人人品皆不足取而詩品甚高。尤可怪者陳伯玉掃陳隋之習首復古之功其詩雄深蒼莽中一歸於純正就其詩以論人品應有可以表見者而諂事武后騰笑千古詞中如劉改之輩詞本卑鄙雖負一時重名然觀其詞即可知其人之不足取獨怪史梅溪之沈鬱頓挫溫厚纏綿似其人氣節文章可以並傳不朽而乃甘作權相堂吏致與耿樞董如璧輩並送大理身敗名裂其才雖佳其人無足稱矣。梅溪姓氏不見錄於文苑中職是之故視陳西麓之不肯仕元當時有海上盜魁之目寧不愧死。

蔣竹山至元大德間臧陸輩交薦其才卒不肯起詞不必足法人品卻高絕。

馮正中蝶戀花四章忠愛纏綿已臻絕頂然其人亦殊無足取尙何疑於史梅溪耶詩詞不盡能定人品信矣。

激昂慷慨原非正聲然果能精神團聚辟易萬夫亦非強有力者未易臻此國朝爲

此調者。迦陵尙矣。後來之儁。必不得已。仍推板橋。若蔣心餘。黃仲則輩。醜態百出矣。國朝閨秀工詞者。自以徐湘蘋爲第一。李紉蘭。吳蘋香等。相去甚遠。

湘蘋踏莎行云。碧雲猶疊舊河山。月痕休到深深處。旣超逸。又和雅。筆意在五代北宋之間。

閨秀工爲詞者。前則李易安。後則徐湘蘋。明末葉小鸞。較勝於朱淑真。可爲李徐之亞。

西青散記載。綃山女子雙卿詞十二闋。雙卿負絕世才。秉絕代姿。爲農家婦。姑惡夫暴。勞瘁以死。生平所爲詩詞。不願留墨迹。每以粉筆書蘆葉上。以粉易脫。葉易敗也。其旨幽深。竊曲怨而不怒。古今逸品也。史梧岡西青散記載雙卿事甚詳。或疑其寓言亦刻舟之見。十二闋余錄入別調集。如望江南云。春不見。尋過野橋西。染夢淡紅。欺粉蝶。鎖愁濃。綠騙黃鸝。幽恨莫重提。人不見。相見是還非。拜月有香空。惹袖惜花無淚。可沾衣。山遠夕陽低。又二郎神詠菊花云。絲絲脆柳。裊破淡煙依舊。向落日秋。

山影裏。還喜花枝未瘦。苦雨重陽挨過了。虧耐到小春時候。知今夜蘸微霜。蝶去自垂首。生受新寒浸骨。病來還又。可是我雙卿薄倖。撇你黃昏靜後。月冷闌干人不寐。鎮幾夜未鬆金扣。枉辜卻開向貧家。愁處欲澆無酒。此類皆忠厚纏綿。幽冷欲絕。而措語則既非溫韋。亦不類周秦姜史。是仙是鬼。莫能名其境矣。

雙卿惜黃花慢。孤雁云。碧盡瑤天。但暮霞散綺。碎翦紅鮮。聽時愁近。望時怕遠。孤鴻一箇。云向誰邊。素霜已冷。蘆花渚。更休倩鷗鷺相憐。暗自眠。鳳凰雖好。寧是姻緣。讀此覺雖速我訟。亦不汝從。尙嫌過激。不及此和平中也。下云。淒涼勸你無言。趁一沙半水。且度流年。稻梁初盡。網羅正苦。夢魂易警。幾處寒煙。斷腸可似嬋娟意。寸心裏多少纏綿。夜未閒。倦飛誤宿平田。此詞悲怨而忠厚。讀竟令人泣數行下。

雙卿薄倖詞云。詠瘧。○西青散記。雙卿夙有瘧疾。體弱性柔。能忍事。卽甚悶色。常怡然。一日雙卿春穀喘抱杵而立。夫疑其惰。推之仆。白榜杵壓於腰。忍痛復春炊粥半。而瘧作。火烈粥溢。沃之以水。姑大詬掣其耳環。日出耳裂。環脫。血流及肩。乃拭血畢。

炊於是抒曰俯地而歎曰天乎願雙卿一身代天下絕世佳人受無量苦千秋萬世後爲佳人者無如我雙卿爲也至是爲苦瘡詞以蘆葉書之歎曰誠不如化作彩雲飛也依依孤影。渾似夢憑誰喚醒。受多少蝶瞋蜂怒。有藥難醫花證。最忙時那得工夫。淒涼自整紅爐等。總訴盡濃愁。滴乾清淚。冤煞蛾眉不省。去過西來先午。偏放卻更深宵永。正千迴萬轉。欲眠仍起。斷鴻叫破殘陽冷。晚山如鏡。小柴扉煙鎖。佳人翠袖慊慊病。春歸望早。只恐東風未肯。日用細故。信手拈來。都成異采。得雙卿詞。足爲吾別調集生色。

余最愛雙卿摸魚兒云。西青散記鄰女韓西新嫁而歸性頗慧見雙卿獨吞汲恆助之瘡時坐於牀爲雙卿泣不識字然愛雙卿書乞雙卿寫心經且教之誦是時將返其夫家父母餞之召雙卿瘡弗能往韓西亦弗食乃分其所食自裹之遺雙卿雙卿泣爲此詞以淡墨細書蘆葉又以竹葉題鳳凰臺上憶吹簫一闋喜初晴晚霞西現。寒山煙外清淺。苔紋乾處容香履。尖印紫泥猶軟。人語亂忙去倚柴扉。空負深深願。

相思一線。向新月。搓圓。穿愁貫恨。珠淚總成串。黃昏後。殘熱誰憐細喘。小窗風射如箭。春紅秋白無情豔。一朵似儂難選。重見遠。聽說道。傷心已受殷勤餞。斜陽刺眼。休更望天涯。天涯只是。幾片冷雲展。纏綿悽惻。隴頭流水。不如是之嗚咽也。又鳳凰臺上。憶吹簫云。寸寸微雲。絲絲殘照。有無明滅難消。正斷魂魂斷。閃閃搖搖。望望山山水水。人去。去隱隱迢迢。從今後。酸酸楚楚。只似今宵。青遙問天不應。看小小雙卿。嫋嫋無聊。更見誰誰見。誰痛花嬌。誰望歡歡喜喜。偷素粉。寫寫描描。誰還管。生生世世。夜夜朝朝。其情哀。其詞苦。用雙字至二十餘疊。亦可謂廣大神通矣。易安見之。亦當避席。

近時閨秀。仁和趙我佩君蘭。著有碧桃館詞。格調未高。措辭亦不免於俗。余獨賞其踏莎行一篇。春草可爲集中壓卷。詞云。徑遶苔花。庭飛柳絮。池塘寂寞清明雨。西園蝴蝶故依依。東風吹夢來何處。別浦魂銷。畫樓人佇。離愁三月長亭路。經年綠遍舊城根。萋萋又送王孫去。雅麗纏綿。不減陳西麓。

吳蘋香浪淘沙云。蓮漏正迢迢。涼館燈挑。畫屏秋冷一枝簫。真箇曲終人不見。月轉花梢。何處暮砧敲。黯黯魂銷。斷腸詩句可憐宵。欲向枕痕尋舊夢。夢也無聊。此亦郭頻伽楊荔裳流亞。韻味淺薄。語句輕圓。所謂隔壁聽之。鏗鏘鼓舞者也。蘋香詞可取者。如河傳云。春睡剛起。自兜鞋立近東風。費猜繡簾欲鉤。人不來。徘徊海棠未開。料得曉寒如此重。煙雨凍。一定留春夢。甚繁華。故遲些。輸他碧桃容易花。自寫愁怨之作。宛轉合拍。意味甚長。

蘋香祝英臺近詠影云。曲闌低。深院鎖。人晚倦梳裹。恨海茫茫。已覺此身墮。那堪多事。青燈黃昏纔到。又添上影兒一箇。最無那。縱然著意憐卿。卿不解憐我。怎又書窗。依依伴行坐。算來驅去應難避。時尙易。索掩卻繡幃推臥。蘋香父夫俱業賈。兩家無一讀書者。而獨呈翹秀。殆有夙慧也。詞意不能無怨。然其情亦可哀矣。

詞有故作朴直語。而實形粗魯者。如陳小魯鬲溪梅令云。庭前竹樹報平安。不平安。一夜西風吹折兩三竿。缺中來遠山。此五字有景無情。東不住上三句。古人只道出

門難入門難。江北江南也。作故園看。玉門何處闕。此二句尙可。又浣溪沙云。一世楊花二世萍。無疑三世化。卿卿不然何事也。飄零又太常。引云。水天水地水人家。水上做生涯。一二畝蒹葭。七八畝菱花藕花。蒹葭活火。菱香藕熟。湖水可煎茶。秋夢有些些。只不管朝雲暮鴉。此二句尙可。此類大抵皆拾黃山谷蔣竹山唾餘。可厭之極。金聖歎論詩詞。全是魔道。又出鍾譚之下。其評歐陽公詞一卷。穿鑿附會。殊乖大雅。且兩宋詞家甚多。獨推歐公爲絕調。蓋猶是評水滸西廂之伎倆耳。以論詞之例論曲。尙不能盡合。況以論曲論傳奇之例論詩詞。烏有是處。深花枝淺花枝。深淺花枝相並時。花枝難似伊。玉如肌。柳如眉。愛著鵝黃金縷衣。啼妝更爲誰。歐陽公長相思詞也。可謂鄙俚極矣。而聖歎以前半連用四花枝。兩深淺字。歎爲絕技。真鄉里小兒之見。聖歎評傳奇。雖多偏謬處。卻能獨出手眼。至於詩詞。直是門外漢。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是在有識者。

一篇之工。膾炙人口。如山抹微雲。梅子黃時雨。暗香。疏影。春水等篇。名實相副。則亦當之無愧色。然白雪陽春。知音必少。有志之士。自宜取法乎上。歷久愈新。若急於求知。如郭頻伽楊荔裳輩。每作一篇。羣焉附和。庸夫俗子。皆言其佳。嗚呼。誠屬高超深厚之作。庸夫俗子。何足以知其佳。庸夫俗子。皆言其佳。其不佳也可知矣。

聰明纖巧之作。庸夫俗子每以爲佳。正如蜚蜚逐臭。烏知有蘇合香哉。若以王碧山莊中白之詞。不經有識者評定。猝投於庸夫俗子之前。恐不終篇而思臥矣。

未睹鈞天之美。則北里爲工。不詠關雎之亂。則桑中爲雋。徐昌穀談藝錄語也。今人論詞。不向風騷中求門徑。徒取一二聰明語。歎爲工絕。正坐此病。

無論作詩作詞。不可有腐儒氣。不可有俗人氣。不可有才子氣。人第知腐儒氣俗人氣之不可有。而不知才子氣亦不可有也。尖巧新穎。病在輕薄。發揚露。病在淺盡。腐儒氣。俗人氣。猶望而厭之。若才子氣。則無不望而悅之矣。故得病最深。

宋無名氏九張機。自是逐臣棄婦之詞。淒婉綿麗。絕妙古樂府也。詞綜刪存七首。余

大雅集中就樂府雅調兩篇摘錄十一首精粹已盡不啻窺全豹矣如云一張機采桑陌上試春衣風晴日暖慵無力桃花枝上啼鶯言語不肯放人歸又云兩張機月明人靜漏聲稀千絲萬縷相縈繫織成一段迴紋錦字將去寄呈伊又云三張機吳蠶已老燕雛飛東風宴罷長洲苑輕綃催趁館娃宮女要換舞時衣刺在言外又云四張機鴛鴦織就欲雙飛可憐未老頭先白春波碧草曉寒深處相對浴紅衣又云五張機橫紋織就沈郎詩中心一句無人會不言愁恨不言憔悴只恁寄相思意殊忠厚又云六張機雕花鋪錦半離披蘭房別有留春計爐添小篆日長一線相對繡工遲又云七張機春蠶吐盡一生絲莫教容易裁羅綺無端翦破仙鸞彩鳳分作兩邊衣苦心密意不忍卒讀又云八張機回紋知是阿誰詩織成一片淒涼意行行讀遍厭厭無語不忍更尋思又云九張機雙花雙葉又雙枝薄情自古多離別從頭到底將心縈繫穿過一條絲雙花七字何等親切從頭三句更慎重可以觀可以怨又云輕絲象牀玉手出新奇千花萬草光凝碧裁縫衣著春天歌舞飛蝶語黃鸝歡樂

語中含淒感。又云春衣素絲染就已堪悲。塵昏汗污無顏色。應同秋扇從茲永棄。無復奉君時。此章最沈痛。似爲貶節者言之。觀次句可見。以下言何況又加以塵汗也。淒涼怨慕。千古孤臣孽子勞人思婦讀之。皆當一齊淚下。

九張機純自小雅離騷變出。詞至是已臻絕頂。雖美成白石亦不能爲。

九張機全是寄怨之作。其緣起云醉留客者樂府之舊名。九張機者才子之新調。憑夏玉之清歌。寫擲梭之春怨。章章寄恨。句句言情。詩云一擲梭心一縷絲。連連織就九張機。從來巧思知多少。苦恨春風久不歸。可知其寄意矣。

詞至九張機。高處不減風騷。次亦子夜怨歌之匹。千年絕調也。皋文詞選獨遺之。亦不可解。

王介甫謂張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及李世英朦朧淡月雲來去。此僅就一句言之。未觀全體。殊覺武斷。卽以一句論。亦安見其不及也。

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闋。神在箇中。音流絃外。可以是爲詞中鼻祖。尋詞之祖。斷自

太白可也不必高語六朝

飛卿短古深得屈子之妙詞亦從楚騷來所以獨絕千古難乎爲繼

唐人詞所傳不多然皆見作意卽於平淡直率中亦覺言近旨遠正如漢魏之詩語句雖有工拙氣格固自不同至五代則聲色漸開瑕瑜互見去取不允誤人匪淺矣以詞較詩唐猶漢魏五代猶兩晉六朝兩宋猶三唐元明猶兩宋國朝詞亦猶國朝之詩也

香山長相思云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香山此詞絕佳惟上半闕詞近鄙褻絕不費力自然淒警若黃昏卻下瀟瀟雨朱淑真詞便見痕迹

王仲初調笑令云絃管絃管春草昭陽路斷結語淒怨勝似宮詞百首

鍊字琢句原屬詞中末技然擇言貴雅亦不可不慎古人詞有竟體高妙而一句小疵致令通篇減色者如柳耆卿對蕭蕭暮雨灑江天一章情景兼到骨韻俱高而有想佳人妝樓長望之句佳人妝樓四字連用俗極亦不檢點之過又如王君玉望江

南云碧瓦煙昏沈柳岸。紅綃香潤入梅天。可謂精於造句。紅綃七字爲荆公所愛而接語云飄灑正蕭然。五字意盡殊病空滑。與上不稱。又如姜白石湖仙一闋。自是高境。而玉友金蕉。玉人金縷八字。纖俗固不能爲白石諱。又如高竹屋月冷霜袍擁一篇。旁面取勢。亦可謂思深意遠。惟想見那三字。不免粗鄙。此類皆失之不檢。致使敲金戛玉之詞。忽與瓦缶競奏。白璧微瑕。固是恨事。

昔人謂詩中不可著一詞語。詞中亦不可作一詩語。其間界若鴻溝。余謂詩中不可作詞語。信然。若詞中偶作詩語。亦何害其爲大雅。且如似曾相識。燕歸來等句。詩詞互見。各有佳處。彼執一而論者。真井蛙之見。

詩中不可作詞語。詞中不妨有詩語。而斷不可作一曲語。溫韋姜史復起。不能易吾言也。

余鄉能詞者。張猗谷崇蘭。有夢溪棹謳二卷。趙次梅彥俞。有瘦鶴軒詞一卷。兩君之詞。摘錄一二於詞則中。而余所服膺者。則莊中白蒿庵詞也。他人詞皆不免爲風氣

所囿。蒿庵則吐棄凡庸。冥心獨往。復乎不可尙已。

植庵詞一卷。余友李子薪。慎傳所撰也。子薪年逾四十。始習倚聲。學力未充。而才氣甚旺。使天假之年。未始不可爲迦陵嗣響。賀新涼六闋。余錄入放歌集中。所以存舊交也。

吾鄉唐少白。煜與余爲中表兄弟。年少工詞。後困於衣食。未能充其學力之所至。年未五十下世。可歎也。猶記其金縷曲登岱二章云。此是擎天柱。峙巖巖。青連不斷。平分齊魯。老柏蒼松高十丈。對著罡風絮語。猶自說秦皇漢武。欲識前朝興廢事。把山靈喚起談今古。哭還笑。歌復舞。望中遙見金閭路。人道是孔顏師弟。登臨之處。白馬當時疑匹練。只今變爲烽火。忍細認江南故土。天謂此山南北限。爲神京萬古撐門戶。愁飛鳥。尙難度。次章云。萬仞丹梯路。其中有神房阿閣。秦碑漢樹。下視齊州煙九點。上接青天尺五。占膏壤中居於魯。西望長安東瞰海。更北連燕趙。南吳楚。小天下。空寰宇。一聲長嘯。千山暮。卻雜入。村夫樵唱。牧童笛譜。峭壁巉巖雲亂湧。怪石嵯峨。

如虎有松柏凌風而舞。問有仙緣能遇否。已石閭煙鎖無仙住。收勝境。付金縷。筆意豪邁亦板橋之流亞。

正定王道農。耕心天才超逸。博學多能。經史古文詩詞之類。皆能淹貫古今。獨抒己見。而尤精於內典。其論詞亦以大雅爲主。而不廢猛起奮末之音。余詞得力處。半由蒿庵一言。半由道農子薪辯論之功也。

道農以其尊翁鞠龕姻丈蔭祐滿江紅四篇示余。原序云咸豐甲寅客海州與王子揚劉子謙殿墳許牧生吳蓮卿周廉廷張溥齋朝夕過從觴詠甚樂。吳介軒用少陵飲中八仙歌韻賦詩矜寵之離隔以來幾陳迹矣。今廉廷便途見過。謂已繪圖留證。隨歎命曰海國騷音兼示所作弁言及諸賢題詠。根觸往夢不能無言。其一云。彈鋏悲吟。問誰是平津侯者。儘年來懷中刺滅。琴前曲寡。一例空堂棲燕雀。虛名隨處拌牛馬。甚海濱翻值釣鼈人。爭相迓。延陵季詞源瀉。高陽裔。才名亞。又客星幾點。攢眉結社。湘漢騷人聯棣萼。張王樂府爭雄霸。鎮多情把臂到狂奴。論風雅。其二云。擊鉢

聲聲。渾不爲風雲月露。算都是蒼茫身世。鬱懷噴吐。柳色虹橋驚戰伐。菊花九日傷
遲暮。儘旁人腫背。詫峯甘陵部。仙耶怪予和汝。牀上下人三五。仗彩毫收入。浣花
舊譜。杜老風華傳綺季。酒龍序次排詩虎。祇齒牙餘論我難勝。公其誤。其三云。顧曲
雄才。合放爾出人頭地。尙關心西園餘韻。再繙圖記。鴻爪印留脩禊帖。龍頭人似催
租吏。倚征篷促和右軍詩。斜陽裏。君且去。門須閉。儂便學陳無已。待哀蟻啼徹。恐應
出涕。偶破天慳成此會。再聯萍影談何易。看眼中落落聚星羣。還餘幾。其四云。對此
茫茫。沒著落愁人一箇。渾不耐。墮歡如夢。亂愁如火。聚合何關神鬼忌。拋離忍使因
緣左。誦河梁五字斷腸詩。鉛波墮。休便說。劉琨臥。休浪炙。淳于鞬。怕階前尺地也難
容我。誰續罪言憐杜牧。枉傳仙侶伴張果。問何年位業紀真靈。彈冠賀。感激豪宕直
可摩迦陵之壘。

吾邑馬眉生。尙珍天資甚優。生有詞癖。充其力量所至。可以卓然成家。己卯秋。會於
金陵旅次。暢論詞學源流。並贈以舊錄唐宋詞一本。不見馬生久矣。諒於此中消息。

必有所得。他日覲面，再當重與切磋也。

眉生好爲豔詞。間作壯語。余友王竹庵鳳起亦有此癖。余初爲詞，亦不免淫冶叫囂之失。猶憶丙子報罷後，宴竹庵座中。賦臨江仙云：落日江干分手處，無端重見雲英。眉棱猶帶遠山青。多卿珍重意，苦語慰飄零。颯颯西風摧勁羽，蕭郎憔悴而今。賓鴻嘹唳過前汀。紅燈搖客夢，明月碎秋心。又金縷曲秋江送別座有歌者卽癸酉春竹庵座中所見也。琵琶三弄哀怨不勝爲賦。此曲云：鵲血凝羅袖，撥檀槽，輕攏漫撚。雙蛾淺逗，訴盡半生恩怨語。颯沓悲風來驟。正鴻雁初飛時候。一曲琵琶彈未徹。已青衫爲汝重重透。再爲我一揮手。當年絲竹春江口。惜韶華，良辰莫負。暗拋紅豆。今日雲英還未嫁。我亦杜陵消瘦。又待折渡頭楊柳。眼底茫茫分南北也。無心再進當筵酒。江月白，浪花吼。又九日登岳墩感懷。賦前調後半闋云：絲絲慘結秋陰候。撫危闌生。平細數。儘多儂態。三十男兒，仍落拓。何論中年以後。況又值西風重九。破帽多情偏戀我。問何人印佩黃金斗。中原望，悲風吼。又前調云：箕踞狂呼聊復爾。拭青萍夜

夜光凝紫。便欲擊唾壺碎。下云。黃花小圃饒秋意。掃蒼苔。眠裊藉草。徑須覓醉。得失雞蟲何足數。一笑浮雲富貴。聊自學田家生計。不信馬周終落拓。倒金尊。且了東籬事。更不下窮途淚。余戊子捷南闈詩題金疊浮菊催開宴此亦詞識也皆不足語於大雅。

余曾作羅敷豔歌云。紅橋一帶傷心地。煙雨淒淒。燕子樓西。難道東風不肯歸。青旗冷趁飛鴉起。沽酒人稀。舊恨依依。一樹垂楊裊亂絲。意境似尙深厚。又青門引云。斷腸無奈送春歸。落花時節。妝閣鎮常掩。下云。夢魂應苦關山遠。只傍閒庭院。亦尙有沈至之思。視前金縷曲諸篇。淺深判然矣。

白雨齋詞話卷第六

丹徒 陳廷焯 亦峯

周秦詞以理法勝。姜張詞以骨韻勝。碧山詞以意境勝。要皆負絕世才。而又以沈鬱
函之。所以卓絕千古也。至陳朱。則全以才氣勝矣。

喬笙巢云。少游詞。寄慨身世。閒雅有情思。酒邊花下。一往而深。而怨誹不亂。悄乎得
小雅之遺。又云。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得之於內。不可以傳。雖子瞻之明儁
耆卿之幽秀。猶若有瞠乎後者。況其下耶。此與莊中白之言頗相合。淮海何幸。有此
知己。

兩宋詞家。各有獨至處。流派雖分。本原則一。惟方外之葛長庚。閨中之李易安。別於
周秦姜史蘇辛外。獨樹一幟。而亦無害其爲佳。可謂難矣。然畢竟不及諸賢之深厚。
終是託根淺也。

葛長庚詞。風流淒楚。一片熱腸。無方外習氣。余尤愛其水調歌頭云。江上春山遠。山

下暮雲長。相留相送。時見雙燕語風檣。滿目飛花萬點。回首故人千里。把酒沃愁腸。回雁峯前路。煙樹正蒼蒼。漏聲殘。燈燄短。馬蹄香。浮雲飛絮。一身將影向瀟湘。多少風前月下。迤邐天涯海角。魂夢亦淒涼。又是春將暮。無語對斜陽。

葛長庚詞。脫盡方外氣。李易安詞。卻未能脫盡閨閣氣。然以兩家較之。仍是易安爲勝。

宋閨秀詞。自以易安爲冠。朱子以魏夫人與之並稱。魏夫人祇堪出朱淑真之右。去易安尙遠。

金高仲常貧也。樂云。城下路。淒風露。今人犁田昔人墓。岸頭沙。帶蒹葭。漫漫昔時流水。今人家。黃埃赤日。長安道。倦客無漿馬。無草開函關。閉函關。千古如何不見一人閒。按趙聞禮輯陽春白雪集。載此詞。乃賀方回小梅花前半闕也。茲從詞綜本章法句法。不古不今。亦不類樂府。詞中別調也。

宋無名氏題項羽廟念奴嬌一闕。魄力雄大。勁氣直前。更不作一渾厚語。開其年板

橋一派。此學稼軒而有流弊者。稼軒不任其咎也。

浪遠微聽葭葉響。雨殘細數梧桐滴。竹山滿江紅語也。上有小窗幽闥之句。此二語。不是闕寂中。如何辦得。竹山詞多粗。惟此二語最細。

稼軒滿江紅送李正之提刑入蜀云。東北看騰諸葛表。西南更草相如檄。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筆。又云。赤壁磯頭千古浪。銅鞮陌上三更月。正梅花萬里雪深時。須相憶。龍吟虎嘯之中。卻有多少和緩。不善學之。狂呼叫囂。流弊何極。

稼軒詞有以朴處見長。愈覺情味不盡者。如水調歌頭結句云。東岸綠陰少。楊柳更須栽。信手拈來。便成絕唱。後人亦不能學步。

張孝祥六州歌頭一闕。淋漓痛快。筆飽墨酣。讀之令人起舞。惟忠憤氣填膺一句。提明忠憤。轉淺轉顯。轉無餘味。或亦聳當途之聽。出於不得已耶。朝野遺記云。安國在建康留守席中賦此。魏公爲罷席而入。

東坡西江月云。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追進層喚醒癡愚不少。

東坡浣溪沙游蕪水清泉寺云。誰道人生難再少。君看流水尙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愈悲鬱。愈豪放。愈忠厚。令我神往。原註寺前水西流

趙瑞行滿江紅云。三十年前。愛買劍買書買畫。凡幾度詩壇爭敵。酒兵爭霸。春色秋光。如可買。錢慳也不曾論價。任粗豪。爭肯放頭低。諸公下。今老大。空嗟訝。思往事。還驚詫。是和非未說。此心先怕。太粗直萬事全將飛雪看。一閒且向貧中借。樂餘齡。泉石在膏肓。吾非詐。粗豪中有勁直之氣。襲稼軒皮毛。亦蔣竹山流亞。宋詞之最低者。周公謹浩然齋雅談內載此詞。然詞品雖不高。而筆趣尙足。不過惡劣。至陸種園滿江紅云。贈王正子同是客。君尤苦。兩人恨。憑誰訴。看囊中罄矣。酒錢何處。吾輩無端寒至此。富兒何物肥如許。脫敝裘。付與酒家娘。搖頭去。暴言竭辭。何無含蓄至此。板橋幼從種園學詞。故筆墨亦與之化。

劉潛夫滿江紅云。空有鬢如潘騎省。斷無面見陶彭澤。便倒傾海水浣衣塵。難湔滌。又沁園春夢方孚若云。天下英雄使君與操。餘子何堪共酒杯。又云。使李將軍遇高

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又贈孫季蕃云。天地無情。功名有數。千古英雄只麼休。平生事。獨羊曇一箇。淚灑西州。沈痛激烈。幾欲敲碎唾壺。

二帝蒙塵。偷安南渡。苟有人心者。未有不拔劍斫地也。南渡後詞。如趙忠簡滿江紅云。欲待忘憂除是酒。奈酒行有盡愁無極。便挽將江水入尊壘。澆胸臆。張仲宗賀新郎云。夢繞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崑崙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易老悲難訴。更南浦。送君去。又石州慢結句云。萬里想龍沙。泣孤臣吳越。朱敦儒相見歡云。中原亂。簪纓散。幾時收。試倩悲風吹淚過揚州。張安國浣溪沙云。萬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濁酒戍樓東。酒闌揮淚向悲風。劉潛夫玉樓春云。男兒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橋畔淚。劉叔擬念奴嬌云。其肯爲我來耶。河陽下士。正是強人意。勿謂時平無事也。便以言兵爲諱。眼底山河。樓頭鼓角。都是英雄淚。功名機會。要須閒暇先備。劉改之沁園春上郭帥云。威撼邊城。氣吞胡虜。慘淡塵沙飛北風。中興事。看君王神武。駕馭英雄。又八聲甘州。送湖北招撫吳

獵云望中原馳驅去也。擁十州牙纛正翩翩。春風早看東南王氣飛。繞星躔黃幾仲
虞美人云書生萬字平戎策。苦淚風前滴。王子文西河云天下事問天怎忍如此下
云縱有英心誰寄。近新來又報烽煙起。曹西士西河云漫哀痛無及矣。無情莫問江
水。西風落日慘新亭。幾人墮淚戰和何者是良謀。扶危但看天意。陳龜峯沁園春丁
酉歲感事云誰使神州百年陸沈。青氈未還。悵晨星殘月。北州豪傑。西風斜日。東帝
江山。劉表坐談深源輕進。機會失之彈指間。傷心事。是年年冰合。在在風寒。說和說
戰都難。算未必江沱堪晏安。歎封侯心在。鱣鯨失水。平戎策就。虎豹當關。渠自無謀
事。猶可做。更剔殘燈抽劍看。麒麟閣。豈中興人物。不盡儒冠。方巨山滿江紅云倘只
消江左管夷吾。須終有。又水調歌頭云莫倚闌干北天際。是神州。張方叔賀新涼云
世上豈無高臥者。奈草廬煙鎖無人顧。李廣翁賀新涼云落落東南牖一角。誰護山
河萬里。問人在玉關歸未。老矣青山燈火客。撫佳期漫灑新亭淚。歌哽咽。事如水。浩
然齋雅談淳祐間丹陽太守重修多景樓高宴落成一時席上皆湖海名流酒餘主

人命妓持紅箋徵諸客詞。秋田詞先成。衆人驚賞爲之閣筆。此類皆慷慨激烈。髮欲上指。詞境雖不高。然足以使懦夫有立志。

董文友詞。祇能言情。不堪論事。其望梅花過鸚鵡洲賀新郎。淮陰祠兩調。偶爲慷慨之詞。立見其蹶。措語固不能圓健。平仄亦有顛倒處。

陳其年哨遍兩篇。一氣盤旋。排山倒海。論其氣力。幾欲突過稼軒。只是雄而不渾。直而不鬱。故初讀令人色變。再讀令人齒冷矣。

其年讀彭禹峯集一篇。後半云。噫。此世何爲。巖疆好以公充餌。棘爨牂牁地。鬼燐生。鼓聲死。猶記靖州城。連營賊火。楚歌帳外。淒然起。公左挈人頭。右提酒瓮。大嚼轅門殘肉。奈縛他烏獲。隳漸離。則女子庸奴。盡勝之。論通侯羊頭。羊胃。亦可謂直言不忌。其年東丁飛濤一篇。起云。大叫高歌。脫帽驢呼。頭沒酒杯裏。又云。君不見。莊周漆園傲吏。洗洋玩弄人間世。又不見。信陵暮年失路。醇酒婦人而已。又云。我勸君莫負賞花時。幸歸矣。長嘯復奚爲。算人生亦欲豪耳。今宵飲博達旦。酒三行以後。汝爲我舞。

吾爲若語。手作拍張言志。黃鬚笑捋凭紅肌。論英雄如此足矣。又西平樂。王谷臥疾。村居擊舟過訊云。只須翦燭。無煩烹韭。欲與君言。竟上君牀。君不見石鯨跋浪。鐵馬呼風。今日一片關山。五更刁斗。何處乾坤少戰場。筆力未嘗不橫絕。惜其一發無餘。或謂漁洋分甘餘話云。胡應麟病蘇黃古詩。不爲十九首建安體。是欲繼天馬之足。作轅下駒也。子病迦陵詞不能沈鬱。毋乃類是。余曰。此不可一例論也。胡氏以皮相論詩。故不足以服漁洋之心。余論詞則在本原。觀稼軒詞。才力何嘗不大。而意境亦何嘗不沈鬱。如謂才力大者則不必沈鬱。則是陳王李杜之詩。轉出蘇黃下矣。有是理哉。

稼軒詞。於雄莽中別饒雋味。如馬上離愁三萬里。望昭陽宮殿孤鴻沒。又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多少曲折。驚雷怒濤中。時見和風暖日。所以獨絕古今。不容人學步。

稼軒詞。如舊恨春江流不盡。新恨雲山千疊。又前度劉郎今重到。問玄都千樹花存

否。又重陽節近多風雨。又秋江上看驚弦雁避。駭浪船回。又佳處徑須攜杖去。能消幾兩平生屐。笑塵勞三十九年非。長爲客。又樓觀甫成人已改。旌旗未卷頭先白。歎人生哀樂轉相尋。今猶昔。又秋晚葦鱸江上。夜深兒女燈前。又三十六宮花濺淚。春聲何處說興亡。燕雙雙。又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又功成者去。覺團扇便與人疏。吹不斷斜陽依舊。茫茫禹跡都無。皆於悲壯中見渾厚。後之狂呼叫囂者。動託蘇辛。真蘇辛之罪人也。

蘇辛詞。後人不能摹倣。南渡詞人沿稼軒之後。慣作壯語。然皆非稼軒真面目。迦陵力量不減稼軒。而卒不能步武者。本原未厚也。後人更欲學之。恐又爲迦陵竊笑矣。或問比與興之別。余曰。宋德祐太學生百字令祝英臺近兩篇。字字譬喻。然不得謂之比也。以詞太淺露。未合風人之旨。如王碧山詠螢詠蟬諸篇。低回深婉。託諷於有意無意之間。可謂精於比義。婉諷之謂比。明喻則非。隨園詩話中所載詩如詠六月菊云。秋士偶然輕出處。高人原不解炎涼。詠落花云。看他已逐東流去。卻又因風倒。

轉來詠茶。龜云兩三杯水作波濤等類。皆舌尖聰明語。惡薄淺露。何異劉四罵人。卽經綸猶有待吐屬。已非凡之句。無不傾倒。然亦不過考試中興會佳句耳。於風詩比義了不相關。宋人而今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自是富貴福澤人。聲口以云風格視經綸句。又低一籌矣。若興則難言之矣。託喻不深。樹義不厚。不足以言興。深矣。厚矣。而喻可專指。義可強附。亦不足以言興。所謂興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極虛極活。極沈極鬱。若遠若近。可喻不可喻。反覆纏綿。都歸忠厚。求之兩宋。如東坡水調歌頭卜算子。雁白石暗香疏影。碧山眉嫵。新月慶清朝。榴花高陽臺。殘雪庭除。一篇等篇。亦庶乎近之矣。

風騷有比興之義。本無比興之名。後人指實其名。已落次乘。作詩詞者。不可不知。風詩三百。用意各有所在。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能感發人之性情。後人強事臆測。繫以比興賦之名。而詩義轉晦。子朱子於楚詞。亦分章而係以比興賦。尤屬無謂。

詞有貌不深而意深者。韋端己菩薩蠻。馮正中蝶戀花是也。若厲樊榭諸詞。造語雖極幽深。而命意未厚。不耐久諷。所以去古人終遠。

樊榭造句多幽深。穀人措詞則全在洗鍊。又不逮樊榭遠甚。

穀人所長者。律賦試帖耳。古文固非所能。駢文亦不免平庸。詞較勝於駢文。然亦未見高妙。至今體詩。則下駟之乘矣。大抵穀人先生祇可爲近時高手。論古則未也。朱陳厲三家。可謂極詞之變態。以云騷雅。概未之聞。

尤西堂更漏子云。五更風。三點雨。并作零鐘斷鼓。殘葉影。落花魂。淒淒來叩門。天涯雁。飛聲亂。叫出傷心一片。倚半枕。擁孤衾。相思睡不成。前半直似鬼語。後半不免粗浮。殊負此調。

穀人輩工於鍊字耳。迦陵則精於鍊句。如云。秋色冷并刀。一派酸風捲怒濤。又長城夜月一輪孤。沙場戰馬千羣黑。又水雲。繆葛。陽陰雜糅。奇石成獅破空走。又秋生海市。紅日一輪孤。陷。又短鬢。颯秋葉。僵指蠹枯枒。又大江邊。殘照裏。仲宣樓。又曼聲長。

嘯碧雲片片都裂。又輕舟夜翦秋江。西風鱗甲生江面。又隱隱前林暝翠。暗結精藍。又老松三百本。山雨響徧張鱗甲。又想月明千里。戰袍不夜。西風萬馬。殺氣臨邊。又十月疏砧。一城冷雁。不許愁人不望鄉。又我到中原。重尋舊蹟。牧笛吹風起夜波。又一派大江流日夜。捲雲濤舞上青山髻。造句皆精警奪目。讀之可增長筆力。

其年水調歌頭雪夜再贈季希韓云。縱不神仙將相。但遇江山風月。流落亦爲佳。豈意有今日。側帽數哀笳。流落亦爲佳。已是難堪。今則並此不能矣。豈意五字。悲極憤極。如聞熊啼兕吼。

稼軒詞云。而今已不如昔。後定不如今。卽其年水調歌頭之意。而意境卻別。然讀夢窗之後。不如今。今非昔。兩無言相對滄浪水。悲鬱而和厚。又不必爲稼軒矣。宋無名氏鷓鴣天云。鎮日無心掃黛眉。臨行愁見理征衣。樽前祇恐傷郎意。閣淚汪汪不敢垂。停寶馬。捧瑤卮。相斟相勸忍分離。不如飲待奴先醉。圖得不知郎去時。語不必深。而情到至處。亦絕調也。惟措詞近曲。終欠大雅。

詞中如佳人。夫人。那人。檀郎。伊家。香腮。心兒。蓮瓣。雙翹。鞋鉤。斷腸天。可憐宵。莽乾坤。哥奴。姐。耍等字面。俗劣已極。斷不可用。卽老子。玉人。則個。好個。那個。拌個。元是。嬌瞋。兜鞋。恁些。他兒等字。亦以慎用爲是。蓋措詞不雅。命意雖佳。終不足貴。

張子野詞。最見古致。如云。江水東流。郎在西。問尺素。何由到。情詞淒怨。猶存古詩遺意。後之爲詞者。更不究心於此。

黃魯直詞。乖僻無理。桀傲不馴。然亦間有佳者。如望江東云。江水西頭隔煙樹。望不見江東路。思量只有夢來去。更不怕。江闌住。燈前寫了書無數。算沒個人傳與。直饒尋來雁分付。又還是。秋將暮。筆力奇橫無匹。中有一片深情。往復不置。故佳。

詞貴渾涵。刻摯不渾涵。終屬下乘。晁无咎詠梅云。開時似雪。謝時似雪。花中奇絕。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徹。費盡氣力。終是不好看。宋末蕭泰來霜天曉角一闋。亦犯此病。

方回瑞鷓鴣云。初未試愁。那是淚。每渾疑夢。奈餘香。此種句法。直是賀老從心化出。

美成豔詞如少年游點絳脣意難忘望江南等篇別有一種姿態句句灑脫香奩泛話吐棄殆盡。

美成以少年游并刀如水一篇一詞通顯以望江南歌席上一篇一闕得罪榮枯皆繫於一詞異矣。

美成蝶戀花云魚尾霞生明遠樹翠壁黏天玉葉迎風舉一笑相逢蓬海路人間風月如塵土翦水雙眸雲半吐醉到天瓢笑語生青霧此會未闌須記取桃花幾度吹紅雨語帶仙氣似贈女冠之作否則故爲隱語已爲夢窗北斗秋橫春溫紅玉兩篇開其先路。

詞人好作精豔語如左與言之滴粉搓酥姜白石之柳怯雲鬆李易安之綠肥紅瘦寵柳嬌花等類造句雖工然非大雅。

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放翁傷其妻之作也放翁妻唐氏改適趙士程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放翁妾別放翁詞也前則迫於其母而出其妻後又迫於後妻而

不能庇一妾。何所遭之不偶也。至兩詞皆不免於怨。而情自可哀。

吳元可采桑子。一樣東風兩樣吹。輕淺語。自是元人手筆。國朝陳玉璫之欲罵東風。誤向西。愈趨愈下矣。

劉龍洲沁園春。爲詞中最下品。元人沈景高。有和劉龍洲指甲一篇。句句扭捏。又不
及改之遠甚。而俞焯云。景高舊家子也。余見此詞。纖麗可愛。因定交焉。當時賞識如
此。何怪元詞之不振也。

明代施浪仙花影詞四卷。卑卑不足道。求其稍近於雅者。不獲三五闋。同時馬浩瀾。
亦有花影詞三卷。陳言穢語。又出浪仙之下。而當時並負詞名。卽後世猶有稱述之
者。真不可解。

遣詞貴典雅。然亦有典雅之事。數見不鮮。亦宜慎用。如蓮子空房。人面桃花等字。久
已習爲套語。不必再拾人唾餘。

宋人朱行中漁家傲云。拌一醉。而今樂事他年淚。賀方回惜雙雙云。回首笙歌地。醉

更衣處長相記。同一感慨。而朱病激烈。賀較深婉。

柳耆卿戚氏云。紅樓十里。笙歌起。漸平沙落日。銜殘照。意境甚深。有樂極悲來。時不我待之感。而下忽接云。不妨且繫青驄。漫結同心。來尋蘇小。荒謾無度。遂使上二句變成淫詞。豈不可惜。

耆卿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荒謾語耳。何足爲韻事。稼軒悲莫悲生離別。樂莫樂新相識。兒女古今情。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憤激語而不離乎正。自與耆卿迥別。然讀唐人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之句。情理兩融。又婉折多矣。

王通叟詞名冠柳。北宋詞家極多。獨云冠柳。仍是震於耆卿名。而入其彀中耳。觀其命名。卽可知其詞之不足重。嗣後以清平樂一詞被謫。不亦宜乎。

宋李漢老諡文敏有問玉堂何似茅舍疏籬之句。一時膾炙人口。然此語亦似雅而俗。

東坡心地光明磊落。忠愛根於性生。故詞極超曠。而意極和平。稼軒有吞吐八荒之

概而機會不來。正則可以爲郭李。爲岳韓。變則卽桓溫之流亞。故詞極豪雄。而意極悲鬱。蘇辛兩家。各自不同。後人無東坡胸襟。又無稼軒氣概。漫爲規撫。適形粗鄙耳。和婉中見忠厚。易超曠中見忠厚難。此坡仙所以獨絕千古也。

岳少保。韓蘄王。文信國。俱能爲詞。而少保爲稍勝。然此皆詞以人傳。並非有獨到處也。淺見者。遽歎爲工絕。殊可不必。

順庵樂府五卷。康伯可作也。伯可以詞受知於高宗。當其上中興十策時。何減於賈長沙之洞若觀火。後以諂檜得進。有今皇御極。視公宰相爲腹心之對。富貴熱中。頓改其素。苟攸苟彳之事操。晦於始而明於終。猶可恕也。伯可之諂檜。明於始而晦於終。不可恕也。然其詞哀感頑豔。儘有佳者。陳質齋云。伯可詞鄙褻之甚。此語論其人。則可論其詞。則未盡然也。此不足以服其心。至王性之云。伯可樂章。令晏叔原不得獨擅。此又等於瞽者辨黑白矣。

黍離麥秀之悲。暗說則深。明說則淺。曾純甫詞。黃叔暘云。純甫東都故老。詞多感慨。

如金人捧露盤憶秦娥等曲淒然有黍離之感如雕闌玉砌空餘三十六離宮又云繁華一瞬不堪思憶又云叢臺歌舞無消息金樽玉管空陳迹詞極感慨但說得太顯終病淺薄碧山詠物諸篇所以不可及

程正伯與子瞻爲中表兄弟有書舟雅詞一卷余觀其詞淺薄者多高者筆意尙閒雅去坡仙何止萬里

竹垞謂正伯詞有與坡仙相亂者余謂兩人詞一洪一纖一深一淺如冰炭之不相入無俟辨而可明何慮其相亂也

正伯詞余所賞者惟漁家傲結處云細拾殘紅書怨泣流水急不知那個傳消息爲有深婉之致其次則水龍吟云算好春長在好花長見元只是人憔悴及詞選所錄卜算子一闕尙有可觀餘則一篇之中雅鄭多不分矣

程正伯掩淒涼黃昏庭院一篇後來秀水詞與此種筆路最近乃竹垞自謂學玉田未免欺人太甚

詞綜所錄朱晦翁水調歌頭。真西山蝶戀花。雖非高作。卻不沈悶。固知不是腐儒。杜伯高詞。氣魄絕大。音調又極諧。所傳不多。然在南宋。可以自成一隊。陳同甫云。伯高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評論甚當。

國初曹潔躬滿江紅。錢塘觀潮云。城上吳山遮不住。亂濤穿到巖灘歇。是英雄未死。報讎心。秋時節。沈雄悲壯。筆力千鈞。讀之起舞。竹垞和作。已非敵手。何論餘子。尤展成云。近日詞家。愛寫閨襜。易流狎昵。蹈揚湖海。動涉叫囂。二者交病。西堂此論。可謂深中詞人之弊。顧自言之。而自蹈之。何耶。

孔季重鷓鴣天云。院靜廚寒睡起遲。秣陵人老看花時。城連曉雨枯陵樹。江帶春潮壞殿基。傷往事。寫新詞。客愁鄉夢亂如絲。不知煙水西村舍。燕子今年宿傍誰。勝國之感情。文淒豔。較五代時。鹿虔扈臨江仙一闋。所謂煙月不知人世改。夜闌還照深宮。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者。可以媲美。

把酒囑東風。種出雙紅豆。吳茵次詞也。當時有紅豆詞人之號。郎似桐花。妾似桐花。

鳳王阮亭詞也。京師人呼爲王桐花。此類皆一時情豔語。絕無關於詞之本原。而當時轉以此得名。何其淺也。

宋人如紅杏尙書。賀梅子。張三影。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華倒影。柳屯田。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之類。皆以一語之工。傾倒一世。宋與柳左無論矣。獨惜張秦賀三家。不乏傑作。而傳誦者轉以次乘。豈白雪陽春。竟無和者。與爲之三歎。

子野。弔林君復詩。煙詞亡草更青。蔡君謨寄李良定詩。多麗新詞到海邊。此則一篇之工。見諸吟詠。然亦其人並非專家。故不惜以一篇之工。藝林傳播。國朝崔黃葉。崔紅葉亦猶是也。至賀梅子。張三影。秦學士。詞品超絕。而亦以一語之工得名。致與諸不工詞者同列。則亦安用此知己也。

容若飲水詞。才力不足。合者得五代人淒婉之意。余最愛其臨江仙。柳云。疏疏一樹五更寒。愛他明月好。憔悴也相關。言中有物。幾令人感激涕零。容若詞亦以此篇爲壓卷。

樊榭詞筆幽豔。蓋亦知陳朱之悖乎古。而別出旗鼓以爭勝。淺見者遂謂其從風騷來。其實不過襲梅溪夢窗玉田面目。而運以幽冷之筆耳。然不可謂非作手。

陳朱詞顯悖乎風騷。樊榭則隱違乎風騷。而不知風騷門徑。必不容與之相背也。

陳以雄闊勝。可藥纖小之病。朱以雋逸勝。可藥拙滯之病。厲以幽峭勝。可藥陳俗之病。不可謂之正聲。不得不謂之作手。

迦陵雄勁之氣。竹垞清雋之思。樊榭幽豔之筆。得其一節。亦足自豪。若兼有衆長。加以沈鬱。本諸忠厚。便是詞中聖境。

位存詞規模較隘。而全篇精粹。亦能拔幟於陳朱之外。璞函則輕圓俊美。跌宕縱橫。鼓吹陳朱。正不多讓。皆國朝之哲也。

青子綠陰空自好。年年總被東風誤。璞函送春詞也。意味極厚。詞之可以怨者。

宋詞有不能學者。蘇辛是也。國朝詞有不能學者。陳朱是也。然蘇辛自是正聲。人苦學不到耳。陳朱則異是矣。

學周秦姜史不成。尙無害爲雅正。學蘇辛不成。則入於魔道矣。發軔之始。不可不慎。板橋論詩。以沈著痛快爲第一。論詞取劉蔣。亦是此意。然彼所謂沈著痛快者。以奇警爲沈著。以豁露爲痛快耳。吾所謂沈著痛快者。必先能沈鬱頓挫。而後可以沈著痛快。若以奇警豁露爲沈著痛快。則病在淺顯。何有於沈。病在輕浮。何有於著。病在鹵莽滅裂。何有於痛與快也。

投畀豺虎。投畀有北。三百篇之痛快語也。然謂三百篇之佳者在此。則謬不可言矣。板橋詞。如把天桃斫斷。煞他風景。鸚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硯燒書。椎琴裂畫。毀盡文章。抹盡名。滎陽鄭。有慕歌家世。乞食風情。似此惡劣不堪語。想彼亦自以爲沈著痛快也。蔣竹山詞如春晴也好。春陰也好。著些兒春雨。越好。同此惡劣。

馮正中蝶戀花云。誰道閑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可謂沈著痛快之極。然卻是從沈鬱頓挫來。淺人何足知之。

碧山詞。何嘗不沈著痛快。而無處不鬱。無處不厚。反覆吟詠數十過。有不知涕之何

從者粗心人讀之。夏釜撞甕。何由識其真哉。

余友王竹庵工詩詞而未造深厚之境。余賦秋怨詩有云。雞鳴欲曙天未曙。此以知君在何處。紅燈如霧紗如煙。涼月沈沈夢中語。竹庵歎爲幽絕。以爲不厭百回讀也。癸酉年與余唱和甚多。余時年二十一。竹庵長余九年。後聞其游楚粵間。援例得縣丞。大吏薦擢知縣。與某公不合。愴怳抑鬱。年未四十下世。可哀也已。甲申秋。余過靖江。懷以詩云。雲水空濛欲化煙。眼前風物似當年。黃蘆苦竹秋蕭瑟。腸斷江樓暮雨天。竹庵著有江樓暮雨詩鈔。詞則倡和者不下十餘首。大半率意之作。都無存稿。雍乾以還。詞人林立。如南蕙橙里輩。非無磨琢之工。而卒不能超然獨絕者。皆苦不知本原所在。故下不至如楊郭之卑靡。上亦難窺姜史之門戶。後之爲詞者。不根柢於風騷。僅於詞中求生活。又無陳朱才力。縱極工巧。亦不過南蕙橙里之匹。則亦車載斗量。不可勝數矣。尙安足爲貴乎。

碧山玉田而後。得張皋文一揭其旨。而詞以不減。其間五六百年。亦多傑出之士。竟

無泝其源者亦足異矣。

金應珪詞選後序云。近世爲詞。厥有三蔽。義非宋玉。而獨賦蓬髮。諫謝淳于。而唯陳履鳥。揣摩牀第。汙穢中葷。是謂淫詞。其蔽一也。猛起奮末。分言析字。詼嘲則俳優之末流。叫嘯則市僧之盛氣。此猶巴人振喉。以和陽春。黽蟻怒噬。以調疏越。是謂鄙詞。其蔽二也。規模物類。依託歌舞。哀樂不衷其性。慮歎無與乎情。連章累篇。義不出乎花鳥。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應。雖旣雅而不豔。斯有句而無章。是謂游詞。其蔽三也。此病最深。亦最易犯。蓋前兩蔽則顯忤風騷。常人皆知其非。此一蔽則似是而非。易於亂真。今之假託南宋者。皆游詞也。原其所昧。厥亦有由。童蒙擷其粗。而失其精。達士小其文。而忽其義。故論詩則古近有祖。論詞則風騷若河漢。非其惑歟。此論深中世病。學人必破此三蔽。而後可以爲詞。

詞選後附錄諸家詞。大旨皆不悖於風騷。惟冠以仲則一首。殊可不必。仲則於詞。本屬左道。此一詞不過偶有所合耳。亦非超絕之作。

左仲甫南浦夜尋琵琶亭一章。格調不凡。惟遶回闌百折。覓愁魂句。終嫌不大雅。鄭善長湘春夜月簾一章。意味甚深。可稱佳構。而結數語云。從此便更休論春事。任教銀蒜終日垂垂。便更二字嫌逗。亦不檢之過。

梁應來兩般秋雨盦隨筆。除當時人詩詞外。大半掇拾唾餘。並無獨見。其中摘錄諸詞。率是淺薄纖麗之作。最爲下品。彼所自撰。如金縷曲春陰云云。枝而不物。卽金氏所謂游詞也。

山歌樵唱。里諺童謠。非無可採。但總不免俚俗二字。難登大雅之堂。好奇之士。每偏愛此種。以爲轉近於古。此亦魔道矣。鍾譚古詩歸之選。多犯此病。風騷自有門戶。任人取法不盡。何必轉求於村夫牧豎中哉。

近時興化劉熙載論詞。頗有合處。尙不染板橋餘習。作詞貴求其本原。而文藻亦不可不講。求之詞選。以探其本。博之詞綜。以廣其才。按之詞律。以合其法。詞之道幾盡於是。惟本之所在。未易驟探。第求諸詞選。尙不足臻。

無上妙諦。此余不得已撰述此編。推諸風騷。以盡精義。知我罪我。一任天下也。

白雨齋詞話卷第七

丹徒 陳廷焯 亦峯

詞有平仄可以通融者。有必不可通融者。一字偶乖。便不合拍。究心於詞律。自無不協之弊。

詞之音律。先在分別去聲。不知去聲之爲重。雖觀詞律。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猶不知也。斯編之作。專在直揭本原聲調之奧。有詞律在。余弗贅論。偶拈一條。示人以究詞律之捷徑耳。

詞中本原。初學難於驟得。宜先多讀唐宋之詞。以植其基。然後上溯風騷。下逮國初。以竟其原委。窮其變態。本原所在。可不言而喻矣。

詩詞一理。然不工詞者。可以工詩。不工詩者。斷不能工詞。故學詞貴在能詩之後。若於詩未有立足處。遽欲學詞。吾未見有合者。

古人詞勝於詩。則有之。如少游白石。皆然。未有不知詩而第工詞者。王碧山張玉田

輩詩不多見然必非不工詩者即使碧山輩詩未成家不能卓立千古要其爲詞之始必由詩以入門斷非躐等

人知東坡古詩古文卓絕百代不知東坡之詞尤出詩文之右蓋仿九品論字之例東坡詩文縱列上品亦不過爲上之中下七言古爲東坡擅長然於清絕之中雜以淺俗語沈鬱處亦未能盡致古文才氣縱橫而不免霸氣總不及詞之超逸而忠厚也若詞則幾爲上之上矣此老生平第一絕詣惜所傳不多也

古人詞大率無題者多唐五代人多以調爲詞自增入閨情閨思等題全失古人託興之旨作備於花庵草堂後世遂相沿襲最爲可厭至清綺軒詞選乃於古人無題者妄增入一題誣己誣人匪獨無識直是無恥

詠物詞至王碧山可謂空絕古今然亦身世之感使然後人不能強求也竹垞茶煙閣體物集二卷縱極工緻終無關於風雅

其年長相思贈別楊枝云漱金卮閣金卮不是樽前抵死辭今宵是別離愈朴直愈

婉曲愈沈痛。豔詞非其年所長。然此類亦見別致。

晏小山長相思云。長相思。長相思。若問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見時。長相思。長相思。欲把相思說似誰。淺情人不知。此亦小山集中別調。與其年贈別楊枝之作。筆墨相近。其年瑞龍吟後半云。春夜見壁間三絃子。是雲耶。舊物感而填詞。記得蛇皮絃子。當時妝就。許多聲價。曲項微垂。蘇同心結打。也會萬里。伴我關山夜。有客向。潼關店後。昆陽城下。一曲琵琶者。月黑楓青。輕攏細研。游絲落絮之情。雲湧風飛之筆。亦一時之雄也。

竹垞豔詞。言情者遠勝文友。而體物諸篇。則文友爲工。此亦各有所長。不可相強。如美人額。美人齒。等篇。竹垞非不工巧。然不及文友之精。

文友爲詞中之妖。然卻有妖之神通。後人爲豔詞。更欲勝之。亦非易易。故余願學詞者。各究本原之所在。本原既得。不獨蓉渡爲糟粕。卽烏絲載酒。亦成旒綴。溫厚和平。詩教之正。亦詞之根本也。然必須沈鬱頓挫出之。方是佳境。否則不失之

淺露卽難免平庸。

風騷爲詩詞之原。然學騷易。學詩難。風詩祇可取其意。楚詞則並可擷其華。

幽深窈曲。瑰瑋奇肆。楚詞之末也。沈鬱頓挫。忠厚纏綿。楚詞之本也。舍其本而求其末。遂託名於靈均。吾所不取。

千古詩騷之妙者。惟陳王之詩。飛卿之詞。爲能得其神。不襲其貌。近世則蒿庵詞。可與風騷相表裏。此外鮮有合者。

楚詞二十五篇。不可無一。不能有二。宋玉效顰。已爲不類。兩漢才人。踵事增華。去騷益遠。惟陳王處骨肉之變。發忠愛之忱。旣憫漢亡。又傷魏亂。感物指事。欲語復咽。其本原已與騷合。故發爲詩歌。覺湘間澤畔之吟。去人未遠。嗣後太白學騷。虛有形體。長吉學騷。益流怪誕。飛卿古詩。有與騷暗合處。但才力稍弱。氣骨未遒。可爲騷之奴隸。未足爲騷之羽翼也。惟菩薩蠻更漏子諸詞。幾與騷化矣。所以獨絕千古。無能爲繼。繼之者其惟蒿庵乎。

或問杜陵何以不學騷。余曰：此不可一概論也。大約自風騷以迄太白，皆一綫相承。其間惟彭澤一源超然物外。正如巢許夷齊，有不可以常理論。至杜陵負其倚天拔地之才，更欲駕風騷而上之，則有所不能。僅於風騷中求門戶，又若有所不甘。故別建旗鼓，以求勝於古人。詩至杜陵而聖，亦詩至杜陵而變。顧其力量充滿，意境沈鬱。嗣後爲詩者，舉不能出其範圍，而古調不復彈矣。故余謂自風騷以迄太白，詩之正也。詩之古也。杜陵而後，詩之變也。自有杜陵，後之學詩者，更不能求風騷之所在，而亦不得不以杜陵爲止境。韓蘇且列門牆，何論餘子。昔人謂杜陵爲詩中之秦始皇，言其變古也。亦是快論。此下六條論詩之正變，偶與論風騷連類及之。

世人論詩，多以太白之縱橫超逸爲變，而以杜陵之整齊嚴肅爲正。此第論形骸，不知本原也。太白一生大本領，全在古風五十五首。今讀其詩，何等朴拙，何等忠厚。至如蜀道難行路難，天姥吟，鳴皋行等篇，粗而不精，枝而不理，絕非太白高作。若杜陵忠愛之忱，千古共見，而發爲歌吟，則無一篇不與古人爲敵。其陰狠在骨，更不可以

常理論。故余嘗謂太白詩。謹守古人繩墨。亦步亦趨。不敢相背。至杜陵乃真與古人爲敵。而變化不可測矣。固由讀破萬卷。研琢功深。亦實爲古今邁等絕倫之才。斷不能率循規矩。受古人羈縛也。但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

今之尊李抑杜者。每以李之劣處爲李之優。而以杜之優處爲杜之劣。不獨非杜之知己。並非李之知己矣。楊升庵其甚焉者也。

詩有變古者。必有復古者。如陳伯玉掃陳隋之習是也。然自杜陵變古後。而後世更不能復古。自風騷至太白同出一源。杜陵而後無敢越此老範圍者。皆與古人爲敵國矣。何其霸也。

不知古者。必不能變古。此陳隋之詩所以不競也。杜陵與古爲化者也。惟其與古爲化。故一變而莫可復興。

杜陵之詩。洗脫漢魏六朝面目殆盡。亦非敢於變風騷也。特才力愈工。風雅愈遠。不變而變。乃真變矣。

自溫韋以迄玉田詞之正也。亦詞之古也。元明而後詞之變也。茗柯蒿庵其復古者也。斯編若傳輪扶大雅未必無補。

詞至元明猶詩至陳隋。茗柯蒿庵猶陳射洪張曲江也。嗣後誰爲太白。收前古之終。誰爲杜陵。別出旗鼓。以開來學哉。陳朱不能與古化。雖敢於變古。終無少陵手段。不足範圍後學也。

河傳一調最難合拍。飛卿振其蒙。五代而後便成絕響。

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飛卿佳句也。好在是夢中清況。便覺綿邈無際。若空寫兩句景物。意味便減。悟此方許爲詞。不則卽金氏所謂雅而不豔。有句無章者矣。

稼軒粉蝶兒落梅起句云。昨日春如十三女兒學繡。後半起句云。而今春如輕薄蕩子難久。兩喻殊覺纖陋。令人生厭。後世更欲效顰。真可不必。

詞中如西江月一翦梅。釵頭鳳。江城梅花引等調。或病纖巧。或類曲唱。最不易工。難得大雅善爲詞者。此類以不填爲貴。

入門之始。先辨雅俗。雅俗既分。歸諸忠厚。既得忠厚。再求沈鬱。沈鬱之中。運以頓挫。方是詞中最上乘。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易安雋句也。並非高調。鶯鶯燕燕。春春花柳。柳真真。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四字尤不堪。停停當當。人人喬夢符效之。醜態百出矣。然如雙卿鳳凰臺上憶吹簫。闋疊至四五十字。而運以變化。不見痕迹。長袖善舞。誰謂今人不逮古人。

易安聲聲慢詞。張正夫云。此乃公孫大娘舞劍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會有一下十四疊字者。後疊又云。到黃昏。點點滴滴。又使疊字。俱無斧鑿痕。怎生得黑。黑字不許第二人押。婦人有此詞筆。殆間氣也。此論甚陋。十四疊字。不過造語奇雋耳。詞境深淺。殊不在此。執是以論詞。不免魔障。

雙卿詞。怨而不怒。可感可泣。吳蘋香則怨而怒矣。詞不逮雙卿。其情之可憫則一也。僧之能詞者。除西湖老僧點絳脣一闋外。鮮有佳者。此詞亦非正聲。然其中有一片

化機未可淺視

癸酉甲戌之年。余初習倚聲。曾選古今詞二十六卷。得一千四百三十四首。名曰雲韶集。自今觀之。殊病蕪雜。然其中議論。亦有一二足探者。如云。北宋詞詩中之風也。南宋詞詩中之雅也。又云。東坡不可及處。全是去國流離之思。卻又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所以爲高。又云。方回筆墨之妙。真乃一片化工。又云。張文潛謂方回詞。妖冶如攬嬾施之祛。盛麗如入金張之堂。幽索如屈宋。悲壯如蘇李。此猶論其貌耳。若論其神。則如雲煙縹緲。不可方物。又云。稼軒詞非不運典。然運用雖多。而其氣不掩。非放翁所及。劉氏並譏辛陸。謬矣。劉潛夫云。放翁稼軒一掃纖豔。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又云。詞至張仲舉後。數百年來。邈無嗣響。南宋者。又云。詞衰於元。然猶未亡也。至明而詞乃亡矣。又云。竹垞詞豔而不浮。疏而不流。工麗芊綿中。而筆墨飛舞。此亦第論其面目。又云。其年詞以氣勝。然亦是以情勝。蓋有氣以達情。而情愈出。情爲主。貴得其正。氣爲輔。貴得其厚。後人徒學其矜才使氣。殊屬無謂。此

亦第論形骸其年詞亦未能到此地步然其說自可取又云詞家之病首在一俗字。破除此病非讀樊榭詞不可。又云稼軒詞精者直似一座鐵甕城。堅而銳。銳而厚。縱饒千軍萬馬亦衝突不入。板橋心餘輩一擊瓦解矣。又云五代人詞不著力而意自勝。而俚淺處亦不少。以上數條雖不必盡然亦未爲無見。

詞中連用疊字。或句句用春字。或句句用愁字。句句用聲字。兒字。秋字。問字之類。皆非正道。有志於古者。必不屑爲。

唐人皇甫子奇詞宏麗不及飛卿。而措詞閒雅。猶存古詩遺意。唐詞於飛卿而外。出其右者鮮矣。五代而後。更不復見此種筆墨。

飛卿詞大半託詞帷房。極其婉雅。而規模自覺宏遠。周秦蘇辛姜史輩。雖姿態百變。亦不能越其範圍。本原所在。不容以形迹勝也。

碧山詠蓴云。碧芽也。抱春洲怨。雙捲小絨芳字。下云。江湖興。昨夜西風又起。年年輕誤歸計。如今不怕歸無準。卻怕故人千里。玉田長亭怨云。故人何許。渾忘了江南舊。

雨下云如今又京國尋春定應被薇花留住。自甘終隱而亦不願其友之枉道徇人。同一用意忠厚。

碧山醉落魄云。垂楊學畫蛾眉綠。年年芳草迷金谷。如今休把佳期卜。一掬春情斜月杏花屋。婉麗中見幽怨。殆亦借題言志耶。

鎮日雙蛾愁不展。隔斷中庭。羞與郎相見。十二闌干閒倚遍。鳳釵壓鬢寒猶顫。昨日江樓簾乍捲。零亂春愁。柳絮飄千點。上已湔裙人已遠。斷魂莫唱蘋花怨。此余蝶戀花詞也。怨而不怒。尙有可觀。越二日。又賦一闕云。誰道蓬山天外遠。曉起開簾。重見芙蓉面。驪髻籠雲眉翠斂。低頭不覺朱顏變。避入花陰藏不見。細拾殘紅。不語思量遍。小院新晴寒尙淺。秋風先已捐團扇。決絕如此。未免怨而怒矣。

乙酉鄉試泄瀉委頓。草草完卷。歸舟望月。秋氣沆寥。曾賦臨江仙云。八月西風吹客袂。初程少駐征鞍。雁聲嘹唳碧雲端。高城天共遠。回首淚闌干。短荻長蘆秋瑟瑟。水邊紅蓼花殘。冰輪寂寞夜江寒。迴潮如有恨。嗚咽繞前灘。意不深而情勝。明日阻雨。

又賦洞仙歌一闋。上半闋云。荒江晚泊。艤蒹葭深處。回首高城墮煙霧。正酒懷落寞。旅夢淒迷。愁欲絕。況是短篷疏雨。亦卽上章之意。詞境皆淺。聊寄吾懷而已。

詞有信筆寫去。若不關人力者。而目饒深厚。此境最不易到。余曾賦鷓鴣天一闋云。一夜西風古渡頭。紅蓮落盡使人愁。無心再續西洲曲。有恨還登舴艋舟。殘月墮。曉煙浮。一聲欸乃入中流。豪懷不肯同零落。卻向滄波弄素秋。書以俟教我者。

題詠西湖十景。惟陳西麓感時傷事。得風人之正。草窗木蘭花慢十闋。泛寫景物。了無深義。張成子應天長十章。才氣不逮草窗。而時有與西麓暗合處。如蘇隄春曉云。草色舊迎雕輦。蒙茸暗香陌。曲院荷風云。田田處。成暗綠。正萬羽背風斜。亂鷗去。不信雙鴛。午睡猶熟。花港觀魚云。禹浪未成頭角。吞舟膽猶怯。湖山外。江海匝。怕自有暗泉流接。楚天遠。尺素無期。枉誤停楫。下云。濠梁興歸未愜。記舊伴袖攜留摺。指魚水。總是心期。休怨三疊。南屏晚鐘云。歡娛地。空浪迹。漫記省。五更聞得。柳浪聞鶯云。昆明事。休更說。費夢繞建章宮闕。兩峯插雲云。喚醒睡龍蒼角。盤空壯商翼。西湖

路成倦客。待倩寫素練千尺。此類皆有亡國之感。不及西麓之深厚。固勝似草窗作。趙聞禮錄入陽春白雪集中。未爲無見。

趙聞禮輯陽春白雪八卷。頗能擷兩宋人之精。而雜入游詞亦不少。未能盡善也。

陸務觀風流子云。佳人多命薄。初心慕德曜。嫁梁鴻。記綠窗睡起。靜吟閒詠。句翻離合格。變玲瓏。更乘興。素紈留戲墨。纖玉撫孤桐。蟾滴夜寒。水浮微凍。鳳牋春麗。花研輕紅。人生誰能料。堪悲處。身落柳陌花叢。翻羨畫堂鸚鵡。深閉金籠。向寶鏡鸞釵。臨妝常晚。繡茵牙版。催舞還慵。腸斷市橋月笛。燈院霜鐘。蓋放翁傷其妻作也。詞不必高。而情極哀怨。選本皆不登此篇。惟陽春白雪集載之。

商人重利輕別離。白香山沈痛語也。江開之菩薩蠻云。商婦怨。嫁郎如未嫁。長是淒涼夜。情少利心多。郎如年少何。但極笨極。真是點金成鐵。

許魯齋云。儒者以治生爲急務。真通達之論。其沁園春壘田東坡云。爲農換卻爲儒。任人笑。謀身拙更迂。念老來生業。無他長技。欲期安穩。敢避崎嶇。達士身名。豪家驕。

塞此好胸中一點無歡然處有膝前兒女几上詩書亦卽治生之義非泛作農家話元草堂詩餘載之而詞則未爲超妙

竹山詞云萬誤會因疏處起一閒且向貧中覓自正閱歷語而詞筆甚雋魯齋書懷詞云萬事豈容忙裏做一安惟自閒中得效顰無謂

學以礪而後成苟違繩墨何憚鈇規若以水濟水則亦何益之有哉古人詩詞不盡可法善於運用何難化腐爲奇若理解不明貞淫未辨妄竊古人成語以爲己有膠柱者寶其唾餘改絃者失其宗旨古人亦安恃此知己也

辛稼軒詞運用唐人詩句如淮陰將兵不以數限可謂神勇而亦不能牢籠萬態變而愈工如腐遷夏本紀之點竄禹貢也

元草堂詩餘載江村姚雲文良嶽詞云摸魚兒渺人間蓬瀛何許一朝飛入梁苑輞川梯洞層崖出猶帶鬼愁龍怨窮遊宴談笑裏金風吹折桃花扇翠華天遠悵莎沼螢黏錦屏煙合草露泣蒼蘚東華夢好在牙橋瑠蜃畫圖歷歷曾見落紅萬點孤臣

淚斜日牛羊春晚。摩雙眼。看塵世。鼇宮。又報鯨波淺。吟鞭拍斷。便乞與媧皇。化成精衛。填不盡遺憾。慨當以慷。亦陳經國之亞匹也。

元人彭元遜解佩環尋梅不見云。江空不渡。恨靡蕪杜若。零落無數。遠道荒寒。婉婉流年。望望美人。遲暮。風煙雨雪。陰晴晚。更何須春風千樹。盡孤城落木蕭蕭。日夜江聲流去。日宴山深。聞笛恐他年流落。與子同賦。事闊心違。交淡媒勞。蔓草沾衣多露。汀洲窈窕。餘醒寐。遺珮環浮沈澧浦。有白鷗淡月微波。寄語逍遙容與。憂深思遠。於兩宋外。又闢一境。而本原正見相合。出自元人手筆。尤爲難得。

元草堂詩餘錄彭元遜詞最多。其警句如臨江仙云。自結牀頭麈尾。角巾坐枕孤松。片雲承日過山東。起聽荷葉雨。行受豆花風。蝶戀花云。無復捲簾知客意。楊花更欲因風起。語爽朗而意深遠。在元代定推作手。

藁斐軒詞韻以上去入三聲均隸入平韻中。蓋專爲北曲而設。決非宋人所訂正。惜大晟樂府久已失傳。無從考證其謬。樊榭遽以爲宋人詞韻。失之未考也。

玉田詞源二卷。上卷精研聲律。探本窮源。繪圖立說。審音者執此以求古樂不難矣。下卷自音譜以至雜論。選詞不多。別具隻眼。洵可爲後學之津梁。陳眉公誤以下卷爲樂府指迷。雲間姚培謙張景星輯爲樂府指迷一卷。而刪其十之二三。蓋仍眉公之誤也。

劉改之詠美人指甲。美人足沁園春兩篇。玉田詞源錄附姜史詠物之後。謂兩詞亦工麗。但不可與前作同日語。余謂宋人詠物佳篇極多。何必錄此兩詞。有汙大雅。此詞源之小疵。不得以玉田所賞而諱其失。

作詞氣體要渾厚。而血脈貫通。血脈要貫通。而發揮忌刻露。居心忠厚。托體高渾。雅而不腐。逸而不流。可以爲詞矣。

雄闊非難。深厚爲難。刻摯非難。幽鬱爲難。逸非難。沖淡爲難。工麗非難。雅正爲難。奇警非難。頓挫爲難。纖巧非難。渾融爲難。古今不乏名家。兼有衆長鮮矣。詞豈易言哉。

李後主晏叔原皆非詞中正聲而其詞則無人不愛以其情勝也情不深而爲詞雖雅不韻何足感人。

晏元獻歐陽文忠皆工詞而皆出小山下專精之詣固應讓渠獨步然小山雖工詞而卒不能比肩溫韋方駕正中者以情溢詞外未能意蘊言中也故悅人甚易而復古則不足。

熟讀溫韋詞則意境自厚熟讀周秦詞則韻味自深熟讀蘇辛詞則才氣自旺熟讀姜張詞則格調自高熟讀碧山詞則本原自正規模自遠本是以求風雅何必遽讓古人。

向子諲梅花引戲代李師周作云花如頰梅如葉小時笑弄階前月最盈盈最惺惺閒愁未識無計說深情一年空省春風面落花開不相見要相逢得相逢須信靈犀中自有心通同杯杓同斟酌千愁一醉都忘卻花陰邊柳陰邊幾回擬待偷憐不成憐傷春玉瘦慵梳掠拋擲琵琶閒處著莫猜疑莫嫌遲鴛鴦翡翠終是一雙飛此

調頗不易工。古今合作。僅此一首。蓋轉韻太多。真氣必減。且轉韻處必須另換一意。方能步步引入入勝。作者多爲調所窘。此作層層入妙。如轉丸珠。又如七寶樓臺。不容拆碎。此詞余錄入閒情集。賀方回三闋。陳其年二闋。專集古語以爲詞。可稱別調。賀陳詞余錄入別調集。

張元幹樓上曲云。樓外夕陽明。遠水樓中人倚東風裏。何事有情怨別離。低鬟背立。君應知。東望雲山君去路。斷腸迢迢盡愁處。明朝不忍見雲山。從今休傍曲闌干。意味深長。音調古雅。豔體中陽春白雪也。

黃石牧香屑集。古豔古香集。句神境。唐堂詞二卷。亦多幽怨之音。如翠樓吟。魂云。月魄荒唐。花靈髣髴。相攜最無人處。闌干芳草外。忽驚轉幾聲。杜宇飄零何許。似一縷游絲。因風吹去。渾無據。想應淒斷。路傍酸雨。日暮渺渺愁余。覺黯黯銷者。別情離緒。春陰樓外遠。入煙柳和鶯私語。連江暝樹。願打點幽香。隨郎黏住。能留否。只愁輕絕。化爲飛絮。慘戚慳悽。迷離恂恍。非深於情者。不能道隻字。

寇萊公點絳脣云。象尺薰爐。拂曉停鍼線。愁蛾淺。飛紅零亂。側臥珠簾捲。遣詞淒豔。姿態甚饒。自是北宋人手筆。

范文正御街行云。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淋漓沈著。西廂長亭襲之。骨力遠遜。且少味外味。此北宋所以爲高。小山永叔後。此調不復彈矣。

張忠武臨江仙憶舊云。千古武陵溪上路。桃花流水潺潺。可憐仙侶剩濃歡。黃鸝驚夢破。青鳥喚春還。回首舊遊渾不見。蒼煙一片荒山。玉人何處倚闌干。紫簫明月底。翠袖暮雲寒。清詞麗句。不減晏歐諸賢。從古大英雄。必非無情者。吾於仲疇益信。燒殘紅燭暮雲合。飄盡碧梧金井寒。馮正中拋毬樂詞也。拗一字。更覺宮商一片知音者。原不拘於調。

詩以窮而後工。倚聲亦然。故仙詞不如鬼詞。哀則幽鬱。樂則淺顯也。宋代惟白玉蟾脫盡方外氣。陳與義擬法。駕導引三章。亦稱佳構。原序云。世傳頃年都下市肆中有

道人攜烏衣椎髻女子買酒獨飲女子歌詞以侑凡九闕皆非人世語或記之問
一道士道士驚曰此赤城韓夫人所製水府蔡真君法駕導引也烏衣女子疑龍云
得其三而亡其六擬作三闕其一云朝元路朝元路同駕玉華君千乘載花同一色
人間遙指是祥雲回望海光新其二云東風起東風起海上百花搖十八風鬢雲半
動飛花和雨著輕綃歸路碧迢迢其三云煙漠漠煙漠漠天澹一簾秋自洗玉舟斟
白醴月華微映是空舟歌罷海西流以清虛之筆寫闊大之景語帶仙氣洗脫凡豔
殆盡

王香雪天仙子曉發尙湖云遠樹驚鳥飛不定煙中漸吐青山影犬聲荒店未開門
西風緊霜華凝半湖殘月蘆花冷全首寫景亦是詞中變格後人不必效顰

白雨齋詞話卷第八

丹徒 陳廷焯 亦峯

東坡詞全是王道稼軒則兼有霸氣然猶不悖於王也其年則竟似老瞞石勒一流人物板橋心餘輩不過赤眉黃巾之流亞耳後之學詞者不究本原好作壯語復向板橋心餘詞求生活則是鼠竊狗偷益卑卑不足道矣

其年題珂雪詞云萬馬齊瘖蒲牢吼百斛蛟螭困蠢算蝶拍鶯簧休混多少詞場談文藻向豪蘇膩柳尋藍本吾大笑比蛙黽夫柳誠不足重蘇則何可厚非一概抹煞此蓋其年自道其詞而特借珂雪一發之也然竟是老瞞石勒聲口

其年能作壯語然悲者多而麗者少惟送三韓李若士省親之楚金縷曲一闋若士尊公時提督湖廣最爲壯麗詞云秋到離亭暮羨風前珊瑚鞭玉靶翩然竟去借問此行何所向笑指巴煙郢樹是烏鵲慣南飛處路入南荒休騁望有陶公戰艦空灘雨醜熱酒浪花舞嚴君坐擁貔貅旅壓下流一軍下瀨目無黃祖昨夜月明親饗士要

奏新填樂府。都不用陳琳阮瑀。手掣紅旗。翻破陣。看郎君下筆驚鸚鵡。猿臂種氣如虎。雄闊壯麗。然在迦陵。自是屈章之作。

西河詞話云。禮部某郎中無子。適其妾有身。已產女矣。勾鄰園尼僧。向城東育嬰堂。懷一血胎內之。遂詐言生一男。於彌月宴客。座間各賦賀詞。予同官陳迦陵賦桂枝香曲二闕。其首闕前截云。泛蒲未既。蘭湯重試。若非釋氏攜來。定是宣尼抱至。郎中疑迦陵知其事。故誚之。卽次闕前截云。懸弧宅第。充閭佳氣。試聽戶外啼聲。可是人間恆器。凡人間戶外。皆類誚詞。遂大恚恨。其後凡禮部於翰林院衙門有所差擇。必厚抑迦陵。竟至淹滯。始知文字之隙。原有檢點所不及者。然不可不慎也。按此二詞。迦陵集中不載。先生以詞自豪。竟以詞受累。何造化之善弄人耶。

彭駿孫金粟詞話云。詞人用語助入詞者甚多。入豔詞者絕少。惟秦少游悶則和衣擁。新奇之甚。用則字亦僅見此詞。按此乃少游惡劣語。何新奇之有。至用則字入詞。宋人中屢見。如拌則而今已拌了。忘則怎生便忘得。又憶則如何不憶之類。亦豈謂

之僅見。董文友詞云：暗笑那人知未薄。倖從前既押既字穩而有味。似此方可謂善用語。助入豔詞者。

讀古人詞。貴取其精華。遺其糟粕。且如少游之詞。幾奪溫韋之席。而亦未嘗無纖俚之語。讀淮海集。取其大者高者可矣。若徒賞其怎得香香深處。作箇蜂兒抱等句。此語彭羨門亦賞之。以爲近似柳七語。尊柳抑秦。匪獨不知秦。並不知柳可發大曠。則與山谷之女邊著子。門裏安心。其鄙俚纖俗。相去亦不遠矣。少游真面目。何由見乎。東坡稼軒白石玉田。高者易見。少游美成梅溪碧山。高者難見。而少游美成尤難見。美成意餘言外。而痕迹消融。人苦不能領略。少游則義蘊言中。韻流絃外。得其貌者。如騷鼠之飲河。以爲果腹矣。而不知滄海之外。更有河源也。喬笙巢謂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可謂卓識。

聲名之顯晦。身分之高低。家數之大小。只問其精與不精。不係乎著作之多寡也。子建淵明之詩。所傳不滿百首。然較之蘇黃白陸之數千百首者。相越何止萬里。詞中

如飛卿端已正中子野東坡少游白石梅溪諸家。膾炙人口之詞。多不過二三十闋。少則十餘闋。或數闋。自足雄峙千古。無與爲敵。近人以多爲貴。卷帙裒然。佳者不獲一二闋。吾雖以之覆酒甕。覆醬甌。猶恐汚吾酒醬也。吾願肆志於古者。將不昔應酬無聊之作。一概刪棄。不可存絲毫姑息之意。而後眞面目可見。而後可以傳之久遠。不爲有識者所譏。然則蒿庵四十闋。較古人爲已多。正不病其少也。

小倉山房詩。詩中異端也。稍有識者。無不吐棄之。然亦實有可鄙之道。不得謂鄙之者之過。假令簡齋當日。刪盡蕪詞。僅存其精者百餘首。多存近體。少存古體。不必存絕句。極多以百餘首爲止。更不可再多。傳至今日。正勿謂不逮阮亭竹垞諸公也。惟其不能割舍。誇多鬪靡。致使指摘交加。等諸極惡不堪之列。亦其自取。習倚聲者。尤不可不察。

小倉山房集。佳者尙可得百首。忠雅堂詩。甌北詩鈔。百中幾難獲一。蓋一則如粗鄙赤腳奴。一則如倚門賣笑倡也。近人懾於其名。以耳代目。彼不知駝峯熊掌爲何物。

宜其如鴟之嚇腐鼠也。哀哉。

袁趙蔣盛負時名。而其詩實無可貴。洪稚存吳穀人等詩。愈趨愈下。儘可不觀。無足深論。

詩詞中淺薄聰明語。余所痛惡。一染其習。動輒可數十首。無論其不能傳。卽徼倖傳之後世。亦不過供人唾罵耳。何足爲重。

余友嘗語余云。有全唐詩。不可無全宋詞。有能爲是舉者。固是大觀。且不患其不傳也。然余謂借以傳一己之名。則可。欲以教天下後世之爲詞者。則不可。蓋兵貴精不貴多。精則有所專注。多則散亂無紀。如全唐詩九百卷。多至四萬八千首。精絕者亦不過三千首。可數十卷耳。余久有唐詩選之意。約得三千首。此舉至今未果。餘則僅備觀覽。供採掇資諧笑而已。雖不錄無害也。倚聲一途。既有朱氏詞綜。兩宋精華。約略已具。而蒿庵猶病其蕪。更欲集全宋詞。則亦不過壯觀鄴架於本原無涉。亦可不必。

宋六十家詞已病蕪雜。識者宜分別觀之。吳氏宋元百家詞竹垞時已失全書。近更無從採訪。然宋元兩代詞高者不過十餘家。次者約得三十餘家。合五十家足矣。錄至百家。下乘必多於上駟。博而不精。終屬過舉。

兩宋詞精絕者約略不過五百餘首。足備揣摩。不必多求也。

白石仙品也。東坡神品也。亦仙品也。夢窗逸品也。玉田雋品也。稼軒豪品也。然皆不離於正。故與溫韋周秦梅溪碧山同一大雅。而無傲而不理之誚。後人徒恃聰明。不窮正始。終非至詣。

東坡一派無人能繼。稼軒同時則有張陸劉蔣輩。後起則有遺山迦陵板橋心餘輩。然愈學稼軒去稼軒愈遠。稼軒自有真耳。不得其本。徒逐其末。以狂呼叫囂爲稼軒。亦誣稼軒甚矣。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則一。論其派別。大約溫飛卿爲一體。皇甫子奇南唐二主附之。韋端己爲一體。牛松卿附之。馮正中爲一體。唐五代諸詞人以暨北宋晏歐小

山等附之。張子野爲一體。秦淮海爲一體。柳詞高者附之。蘇東坡爲一體。賀方回爲一體。毛澤民。晁具茨。高者附之。周美成爲一體。竹屋草窗附之。辛稼軒爲一體。張陸劉蔣陳杜合者附之。姜白石爲一體。史梅溪爲一體。吳夢窗爲一體。王碧山爲一體。黃公度。陳西麓附之。張玉田爲一體。其間惟飛卿端己正中淮海美成梅溪碧山七家殊塗同歸。餘則各樹一幟。而皆不失其正。東坡白石尤爲矯矯。

汪玉峯森之序詞綜云。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陽姜夔出句琢字鍊。此四字甚淺陋。不知本原之言。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箭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此論蓋阿附竹垞之意。而不知詞中源流正變也。竊謂白石一家。如閒雲野鶴。超然物外。未易學步。竹屋所造之境。不見高妙。烏能爲之羽翼。至梅溪則全祖清真。與白石分道揚鑣。判然兩途。東澤得詩法於白石。卻有似處。詞則取徑狹小。去白石甚遠。夢窗才情橫逸。斟酌於周秦姜史之外。自樹一幟。亦不專

師白石也。虛齋樂府較之小山淮海則嫌平淺。方之美成梅溪則嫌伉陜似鬱不紆亦是一病。絕非取徑於白石。竹山則全襲辛劉之貌而益以疏快直率無味。與白石尤屬歧途。草窗西麓兩家則皆以清真爲宗。而草窗得其姿態西麓得其意趣。草窗間有與白石相似處而亦十難獲一。碧山則源出風騷兼採衆美託體最高。與白石亦最異。至玉田乃全祖白石面目雖變託根有歸可爲白石羽翼。仲舉則規模於南宋諸家而意味漸失亦非專師白石總之謂白石拔幟於周秦之外與之各有千古則可謂南宋名家以迄仲舉皆取法於白石則吾不謂然也。

詞家好分南宋北宋國初諸老幾至各立門戶竊謂論詞只宜辨別是非南宋北宋不必分也。若以小令之風華點染指爲北宋而以長調之平正迂緩雅而不豔豔而不幽者目爲南宋匪獨重誣北宋抑且誣南宋也。

北宋間有俚詞南宋則多游詞而伉詞則兩宋皆不免選擇不可不慎。學者貴求其本原所在門戶之見自消否則各執一是互相攻詆溯厥本原卒無託足處宜乎不

得其通也。

余擬輯古今二十九家詞選。附四十二家約二十卷。有唐一家。附一家溫飛卿。附皇甫子奇五代三家。附四家李後主。附中宗韋端己。附牛松卿孫光憲馮延巳。附李珣北宋七家。附六家歐陽永叔。附晏元獻晏小山張子野蘇東坡秦少游。附柳耆卿毛澤民趙長卿賀方回周美成。附陳子高晁具茨南宋九家。附八家辛稼軒。附朱敦儒黃公度劉克莊張元幹張孝祥劉改之陸放翁蔣竹山姜白石高竹屋史梅溪吳夢窗陳西麓周草窗王碧山張玉田元代一家。附二家張仲舉。附彭元遜末附金之元遺山國朝八家。附二十一家陳其年。附吳梅村曹潔躬尤悔庵鄭板橋曹珂雪。附彭駿孫徐電發嚴藕漁朱竹垞。附李分虎李符曾王阮亭董文友厲太鴻。附黃石牧史位存。附王小山王香雪趙璞函。附過湘雪吳竹嶼張皋文。附張翰風李申耆鄭善長莊中白。附蔣鹿潭譚仲修自溫飛卿至馮延巳爲第一卷。歐陽永叔至張子野爲第二卷。蘇東坡至秦少游爲第三卷。賀方回至周美成爲第四卷。辛稼軒爲第五卷。姜

白石至史梅溪爲第六卷。吳夢窗爲第七卷。陳西麓至周草窗爲第八卷。王碧山爲第九卷。張玉田至張仲舉爲第十卷。陳其年爲第十一卷。第十二卷。第十三卷。曹珂雪爲第十四卷。朱竹垞爲第十五卷。第十六卷。厲太鴻爲第十七卷。史位存爲第十八卷。趙璞函爲第十九卷。而殿以張皋文莊中白爲第二十卷。詞中原委正變約略具是。此選大意務在窮源竟委。故取其正兼收其變。爲利於初學耳。非謂詞之本原卽在二十九家中漫無低昂也。惟殿以皋文中白。卻寓深意。

溫韋創古者也。晏歐繼溫韋之後。面目未改。神理全非。異乎溫韋者也。蘇辛周秦之於溫韋。貌變而神不變。聲色大開。本原則一。南宋諸名家。大旨亦不悖於溫韋。而立門戶。別有千古。元明庸庸碌碌。無所短長。至陳朱輩出。而古意全失。溫韋之風。不可復作矣。貞下起元。往而必復。皋文唱於前。蒿庵成於後。風雅正宗。賴以不墜。好古之士。又可得尋其緒焉。

杜陵變古之法。不變古之理。故自杜陵變古後。而學詩者不得不從杜陵。縱有復古

者亦不過古調獨彈無與爲應也。陳朱變古之理而並未能盡變古之法。故雖敢於變古不能必人之心悅而誠服其詞。且不能禁人之復古。有志爲詞者宜直溯風騷。出入唐宋。乃可救陳朱之失。勿爲陳朱輩所囿也。

黃公度知稼翁詞氣格高遠語意渾厚直合東坡碧山爲一手所傳不多卓乎不可企及。

趙以夫龍山會九日云西北最關情漫遙指東徐南楚黯銷魂斜陽冉冉雁聲悲苦感時之作但說得太顯不耐尋味金氏所謂鄙詞也感時傷事者必熟讀碧山詞而後可以作不平鳴。

詩之高境在沈鬱其次卽直截痛快亦不失爲次乘詞則舍沈鬱之外卽金氏所謂俚詞鄙詞游詞更無次乘也非沈鬱無以見深厚唐宋諸名家不可不讀者正在此。

白石長亭怨慢云閱人多矣誰得似長亭樹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白石諸詞惟此數語最沈痛迫烈此外如最可惜一片江山總付與啼鴉又文章信美知何

用漫贏得天涯羈旅。皆無此沈至。

別母情懷。隨郎滋味。桃葉渡江時。白石少年遊戲。平浦詞也。隨郎滋味四字。似不經心。而別有姿態。蓋全以神味勝。不在字句之間尋痕迹也。

詩外有詩。方是好詩。詞外有詞。方是好詞。古人意有所寓。發之於詩詞。非徒吟賞風月。以自蔽惑也。少陵詩云。甫也。南北人。早爲詩酒汗。具此胸次。所以卓絕千古。求之於詞。旨有所歸。語無泛設者。吾惟服膺碧山。

蒿庵會語云。唐以後詩。元以後詞。必不可入目。方有獨造處。此論甚精。然余謂作詩詞時。須置身於漢魏。指詩言唐宋。指詞言之間。不宜自卑其志。若平時觀覽。則唐以後詩。元以後詞。益我神智。增我才思者。正復不少。博觀約取。亦視善學者何如耳。溫厚和平。詩詞一本也。然爲詩者。既得其本。而措語則以平遠。雍穆爲正。沈鬱頓挫爲變。特變而不失其正。卽於平遠。雍穆中。亦不可無沈鬱頓挫也。詞則以溫厚和平爲本。而措語卽以沈鬱頓挫爲正。更不必以平遠。雍穆爲貴。詩與詞同體。異用者在。

此

無論詩古文詞。推到極處。總以一誠爲主。杜詩韓文。所以大過人者。在此。求之於詞。其惟碧山乎。然自宋迄今。鮮有知者。知碧山者。惟蒿庵。卽舉文尙非碧山真知己也。知音不亦難哉。此條以誠字立論。明乎此。則無聊之酬應。與無病之呻吟。皆可不作矣。惜不得起蒿庵一證之。

碧山有大段不可及處。在懇摯中寓溫雅。蒿庵有大段不可及處。在怨悱中寓忠厚。而出以沈鬱頓挫。則一也。皆古今絕特之詣。

情有所感。不能無所寄。意有所鬱。不能無所洩。古之爲詞者。自抒其性情。所以悅己也。今之爲詞者。多爲其粉飾。務以悅人。而不恤其喪己。而卒不值有識者一噓。是亦不可以已乎。

白石梅溪碧山玉田詞。修飾皆極工。而無損其真氣。何也。列子云。有色者。有色。色者。知此可以言詞矣。

詞有表裏俱佳。文質適中者。溫飛卿。秦少游。周美成。黃公度。姜白石。史梅溪。吳夢窗。陳西麓。王碧山。張玉田。莊中白是也。詞中之上乘也。有質過於文者。韋端己。馮正中。張子野。蘇東坡。賀方回。辛稼軒。張畧。文是也。亦詞中之上乘也。有文過於質者。李後主。牛松卿。晏元獻。歐陽永叔。晏小山。柳耆卿。陳子高。高竹屋。周草窗。汪叔耕。李易安。張仲舉。曹珂雪。陳其年。朱竹垞。厲太鴻。過湘雲。史位存。趙璞函。蔣鹿潭是也。詞中之次乘也。有有文無質者。劉改之。施浪仙。楊升庵。彭羨門。尤西堂。王漁洋。丁飛濤。毛會侯。吳蘭次。徐電發。嚴藕漁。毛西河。董蒼水。錢保飭。汪晉賢。董文友。王小山。王香雪。吳竹嶼。吳穀人。諸人是也。詞中之下乘也。有質亡而並無文者。則馬浩瀾。周冰持。蔣心餘。楊荔裳。郭頻伽。袁蘭村輩是也。並不得謂之詞也。論詞者本此類推。高下自見。稼軒求勝於東坡。豪壯或過之。而遜其清超。遜其忠厚。玉田追蹤於白石。格調亦近之。而遜其空靈。遜其渾雅。故知東坡白石。具有天授。非人力所可到。東坡稼軒。同而不同者也。白石碧山。不同而同者也。

有長於論詞而不必工於作詞者。未有工於作詞而不長於論詞者。古人論詞之善。無過玉田。若公謹之浩然齋雅談。絕妙好詞等編。所論與所選。均多未洽。其所自作。可知矣。吾於南宋諸名家。不得不外草窗。

作詞難。選詞尤難。以我之才思。發我之性情。猶易也。以我之性情。通古人之性情。則非易矣。竹垞詞綜。備而不精。皋文詞選。精而未備。然與其不精也。寧失不備。古今善本。仍推張氏詞選。若選本之盡美盡善者。吾未之見也。

花間草堂尊前諸選。背謬不可言矣。所寶在此。詞欲不衰得乎。

詩詞源流曰。詞之紆那曲。長相思。五言絕句也。柳枝。竹枝。清平調引。小秦王。陽關曲。八拍蠻。浪淘沙。七言絕句也。阿那曲。雞叫。仄韻。七言絕句也。瑞鷓鴣。七言律詩也。款殘紅。五言古詩也。體裁易混。徵選實繁。故當稍別之。以存詩詞之辨。余於大雅集中。近五七言絕句者。概不入選。惟別調集登皇甫子奇採蓮子一首。浪淘沙一首。劉采春羅噴曲兩首而已。

詩詞和韻不免強己就人。我賊性情莫此爲甚。張玉田謂詞不宜和韻。旨哉斯言。賀老小詞工於結句。往往有通首煊染。至結處一筆叫醒。遂使全篇實處皆虛。最屬勝境。如浣溪紗云。夢想西池輦路邊。玉鞍驕馬小鞦韆。春風十里鬪嬋娟。臨水登山漂泊地。落花中酒寂寥天。箇般情味已三年。又前調云。閒把琵琶舊譜尋。四絃聲怨卻沈吟。燕飛人靜畫堂深。欹枕有時成雨夢。隔簾無處說春心。一從燈夜到如今。妙處全在絕句。開後人無數章法。

石孝友浣溪沙集句云。宿醉離愁慢髻鬢。韓偓綠殘紅豆憶前歡。晏幾道錦江春水寄書難。晏幾道紅袖時籠金鴨煖。秦觀小樓吹徹玉笙寒。李璟爲誰和淚倚闌干。李煜集成語尙能自寫其意。然如竹垞之浣溪紗。同柯寓匏春望集句云。煙柳風絲拂岸斜。雍陶遠山終日送餘霞。陸龜蒙碧池新漲浴嬌鴉。杜牧閨苑有書多附鶴。春城無處不飛花。馬啼今去入誰家。李商隱韓翃張籍又前調惜別集句云。惜別愁窺玉女窗。李白遙知不語淚雙雙。權德輿綺羅分處下秋江。許渾暮雨自歸山悄悄。

李商隱殘燈無燄影幢幢。元稹仍掛昨夜未開缸。李商隱又前調春閨集句云。十二層樓敞畫檐。杜牧偶然樓上卷珠簾。司空圖金爐檀炷冷慵添。劉兼小院迴廊春寂寂。杜甫朱欄芳草綠纖纖。劉兼年年三月病懨懨。韓偓又采桑子。秋日度穆陵關集句云。穆陵關上秋雲起。郎士元習習涼風。蕭穎士於彼疏桐。宋華撼撼淒淒葉葉同。吳融平沙渺渺行人度。劉長卿垂雨濛濛。元結此去何從。宋之問一路寒山萬木中。韓翃又鷓鴣天。鏡湖舟中集句云。南國佳人字莫愁。韋莊步搖金翠玉搔頭。武元衡平鋪風簾尋琴譜。皮日休醉折花枝作酒籌。白居易日已暮。耶大家水平流。白居易亭亭新月照行舟。張祐桃花臉薄難藏淚。韓偓桐樹心孤易感秋。曹鄴又玉樓春畫圖集句云。劉郎已恨蓬山遠。李商隱金谷佳期重游衍。駱賓王傾城消息隔重簾。李商隱自恨身輕不如燕。孟遲畫圖省識東風面。杜甫比目鴛鴦真可羨。盧照鄰一生一代一雙人。駱賓王相望相思不相見。王勃又瑞鷓鴣。閨思集句云。春橋南望水溶溶。韋莊半壁天台已萬重。許渾心寄碧沈空。婉孌。劉滄語來青鳥許從容。曹唐更爲

後會知何地。杜甫難道今生不再逢。韓偓最憶當時留讌處。呂溫桐花暗澹柳惺忪。元稹又臨江仙汾陽客感集句云。無限塞鴻飛不度。李益太行山礙并州。白居易白雲一片去悠悠。張若虛飢烏啼舊壘。沈佺期古木帶高秋。劉長卿永夜角聲悲自語。杜甫思鄉望月登樓。魏扶離腸百結解無由。魚玄機詩題青玉案。高適淚滿黑貂裘。李白又漁家傲贈別集句云。花面鴉頭十三四。劉禹錫調箏夜坐燈光裏。王諤行到階前知未睡。無名氏揮玉指。閻朝隱絃絃掩抑聲聲思。白居易會得離人無限量。鄭谷杯傾別岸應須醉。羅隱會向五湖期。范蠡章莊幾千里。盧仝如何遂得心中事。劉言史諸篇皆脫口而出。運用自如。無湊泊之痕。有生動之趣。出古人之右矣。

黃石牧香屑集。具有化工。爲詩中集句絕技。可謂專門名家矣。詞則竹垞蕃錦集。亦極集句能事。然視石牧之集詩。可不同日語。

玉田樂府指迷云。詩難於詠物。詞爲尤難。體認真則拘而不暢。摹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聯密。用事合題。一段意思。全在結尾。斯爲絕妙。此論亦確當。然如碧

山詠物諸篇。則大矣化矣。又不僅在結尾寓意也。

讀白石梅溪碧山玉田詞。如飲醇醪。清而不薄。厚而不滯。元以後詞。則清者失真味。濃者似火酒矣。言近旨遠。其味乃厚。節短韻長。其情乃深。遺詞雅而用意渾。其品乃高。其氣乃靜。

詩詞所以寄感。非以徇情也。不得旨歸。而徒騁才力。復何足重。唐賢云。枉拋心力作詞人。不宜更蹈此弊。

唐五代小詞。皆以婉約爲宗。長調不多見。亦少佳篇。至宋乃規模大備矣。詩至於唐亦然。

唐詩可以越兩晉六朝。而不能越蘇李曹陶者。彼已臻其極也。宋詞可以越五代。而不能越飛卿端己者。彼已臻其極也。雖曰時運。豈非人事哉。

宋無名氏題項羽廟調念奴嬌云。鮑魚腥斷。楚將軍。鞭虎驅龍而起。空費咸陽三月火。鑄就金刀神器。垓下兵稀。陰陵道狹。月暗雲如壘。楚歌喧唱。山川都姓劉矣。悲泣。

喚醒虞姬爲伊死別血刃飛花碎。霸業銷沈。雖不逝。氣盡烏江江水。古廟頽垣。斜陽紅樹。遺恨鴉聲裏。興亡休問。高陵秋草空翠。勁氣直前。不留餘地。此宜興之祖也。

蔣竹山賀新郎云。夢冷黃金屋。歎秦箏斜鴻陣裏。素絃塵撲。化作嬌鶯飛歸去。猶認窗紗舊綠。正過雨。荆桃如菽。此恨難平。君知否。似瓊臺湧起。彈碁局。消瘦影。嫌明燭。鴛樓碎瀉東西玉。問芳蹤。何時再展。翠釵難卜。待把宮眉橫雲樣。描上生綃畫幅。怕不是新來妝束。彩扇紅牙。今都在。恨無人解聽開元曲。空掩袖。倚寒竹。似此亦磊落。可喜竹山集中。便算最高之作。乃秀水必謂其效法白石。何異癡人說夢耶。放翁蝶戀花云。早信此生終不遇。當年悔草長楊賦。情見乎詞。更無一毫含蓄處。稼軒鷓鴣天云。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亦卽放翁之意。而氣格迥乎不同。彼淺而直。此鬱而厚也。

東坡八聲甘州寄參寥子。結數語云。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爲我沾衣。寄伊鬱於豪宕。坡老所以爲高。

王阮亭浣溪紗紅橋懷古云北郭清溪一帶流紅橋風物眼中秋綠楊城郭是揚州西望雷塘何處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澹煙芳草舊迷樓遣詞琢句較五代人更覺若雅邱季貞和之云清淺雷塘水不流幾聲寒笛畫城秋紅橋猶自倚揚州五夜昏昏殘月夢六宮花落曉風愁多情煙樹戀迷樓婉雅芊麗漁洋一闕外斷推此爲佳構然兩詞皆文過於質其傳誦一時者正以文勝也

詩詞同體而異用曲與詞則用不同而體亦漸異此不可不辨

五代人詞高者升飛卿之堂俚者直近於曲矣故去取宜慎花間尊前等集更欲揚其波而張其焰吾不解是何心也

文采可也浮豔不可也樸實可也鄙陋不可也差以毫釐謬以千里矣情以鬱而後深詞以婉而善諷故樸實可施於詩施於詞者百中獲一耳樸實尙未必盡合况鄙陋乎

韋端已菩薩蠻四章辛稼軒水調歌頭鷓鴣天等闕間有樸實處而伊鬱卽寓其中

淺率粗鄙者不得藉口。

六朝詩所以遠遜唐人者。魄力不充也。魄力不充者。以纖穠損其真氣故也。當時樂府所尚。如子夜捉搦諸歌曲。詩所以不振也。五代詞不及兩宋者。亦猶是耳。

余選希聲集六卷。所以存詩也。大雅集六卷。所以存詞也。

詩衰於宋。詞衰於元。然自乾嘉以還。追蹤正始者。時復有人。是衰者可以復振。亡者猶有存焉者也。

詩有詩境。詞有詞境。詩詞一理也。然有詩人所闕之境。詞人尙未見者。則以時代先後遠近不同之故。一則如淵明之詩。淡而彌永。朴而愈厚。極疏極冷。極平極正之中。自有一片熱腸。纏綿往復。此陶公所以獨有千古。無能爲繼也。求之於詞。未見有造此境者。一則如杜陵之詩。包括萬有。空諸倚傍。縱橫博大。千變萬化之中。卻極沈鬱頓挫。忠厚和平。此子美所以橫絕古今。無與爲敵也。求之於詞。亦未見有造此境者。若子建之詩。飛卿詞。固已幾之。太白之詩。東坡詞。可以敵之。子昂高古。摩詰名貴。則

子野碧山正不多讓。退之生鑿。柳州幽峭。則稼軒玉田。時或過之。至謂白石似淵明。大晟似子美。則吾尙不謂然。然則詞中未造之境。以待後賢者尙多也。皆境之高者。若香山之老嫗。可解虛全。長吉之牛鬼蛇神。賈島之寒瘦山谷之桀驁。雖各有一境。不學無害也。有志倚聲者。可不勉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7628B

545.5



一
五